基督的人生观

新 知 文 库 71

詹姆士·里德著

蒋庆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A0332010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宁成春

James Reid
FACING LIFE WITH CHRIST
Student Ca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40

新　知　文　库

基督的人生观

JIDU DE RENSHENGGUAN

〔英〕詹姆士·里德著
蒋　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05,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定价3.00元
ISBN7-108-00184-5/B·56

一、完满人生

人生中真正的要务就是生活本身，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明显的事实。我们把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给予了的那种东西叫做生活。搞清楚怎样生活是所有知识的最终目的。① 在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功效的有用性，一种是追求生活的快乐。

然而，使人生完满这一最重要的事情恰恰很少有人去考虑。这是因为使人生完满不同于生活中使人生成功的流行观点。一般说来，人生是否成功，是按照某种特殊事业或职业中金钱、地位、名望和杰出等具体结果来衡量的，而人生的完满

①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此理甚明，只是众生不晓，穷年放心外逐，生活在生活中却向外找生活，把人生建立在外物上，而把自己的内在生命挖空。基督教认为，真正的生活就是当下的生活本身，真正的人生就应该建立在当下的生活中。人生的目的就在此当下的生活中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就在此当下的生活中去获得。

则与此完全不同。许多人在生活中飘荡，对此却毫不关心，只要生活能够给他们带来大量的幸福和满足，不使他们遭受巨大的不幸，他们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容易陷入使人思想迟钝麻木的日常事务中，充其量只能靠某种逃避术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利害得失终日缠绕着他们的心，他们每天都在拼命为一些毫不足道的目标和蝇头小利奋斗。结果，他们常常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企图爬上移动着的自动梯，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还是达不到目的。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① 先生在其小说《安得罗斯岛女人》中，描绘了一位刚刚走向生活的青年。“克罗西斯反复申述了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论。他认为，除了少数神秘人物可以从诸神那里获得某种密意外，所有人类都要忍受生存不断给人带来的痛苦。这位青年从前会认为他父亲的悲哀荒唐可笑，他母亲的焦虑全无必要。但是现在，当他父亲在院子中从他身边走过时，对他心灵的震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马上就要做丈夫、当父亲、成为整个农场与家庭的主人。他不久就会衰老。光阴

① 美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一八九七——　)。

飞逝，没有预定的计划和现成的方案可以帮助他在流逝的时光中和容易遭受到的失败中挽救家人与自己。‘人应该怎样生活？’‘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他仰望苍天发问。”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基督才能解答这一问题。“生活”这一个词基督经常提及，他明确提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有了生活，并使我们的生活充实。在他看来，人们缺乏成功地应付生活的能力，即人们无力应付压在他们身上的所有需要、负担和任务，也无力运用他们自己身上所固有的才能。基督认为，如果没有他来到世间把神的奥秘告诉人们，人们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人类完满人生的问题，因为人如果不知道神的奥秘，人的生活中就必定充满着紧张与不安。不知神意的人们意识不到生活的充实源泉，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活力该用向何方。基督宣布他能够把生活的源泉给予人们，能够向人们指出生命的活力该用向何方。基督不仅是通过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人格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① 人类

---

① 基督教认为，人类堕落后，人类从亚当夏娃那里传下来的

中的一些人记住了基督的话，自觉地接受基督的教诲去体认神的奥秘。他们在基督身上看到了生活的艺术，并承认基督是生活艺术的大师。作为基督的门徒，他们的所有经验都支持这一看法。《约翰福音》的作者在下述的句子中表达了他对基督的信赖。“他就是生活，他的生活就是照亮人类的光”。

我们将怎样来定义完满人生呢？什么东西能够提供一个检验完满人生的标准呢？把物质作为标准显然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欲望和野心的满足也不是标准。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所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芸芸众生自认为找到了最有意义的人生，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去考虑过人生应该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完满人生只有通过内心的充实和努力行善来衡量。这种完满人生将以真正提高我们人格的生活经验获得报偿，

自然生命中充满了罪恶，人类生命中的这种罪恶使人类丧失了道德承担的能力和直接认识上帝真理的能力。由于人类丧失了道德承担的能力，人类就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完满人生的问题，因为人类只靠自己的力量承担不起自身的罪恶。由于人类丧失了直接认识上帝真理的能力，人类就不能通过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到上帝的意志是什么，从而就不能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因此，人类的生活中就充满着紧张与不安。

而不管这些经验愉快还是不愉快。R.L.史蒂文森(R.L.Stevenson)①的书和文章确实是一种巨大成就，因为任何优秀的技艺都是完满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的传记作家说，在他走完了他的一生时，他成了他所是的人，才是他的所有成就中最大的成就。完满人生应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第一个标准是看生活是否具有目的或目标，这种目的或目标能够凝聚我们的所有力量，并使这些力量为之服务，而且能够协调我们的所有活动。这是我们要追问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获得完满人生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身上具有某种能力我们没有去运用它，这种能力不仅会被浪费掉，而且还会造成我们人生的失败和不幸。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囊括一切人生活动的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尽管可以过得满足，但这种生活毕竟没有方向，缺乏统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所谓从属性的目的和目标，这些从属性的目的和目标需要我们一项一项地去实现。在工作中，一个人的目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或者为大家谋取福利。

---

① 苏格兰小说家及散文家(一八五〇——一八九四)。

回到家中，这个人又倾心于另外的目的——确保家人的健康与幸福、养育自己的孩子、对儿女们进行职业训练。他的业余时间就在各种适合他特殊口味的精神或身体的消遣中度过。他这样做，也许只是想求得一种自我快乐，或者想使他的心力和体力得到恢复。这些从属性的目的在它们自己特定的地位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但是，这些从属性的目的中没有哪一个目的可以使人发挥出他的所有能力。如果这些分散的从属性的目的与囊括它们的某种总的目的无关，如果这种总的目的没有把这些分散的从属性的目的纳入自己的运动，生活就将缺乏一个总的意义。只有一个目的可以满足这一要求，那就是上帝的目的。基督教的信仰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贯穿一切的总的目的；并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总的目的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归宿。这是因为这一总的目的不仅包含着上帝企图完善我们每个人的那种东西，也包含着在实现这一总的目的上我们的能力单独地和共同地所能达到的那种东西。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① 先生在他的《目的与方法》一书中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无价的目

① 英国小说家、诗人及散文家(一八九四——一九六三)。

的。“从整体上来看，我们经常赋予世界的某些部分以价值与意义，比如，赋予人类的存在与工作以价值与意义。这样，整个世界就可以获得价值与意义吗？如果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世界获得价值与意义，那么，这种价值与意义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几年前我还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像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认为世界没有意义是很自然的事……我的动机是不希望世界具有意义。所以，我假定世界没有意义，并且能够毫不费力地为我的这一假定找到令人满意的理由。那些认为世界没有意义的人一般说来都是像我这样做的，因为某种原因，我的这种做法很符合他们所写的关于世界没有意义的书的口味”。只有上帝的目的才可以给予我们的人生以内在的统一、幸福和满足。这种人生内在的统一、幸福和满足可以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永恒的价值而不是短暂的价值，从而可以使我们的人生日臻完善，达到充实。只有在终极的目的中，人才能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宁静的安顿处。①

---

① 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生缺乏一个总的终极的目的，人心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宁静的安顿处。如果人生在为无数分散的目的奋

衡量完满人生的第二个标准是看我们是否达到了下述要求，即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兴趣只放在我们身上，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中和为他人服务的工作中找到我们兴趣的凝聚点。这就是《新约》中所说的“爱”。基督把这种“爱”表述为我们要爱人如己。在相互冲突的利害关系中，我们很难按照基督的这句话行事。

但是，只要我们意识到爱他人就是使他人成为同我们自己一样的我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爱他人就是在爱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人之间就不会出现利害冲突。每一个爱自己孩子的母亲连做梦都不会梦见自己向别人谈到自己对孩子的无私。当母亲关怀自己的孩子时，不管她作出多大的牺牲，实际上她是在关怀她自己，因为她的孩子是她的生命的一部分。现代心理学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在其他人身上不存在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关注，就没有人格的真正发展和完善。我们是社会的存在物，我们自己的人格发展在很大程度

斗，人心就无所依托。只有时空因果范畴之外的存在才具有永恒的性质，因而才足以使人安身立命，依托心灵。这种处于时空因果范畴外的永恒存在就是上帝的目的，就是涅盘真如，就是天理道心。

上要取决于我们对他人的关怀如何。如果我们做到了关怀他人，我们就摆脱了我们的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进入了使我们获得充分自由的爱。①这种情况通过我们自己内心的觉悟我们可以感受到，通过别人对我们的关怀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这种情况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失望和痛苦，因为实现我们人生目的的爱不是我们所得到的爱，

---

① 在基督教看来，我们人格的完善固然有待于对他人的关注，有待于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但是，服务于他人与社会并非人格完善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把为他人与社会服务看作我们人格完善的决定性因素，就会犯两重过错：一、会把我们人格的完善放到外面去追求，认为生命之中没有内在具足的价值。二、把为他人与社会服务看作是我们人格完善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就是把他人与社会看作是完善我们人格的手段或工具，因而就是最大的自私。怎样克服第一重过错呢？基督教认为，必须坚信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的生命内部本身就具足了一切价值，因而我们人格的完善不待外求，只向内寻。我们向我们的生命内部体认到了我们生命的真源，看到了我们生命的真我，我们的生命就实现了超越，人格就达到了完善。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人性中就具足了神性。人堕落后，人的神性只是被罪恶障蔽，并未被罪恶消灭。堕落后的人，只要把自己生命内部的神性体认出来，看到人本是神，人格就达到了完善。为他人与社会服务决不是完善人格的决定性因素，完善人格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生命内部具足的德性，如果不把握住这一点，就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利用他人甚至驱使他人来为完善我们的人格服务。

而是我们给予他人的爱。不过，尽管如此，爱自己同伴的人总是能在无私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当他临终时他会说："我爱别人胜于别人爱我，我信赖别人胜于别人信赖我。现在，天平仍然朝向我这边。"

衡量完满人生的第三个标准是看我们有没有应付各种生活的能力。毫无疑问，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情把生活的真象掩盖起来，而完满的人生就在于我们怎样对我们经验到的这些生活假象作出反应，最后又怎样去处理它。这些生活假象对我们的心灵影响很大，能够腐蚀、败坏我们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崩溃。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假象也可以增强、训练、深化和提升我们的精神。如果一位帆船船长技术高超，虽然没有风，但可以鼓风，至少还有可能把船驶进航道。反之，如果某位航海者没有航海技术，又没有风，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做到不使船触礁而已。同样，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是达到完满人生所必需的基本能力。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对我们都会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是达到完满人生所必需的基本

能力能够发展或训练我们的人格。这种思想产生于前人教给我们的正视人生的精神。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不可能避免道德堕落的危险。①

上述衡量完满人生的三个标准在基督的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基督有一个包含了他所有生命力的目的，凭借着这一目的，他的所有力量都被唤发出来，得到了运用。他说："我的使命就是实现上帝赋予我的上帝的意志，并完成他的工作。"在每一个方面，上帝的目的都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并把他的生活纳入了他（上帝）的活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与上帝的目的紧密相联，都受到了上帝目的的激励鼓舞。在实现上帝的目的时，他没有懈怠，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通过上帝的意

---

① 照基督教的说法，我们必须具备一种精神的能力，才能成功地对付生活中的各种情况，避免我们道德的堕落。这是因为基督教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我们，败坏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没有在我们的自然生命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精神生命，我们就没有道德能力来承担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们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罪人、一个众生、一个小人。所以，基督讲要用上帝的意志来代替我们的意志，从而改变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传下来的自然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内产生一种新的精神来抗拒邪恶。

志，他的全部生命力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没有不能解决的冲突，也没有内心的恐惧。失败这一个词对他不适用，尽管在他三十七岁时由于他的敌人的恶意，他的生命突然中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扰乱他内心的平静，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妨碍他成为自己的自由 (His freedom to be Himself)。①

耶稣的生活是我们用来衡量其他人生活的最好榜样，这是勿庸置疑的事。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耶稣的一生都是同病人罪人生活在一起的。同情这个词在当今我们生活的时代丧失了它的某种最重要的意义。耶稣在他的一生中都充满着同情。当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来到人们身边，满足人们的要求。他把全副心思都放在人们的困难上，

---

① 耶稣成为他自己，就是耶稣完全实现了他生命内部的神性。他自己指的是他生命内部的神性，而不是他的肉体生命。对耶稣来说，肉身不是他神性的障碍，而是他神性的物质承担者。耶稣成为他自己的自由是指耶稣在实现他生命内部的神性时不被肉体生命限制，能够达到他生命的最高点——完全的神性。这种生命达到完全神性的状态就是佛家所说的遍在法身，儒家所说的圣人——太极。这样，肉体就从灵魂的坟墓变成了灵魂的殿堂，人格就成了一个绝对的精神体，生命内部就不再存在神与人、灵与肉、善与恶、是与非的冲突，心灵就进入了一种绝对宁静的状态。

因为只要别人有困难，这种困难马上就会变成他自己的困难。我们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自我同情或者自我关怀的痕迹。当他被钉上十字架，身体遭受到极度刺痛的折磨时，他的心中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恳求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住，看不见真理的光明。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这些人的罪最后使他难过伤心。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认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耶稣破碎的心与罪恶的十字架是他无私的生命为早期人类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在髑髅地结束。如果我们今天把他看作指导我们生活实践的大师，我们就必须接受他的信仰，即我们都属于那永恒的世界。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心灵扩展进入基督无限的视野，我们才能过上一种完满的基督教的生活。在他死后，他的门徒们才意识到使他们成为新人的精神存在(being possessed by a spirit)，意识到他们同耶稣的无形的精神交往，意识到他们增强了耶稣所说的“与他们同在”的内在信心。曾几何时，保罗这个曾经激烈地反对基督教运动的人，不得不对基督顶礼膜拜，心悦诚服。他做了基督的门徒几年后说到：“我活着，然而不是

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像保罗那样在人世间生活，在你为人们死后很长时间内，你仍然会活在人们中间。这一事实证明了自我牺牲的生活可以延长人们的生命。正如基督所说：“为了实现我的目的而抛弃了自己短暂生活的人将找到真正永恒的生活。”①

如果我们用第三个标准来衡量耶稣，即看耶稣是否具有应付生活的能力，是否能把事情处理得得心应手，那耶稣是杰出的。他是各种环境的主人，能支配各种环境，而不像其他人那样被环境所支配。他知道发生在他周围的所有事情的解决方法，使生活给他带来的欢乐和痛苦都不能败坏他的精神，不能使他放弃爱。他所做的事无所不

---

① 基督教认为，用基督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基督就在我们身上活着，我们就获得了基督的人生观，取得了基督的人格。实际上，我们就成了基督。由于基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用基督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意味着把基督永恒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生命深处隐藏着的神性复活，从而使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神性与基督的生命同源于上帝，都具有永恒的性质。如果没有基督的到来，没有基督把我们生命中的神性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具有神性，因为我们人类的罪恶实在太深重，障蔽了我们心灵，使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命中有神性存在。

善。立志在人生中追求的人都会有支配环境的力量，他知道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应该怎样去处理纷纭复杂的事情。他甚至可以从事物的反面寻找到激励自己的力量，能够利用不利的环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许多人获得成就要归功于他们早年困苦的经验，甚至某种卑俗的观点。但是，他们能够发现对他们有用的大量生活经验，他们却没有能力去运用这些经验。这些人经受不住失望和痛苦对他们的打击，当朋友的事业失败时，敌人藐视自己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就无助于他们的事业，无助于他们所意识到的完满人生的要求。

如果这些人一心只想追求金钱，或者追求某种以金钱为标志的成功，某些经验对他们来说就是绊脚石。这些妨碍他们的经验使他们不能获取利润，不能取得钱财。对这些迷惑人的经验耶稣有一把钥匙，他知道怎样去打开人类经验的库藏，去发现其中隐藏着的宝物。耶稣具有这种发现宝物的能力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面向十字架，并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他相信通过他对他的敌人的服从，能够实现上帝的意图。正是怀着这种信念他走向了十字架。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他自愿地接受了所有的恶意中伤和残酷行为，并把其中有

毒的成分去掉，把恶意中伤与残酷行为变为具有奇迹般性质的爱与宽恕。这样，即使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他仍然是强有力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胜利中，完满人生达到了它的顶点。

我们并不是只强调耶稣生活经验的这一方面而忽视了他生活经验的其他方面。他知道所有的生活经验。他被邀请参加富人们的宴席，是所谓不信教者家中最受欢迎的客人。他生长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庄旁有一条从东向西的大路。他身上体现着这个巴勒斯坦王国的精神与荣耀。他热爱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时他愉快欢乐。在热爱美和了解自然上他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他知道对待财富比对待贫穷需要更多的仁慈，知道获得权力与使用权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他被试探的故事中。正是在他表示服从的时候，世界向他打开了它最神秘的门。他完全具有成为一位革命领袖的才能。

有些人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耶稣不可能有效地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因为现代世界的生活环境比耶稣时代的生活环境要难对付得多。现代世界普遍地富裕起来，经济状况远比以前复杂，在某些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与从前不同。但是，这

些问题在对人们心灵的影响上则大体相同。我们今天仍然会遇着悲哀、恐惧，仍然具有嗜杀的本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矛盾冲突。我们拥戴出来引导我们生活的人不一定就有解决我们特殊问题的实际经验。只有耶稣掌握了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则，掌握了能够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并把它们放到我们手中。非常清楚，我们在我们所有生活中遇到的迷惑与黑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耶稣在髑髅地忍受悲惨打击和孤苦凄凉时遇到的迷惑与黑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人们才把自己的心交给他，让自己的心紧贴着他的心。按照上帝的意志，就应该如此。他是带领我们航行的舵手，通过他所遭受的苦难，他获得了帮助我们的力量。

二、人生与宗教

现代人经常声称，如果没有基督的宗教，他们也可以追随基督的人生理想。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用宗教来认可人们的善良行为，激励人们去行善。他们指出，有些未信教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与精神上比大多数信教的人更基督化。这是一个经常引起人们争论的老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介入。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理解宗教所具有的功能。他们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使人善良，促进道德的古老习俗。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下述结论：即如果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某种人格高度，那么他就不需要任何超越力量的帮助。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基督的宗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体现着上帝对我们的友爱的那种东西。通过这种东西，上帝把我们带入了同他的深厚的友情。我们只有像这样正确地理解生活，我们才能完满地解决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

求，我们的心灵才能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安宁的归宿。

在圣约翰·欧文(St. John Ervine)① 先生的剧作《罗伯特之妻》中，有两位妇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很有趣的对话。其中一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医生，她对她的朋友能够在宗教中找到满足迷惑不解，很想知道其中的奥秘。另一位是教区工作者。这位教区工作者在医生开的诊所里工作时曾询问医生，当她在挽救一个小孩的生命时，甚至她已经知道这个小孩长大后必定成为罪犯时，她是否感到她仍然有责任去挽救他。医生回答说她仍有责任去挽救他，即使这样做是背理的事。这时，教区工作者说到："你之所以做这件事的理由正是我之所以获得满足的原因。"换句话说，宗教向我们展示：我们有责任去完成上帝的意志，有义务去为上帝的意志服务。正因为如此，宗教给了这些工作以永恒的意义。

理解基督宗教与基督人生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去考察耶稣的生活和他对上帝的态度。在耶稣的人生中，宗教与生活不是两回事，而

---

① 爱尔兰剧作家及小说家(一八八三——　)。

是一回事。企图把基督的伦理思想同他的宗教分开是令人费解的。有一个寓言告诉我们，一副蜘蛛网只剩下了最后一根丝挂在树枝上，一天，蜘蛛出来巡视他的家，从这一根斜挂在他头上的丝爬下，这一根丝好像是来自遥远的虚空；蜘蛛想，这根丝一定是无用的，然后就恶狠狠地把它咬断；刹那间，整个蜘蛛网就落到地上，全部毁坏。割断了耶稣的伦理教导同他的信仰的联系，同时，就割断了支持他的伦理教导并赋予他伦理教导以意义的生命线。耶稣的目的、耶稣的服从、耶稣的激情、耶稣的力量全部都来自他对上帝的信仰。他灵魂中最深的东西就是他认识到了上帝。①

耶稣的思想中只有上帝，

---

① 如果把基督的伦理教导同基督的宗教信仰分开，基督的伦理教导就不再具有形上的神性，不再具有超越世界的依据，不再具有绝对永恒的价值，就同一般的世间道德没有什么区别。基督伦理教导的根基就是上帝，实际上，基督的伦理就是宗教信仰。比如，“不许杀人”这条禁令，宗教、道德、法律都承认，但道德法律是从世间功利角度来承认的，其依据是这条禁令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宗教是从形上超越的角度来承认的，其依据是这条禁令是上帝的诫命，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人们从宗教角度履行这条禁令会感到自己的行动具有永恒的性质和绝对的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达到超越，而从世间道德法律的角度履行这条禁令则无此感受。

他沉浸在这种思想中永远坚信不渝。

他要求我们爱上帝就像他要求我们爱邻人一样迫切。如果我们接受了他关于生活的教导，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还要去怀疑他关于上帝的思想，去怀疑他对自己启示源泉的信仰，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具有绝对正确的直觉，能够洞察人们的心灵，因此，他也绝对能够知道自己的心灵。他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绝对没有错误。

那么，耶稣是怎样认识上帝的呢？在福音书中，我们能够发现耶稣关于上帝的间接的非系统的教导。在这些教导中，上帝并非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被大量描绘。我们像耶稣的门徒们那样，能够在同上帝的交往中意识到上帝的存在，这样，我们就能把上帝与耶稣视为一体，能在耶稣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关于上帝的思想，更确切些说，他对上帝的意识，常常在他对待人和物的态度中表现出来。他在不幸中仍然信仰坚定，无所畏惧，这表现了他已经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力量。他感谢自然的可爱之物，并尽情地享用它们，这表现了他认识到正是上帝作为天父为他的孩子们创造了这些礼物。他认为，发现上帝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我们祈祷时去体会上帝的意图，因为，在

我们的祈祷中比在其它任何事情中上帝的存在更容易表现出来。当我们仰视基督这面镜子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父”这一短语首先就回答了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父”。当基督用“我们的父”这一名称来称呼上帝时，他点燃了一盏能够深刻理解我们所有生活的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一短语的含义是什么，才能认识到正是这一短语把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与我们同他人的真正关系带进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这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然而，我们家庭之间的关系却疏远了。这意味着耶稣以上帝之爱顾念着我们，用上帝之爱关怀我们，就像上帝这位真正的父爱护他的每一个孩子一样。耶稣就是这样总是力图把家带到人们中间，即人们都渴望慈父的爱，并用这样的一位慈父对儿女的关怀来解释上帝。他强调我们不应该害怕看到，上帝之爱的本质与我们身上最优秀的东西是一致的，因为上帝正是这种东西的源泉。① 在勃朗宁关于扫罗(Saul)的诗篇中，大卫(David) 渴望帮助备受折磨的国王，他用他坚信是反映着上帝之爱的爱来爱扫罗。

---

① 儒教从亲亲关系中推出超越之爱，基督教从超越之爱中引出亲亲之爱，孰是孰非，实在难得判定。

我发现我的本性中充满了爱，
这是上帝赋予我的最大礼物。
我能够怀疑上帝的爱与我本性的爱相冲突吗？
我能够怀疑我本性的爱是上帝的爱移入我心中的一部分吗？
如果这样怀疑，那就意味着被造之物胜过了造物主。
那么，后果又会怎样呢？
我非常乐意并渴望尽我的绵薄之力来为那人服务。
我这样做难道就敢认为只是我自己在帮助他而上帝却无动于衷吗？
难道上帝成心让他孤苦无援吗？

这就是耶稣向我们证明了的东西，即从我们自己的爱去体认出上帝的爱。在耶稣关于浪子的故事中，他描绘了一个充满同情与爱心的人类父亲的形象，这样，他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们这位人类父亲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上帝一词意指什么，它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但是，上帝不只是父，而是神圣之父。他的名字被视为神圣。因为在他的爱的本质中具有正义

的成份。上帝的爱不是多愁善感的情爱，也不是儿女私情的溺爱。他的爱具有一个特征，即他要求他的孩子们发展他所渴望的道德人格与精神本性。① 因此，我们不能以是否可以去掉我们人生中的痛苦与艰辛为标准，也不能以是否可以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大量物质幸福为标准，来衡量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要想衡量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必须用下述事实来衡量：即上帝要求他的孩子们发展他们的道德人格与精神本性，这体现了上帝对他们的爱，这种爱需要我们所有的生活经验才能体会到。这就使我们能够深入理解某些我们所熟悉的问题。耶稣从来没有像我们一样被宗教的迷惑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比我们看得更深，他看到了上帝之爱的真正本质。如果我们像他那样认识上帝，像他那样意识到上帝的爱，我们就不会感到困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他的孩子们的

---

① 基督教的上帝是人格神，所以上帝就有道德观念与情感，这就形成了基督教上帝的两大特征：正义与爱。儒教的天不具人格，是义理之天，就不具有强烈的正义观念与爱的情感。基督教强调正义与爱，似乎不是第一义，第一义是永恒宁静的世界。儒教强调宁静无言的天，似乎是第一义，但又有忽略道德之嫌。孰是孰非，实难确定。

那种爱千真万确，不容置疑。

这位父是我们的天父，他最终支配着万事万物，他在宇宙间地位独尊，他是最高的权威。他的目的不会失败，他能使万事万物为他的目的服务。

当我们论及祈祷中的请求时，我们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基督关于上帝的思想。基督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世界上发生的最美好的事情，把人们从罪恶与不幸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秘密，就是上帝之国即将来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表现。① 基

① 基督教把人间的每一件事情都联系着超越世界，都用上帝来解释一切社会的自然的现象，这样，就使世间的一切现象都具有了超越的性质，因而容易使人感觉到超越世界的存在。儒教则不然。儒教的超越过程是逐渐由里向外扩展，从近向远延伸，从形下向形上推进，在现实世界的伦常日用中实现超越，而不是像基督教直接把一个超越的世界放到人的面前，要求人们打破自己的理性，用信仰的飞跃去接受。因此，儒教往往不容易使人产生强烈的超越感，不容易察觉到超越世界的存在。佛教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相似，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染净迷悟，真妄凡圣，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所以佛教也容易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超越世界的存在。所不同的是，佛教所感觉到的超越世界是寂灭无生的涅槃境界，而不像儒教所感觉到的超越世界是充满生理的天，基督教所感到的超越世界是充满正义与爱的上帝。就人生走向超越而言，三教都有相同的功效，但是，三教给人的感受却不同。

督意志的核心正是他作出了这种善的承诺，也就是说，他所希望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作出这种善的承诺，就像这种承诺在天国被作出一样。为上帝的意志祈祷，为上帝的力量祈祷，正是为健康、美、友谊与和平祈祷。正是上帝把物质需要提供给了他的孩子们。上帝关怀我们的这些物质需要，因而我们的这些物质需要就能够得到满足，同时，我们在满足这些物质需要时要听取上帝的指导。当我们在上帝的爱与正义中理解上帝时，我们就希望我们被宽恕，因为这时我们的忏悔精神就会在我们心中觉醒，我们就会去寻求上帝的原谅。但是，他是父，他要求我们同他的其他儿女们和睦相处。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宽恕别人，就像我们随时准备要求他宽恕我们一样，因为只有当我们愿意宽恕别人时，我们才能得到他的宽恕。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一个我们很容易受到诱惑的世界上，这正是发展我们人格、使我们性格坚强的必要条件。不过，上帝也给了我们抗拒邪恶的力量。

耶稣从他对上帝的认识中，从他同上帝的交往中找到了他生活的方向，获得了他服从的力量。他对人们的爱，他对每一个人的关怀，都与他对上帝的爱联系在一起，正如在家庭中对兄弟姐妹的

爱同对父母的爱联系在一起一样。尽管有些人有缺点，不惹人喜爱，但他都把他们看作是上帝所爱的人，他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在耶稣看来，一个虔诚地信仰上帝的人，心中充满着对他人的怨恨，行为残酷凶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只能证明这个人从未认识到上帝的爱。① 我们只有通过爱我们的同伴，为我们的同伴服务，才能真正地去爱上帝，去为上帝服务。我们对待他人的所有行动，都是我们作为天父之子在行动。正是这种把上帝看作父的认识才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出家庭精神，才能够使我们克服掉破坏我们兄弟友谊的自私与仇恨。按照一般的用法，兄弟一词是没有真正意义的，除非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父。如果没有这种信仰，使兄弟友情得以实现的精神就没有它的支撑点。

这就是耶稣为了自己和他人对上帝目的的信仰。这种信仰照亮了耶稣前进的道路，给了他前进的力量。不管他所处的境况怎么样，在他的信

---

① 由此可见，中世纪几百年基督教都没有真正按照基督关于爱的教导办事，托尔斯泰说千余年来西方教会都是反基督的，也许不无道理。

仰中都存在着上帝要求他去做的事情。有话要说、有精神要表现、有行动要完成，这些都是上帝要他做的事。他坚信上帝，能够洞察到上帝的意志，这就使得他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或他所处的每一个环境都成了理解上帝启示的媒介。① 他在其中获得的所有经验都具有某种使他作出反应的神性的激发因素。我们生活的世界经常暗示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此世界作出反应，我们可以说这种反应就组成了我们的生活。生活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某种暗示作用，全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内在的态度或精神，在于我们具有何种性质的直觉，或者在于我们眼下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一个人只倾心于自己欲望的满足，或者只追求自我享乐，世界在他面前就成了一系列对他的肉体存在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反之，这个人追求的

---

① 儒家说道在伦常日用，禅家说道在砍柴担水，是指道就在现实世界中，不须超越现实世界去寻求。此处讲一切事情、一切环境都是基督理解上帝启示的媒介，是指道不在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只是基督了解道的条件。在基督看来，道在超越的上帝之国中。此是三教相异处。但是，儒家中王阳明似乎是一个例外。王阳明认为道并不在现实世界中，而在超越世界中。如王阳明论孝时认为，没有父母也有孝的理存在就是一例。

是心灵的完善或帮助别人，同样的世界就向他展示了最高类型的满足，并提供了实现这一满足的机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只是我们的能力能够看到的东西。耶稣怀着上帝无所不在的信念对待生活，他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去实现上帝的目的，去恢复我们同上帝的友谊。耶稣经常向我们发布指令，就像大海中航行的船只一样，我们有电码，我们能够读懂这些指令。这些指令表达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体现出来的上帝打算告诉我们的上帝的意图。例如，在耶稣蒙难前不久，他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听到了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声音。有的门徒说是雷声，有的门徒说是天使的说话声，耶稣仰望天空，说了一声：父。在黑暗与正在来临的风暴中，他听到了父的声音，感到了父的爱，察觉出了父的意志。对他来说，生活总是同上帝联系在一起。上帝经常对他说话，经常向他提出要求，经常安慰他，引导他。反过来，他也能适应这种环境，对不同的情况能作出不同的反应。他坚信上帝具有引导他的力量，此时，他就能够在邪恶的骚动中保持清醒，不被诱惑。当暴风雨在岸上降临时，他的门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他却不忧不惧，在船上熟睡。这并不是因为他极度困倦或不顾危

险，而是他完全相信天父对他的关怀。当一朵娇嫩的野花在路旁窥视他时，他看到的是在它身上闪耀着上帝之爱的光辉。他接受大地赠给他的礼物，但他不把它看作只是自然无私的赐予，而把它看作是上帝关怀的保证。上帝直接地、一个一个地把这些礼物赠给人类，这就增进了他对上帝关怀的认识，就像朋友送给我们生日礼物一样，成了朋友友谊的媒介，加深并巩固了朋友之间的联系。有一次，他在路旁遇到一位残废人。这位残废人贫困不堪，衣裳褴褛，眼珠外突，令人生厌。但他在这位残废人发出的呼告中感到的是上帝在召唤，要他用他治病的能力去治好这位残废人的病。上帝能运用生活中的所有东西去帮助耶稣对付所有的环境，能告诉耶稣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因此，对耶稣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畏惧，因为上帝就存在于每一件事情中，并引导着每一件事情走向善。这就是耶稣所理解的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耶稣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没有离开过上帝，都同上帝进行着精神的交流。

耶稣对上帝的这种认识从未丧失，相反，而是不断地深入。他通过祈祷和信仰保持了自己生命的活力，使自己的生命永远同上帝联系在一起。他

经常从喧嚣的现实生活中退出来，去到偏僻的山隅，单独同上帝进行亲密的精神交流。在这儿，他用“爱”来解释这“永恒的宁静”。在这儿，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即现实世界中尖锐的冲突与争吵可以通过上帝之爱来解释。在这儿，他的直觉更加敏锐，他的信念又获新生，他寻找上帝目的的意志更加坚定有力。当他理解了上帝意图的时候，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愿全力以赴，坚决服从。这体现了他对上帝的爱，他感觉到上帝的爱就像音乐一样充满他的心中。

在耶稣的生活中，他的宗教具有这样一种使他的人生达到完满的巨大秘密。他的存在和他的所作所为都联系着那个看不见的实在，这实在的本质就是爱与正义，它的名字就是神圣之父。他的这些经验并不使他感到激动，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具有超越的性质。他的人生是自由的，没有紧张，因为他人生中的每一步上帝都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出于真诚，完全没有虚伪矫饰。我们生活在阴影与非实在中，而基督总是能够认识到实在。这样，他的人生与精神不仅最完全地表现了生活所要求的东西，而且也表现了上帝所要求的东西。在对上帝的

信仰上存在着许多证明，而其中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耶稣的人格。没有哪一个对耶稣的解释比圣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对耶稣的解释更能够令人信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上帝的荣耀——这荣耀来自天父，充满着恩典与真理”。①

---

① 此段话对基督教说来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超越于时空因果范畴的，而时空因果范畴正是人们思维的形式。因此，人们不能通过理性思维去认识上帝的存在，上帝也不能通过理性的形式让我们去了解他的存在。那么，人们怎样知道上帝的存在呢？认识上帝存在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基督的人格。通过基督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服从，就能知道上帝的存在。基督徒认为基督绝对真诚，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而欺骗我们说他已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要求我们追随他。克尔凯郭尔说最高的精神交流不能通过语言，只能通过行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上帝与我们

正如我们所知，对耶稣来说，基督教人生的秘密在于发现并维护同上帝——父的友谊。对我们来说，基督教人生的秘密也同样在于此。但是，认为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达到基督教的人生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仅仅只是下决心按照基督的人生方式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开始获得了基督教的人生，仅仅只是凭我们自己意志的力量，并不能保证我们不断地向着基督教的人生理想努力。即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基督教人生的形成也需要上帝的引导与育养。凭借着上帝的精神，基督教的人生在我们身上生长，就像植物在其生活中发芽、生长一样，要通过根须接触土壤，要使自己的心灵向太阳敞开。而这种敞开本身就取决于太阳的光照。植物生长的条件在于，要把种子种在太阳能够充分照射到的地方。耶稣在论及生活中侵扰我们的焦虑

与紧张时，就是用这样一种比喻来说明基督教人生的成长需要上帝的引导与育养。“看一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吧。它们并不四处奔波，努力营生；也不吐丝结网，保护自己。我对你们说，就是所罗门以他的所有荣耀也比不上一朵百合花”。确实，他谈到过生存斗争中所带来的关于衣食的焦虑，但是，他真正焦虑的是人们经常把自我努力的阴影带进基督教的人生。C.H.多德(C.H.Dodd)博士说过：“基督教的人生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我们对上帝行动的默从。”基督教的人生凭借着上帝的力量得以成长，是上帝的行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上帝是基督教人生的源泉，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是自存之爱(self—communicating love)的恩典。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些礼物超过了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切优点，胜过了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力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想通过自我奋斗去获得基督教的人生，那一定会失败。①

---

① 宗教中有自力教，他力教。儒教与佛教中的禅宗、唯识是自力教，基督教与佛教中的净土是他力教。其实这种划分只是强调而已。实际上，自力中有他力，他力中有自力，自他不二。比如，自力教中的儒教讲天不生仲尼，万古成长夜，是崇他力，禅宗

有位医生讲述了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位到他这儿来看病的人正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他劝这位病人放弃他的所有工作，以此来减轻他的神经紧张。几个月后，他遇到了这位病人，发现他脸色红润，健康幸福，紧张的表情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看上去很安详，心中平静充实。医生祝贺他听取了自己的劝告。这时，这位原来的病人说到："我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我发现我是一根管道，而不是一个蓄水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却说出了他得病的原因。他努力工作，同时也需要努力补充力量。他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补充我们的力量，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源泉是上帝的事；确信上帝无时不在冥冥中统治着一切，怀着这种信念对待生活则是我们自己的事。耶稣正是像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应该先追寻上帝的国，这样，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渴望与忧虑的东西——"上帝都会给予你们"。

在这句话中，耶稣对怎样过一种基督教的生

学人得道要靠祖师印证，是崇他人，唯识讲转识成智要靠如来经教不断熏习，是崇他力。基督教讲信仰得救是崇自力，净土讲称名念佛始能得救是崇自力。此处只承认他力教而不承认自力教，似有所蔽。

活确定了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应该追寻上帝之国。这句话是理解耶稣教导的关键，耶稣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常说上帝之国“即将来临”，他告诉我们他是来“宣布上帝之国”的。他说，除非人们像婴儿一样单纯，否则，他们绝不能进入上帝之国。这句话属于《旧约》，表达了先知们在最黑暗的时代对未来的向往。他们渴望有一天上帝能够做王并统治世界，渴望上帝统治的世界能够取代邪恶与自私统治的现实世界。那一天将在人类的黄金时代降临，邪恶与所有的不义将被扫尽，正义与和平将充满人间。

上帝之国简单说来就是指上帝的统治，是指上帝通过对人们心灵与意志的统治从而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最高控制权。耶稣进一步宣布，在他身上上帝的统治已经来临。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陈述我们后面将会论及，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陈述向我们展示了存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具有一种使我们服从上帝统治的力量。同时，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我们把上帝的目的变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时，基督教的人生就开始了。这意味着放弃我们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放弃我们从前的生活，努力去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人，努力去做

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简言之，这意味着，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生存的世界把上帝的目的变成我们自己的目的，从而使上帝的目的成为支配我们生活的核心。这样，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能使我们找到理解人生意义的钥匙，都能使我们发现上帝的目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源泉。当人们在人生的追求中失误时，当人们在摸索生活的秘密时，耶稣用各种方法使人们回想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生活中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安慰、自己自私的美梦吗？在《木棉磨坊》一书中，女主人公玛吉·托莉厄正在寻找她人生失败的答案。一天晚上，她走进她的房间，发现房中放着一本旧版的托马斯·厄·肯培① 的《效法基督》，有人曾对书中重要的段落作了标记，现在这些标记的笔迹已褪了色。玛吉翻开书，阅读着这些标记着的地方。忽然，一句话闯进了她的眼帘，正好讲到了她的处境。“如果你到这儿来，在这儿寻求你自己的意志，你绝不能获得你的幸福，绝不能摆脱你的忧虑”。在耶稣看来，这句话触及到了我们人生问题

① 德国神学家与作家（一三七九——一四七一）。

的关键。我们必须把根本的问题放在首位，人生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的目的同上帝的目的打成一片，合而为一。这是引导我们获得完满人生必须通过的一道狭小门楣。这对富有而年轻的人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特别狭隘的目标，因为这意味着要他在一段时间内放弃给他生活带来富裕充实的许多东西，而按照上帝的召唤去完成一个上帝交给的特殊任务。不过，并不总是这样。有时，我们在按照上帝的目的生活，同时又完全是在做同以前一样的工作。唯一的区别只是现在是以一种新的态度、为一个新的目的来从事以前的活动。在巴勒斯坦，有些人做了耶稣的门徒，但他们仍然留在家里，继续从事他们从前的工作，而不是抛弃以往的生活，去追随耶稣周游各地，四处传道。对这些人来说，耶稣不能同他们一道生活，不能亲自对他们言传身教，他们要追求上帝之国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这并非不可能，特别是当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耶稣的教导，皈依他的门徒们已经开始传播他的思想时。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按照新的目的，不再把我们的整个人生引向心灵无依靠的生活，或者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富于野心的生活，

而是用上帝的法则来引导并指导我们的整个生活。这就是耶稣下段话的意思："把追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放在首位。"

上帝为了我们，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用以显示他的力量。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即以上帝的活动为中心。当我们开始围绕这一新的中心生活时，甚至当我们服从上帝的统治时，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只是对上帝寻找我们的爱的反应，即我们追求上帝之国的活动取决于上帝寻找我们的爱。例如，耶稣宣布，如果我们寻求上帝的统治，上帝将会关怀我们的物质需要。"你的父知道你的所有需要"。这样的事真会发生吗？上帝真会关心人们对面包和衣服的需求吗？上帝真会向人们提供学费、医疗处方、房租和赋税吗？当然，耶稣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建议我们不去使用我们的手和脑。我们能够依靠上帝的关怀获得我们的需要吗？可能，有少数人怀疑这一点，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满足生活的需要。如果真像这样，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会扰乱整个的经济秩序，阻塞大量的供应渠道，最后把物质焦虑带入我们的生活，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痛苦和紧张。这是因为我们并未作为上帝的儿女在世上

生活，不能使自然把它的全部财富提供给我们，最后必然导致经济生活陷入混乱。如果我们学会在世上去寻找上帝的目的，那自然就会向我们展现出它的全新的惊人的性质。这就向我们解释了我们称之为基督自然奇迹的那种东西，即基督完全同上帝生活在一起，自然的物质力量就将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一般认为，世界仅仅只是从我们这一方面展开，仅仅被我们的技能或技术管理操纵。如果世界也从上帝方面展开，那情况又将怎么样呢？当我们在上帝的统治下生活时，难道他只是贮藏着他的无量财宝而不给予我们吗？

毫无疑问，当我们在上帝的统治下生活时，将会发生一种深刻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不过，上帝之国不能等同于任何社会体制的改革，而是一种更深刻的革命。上帝之国意味着上帝在我们心中进行统治。通过上帝对我们内在心灵的统治，上帝之国就在世上建立。是上帝把他的国带给了我们，基督非常明白地向我们传达了这一信息。“把父的国给予你们正是你们父的最大幸福”。《启示录》的作者在描绘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时，解释了耶稣这段话的意思，一个改变的世界将从这里产生。但是，只有当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统

治下时，上帝之国才会来临。这就意味着上帝之国的来临具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尽管人们希望美好的社会来临，但必须依靠上帝的力量根除人类的所有邪恶，使人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世界产生了变化，但没有产生新的观念和新的精神，没有产生兄弟般友爱的心灵和上帝在人们心中进行统治的新的价值观，结果产生的就不是上帝之国，而是穿着新衣服的易于崩溃瓦解的旧的人类之国。J.W.克鲁奇(J.W.Krutch)① 先生不相信上帝之国来临的可能性。在他展望将来时，他宣称我们获得的所谓文明将引导我们逐渐丧失我们生活的热情。按照他的观点，他的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进行统治这一新精神的副产品。如果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降临而没有这种新精神，那这个新世界将会因为自己的营养不足而死亡。当我们寻求上帝的统治时，上帝之国就来临了。上帝之国来临的最好物质条件就存在于上帝赐予我们的那些东西中。

这个原则完全能够运用于基督教人生的一般问题。解决我们生活需要和人生问题的源泉，在

① 美国作家、博物学家(一八九三——)。

我们寻求上帝的统治时我们就能够获得。比如，我们称之为诱惑的那种东西通过我们自己正面的努力，我们还是不能克服，我们生活中形成的坏习惯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是不能革除，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反作用力定律”(the law of rerersed effort)在起作用。当牙科医生在做镶牙用的铜片时，他不是把铜片放在桶腰上把它捶平，而是把他朝着相反的方向缠在轨条上然后才能使它平展。这启示了我们怎样才能去对付那些使我们堕落的事情。我们的心灵必须被一个更大的目的所占据，这个目的之大足以取代我们旧有的自私的各种愿望，使这些愿望丧失它们的力量。然后，为这些愿望服务的本能的力量就将离开这些愿望，不再被这些愿望所控制，重新围绕着一个新的中心聚集起来。许多人都受到自己本能的支配，他们自我控制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这是因为他们都把宗教看作一种工具，即他们都利用上帝来为自己自私的目的服务。他们为自己设计了一幅理想的蓝图，目的是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荣耀和尊严。只要我们还以我们生存的世界为中心，不管我们的理想多么崇高，都不会获得基督教的胜利，上帝也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源泉，体现在我们

的生命中。自我控制也属于我们在追求上帝之国时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

我们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真理。爱他人的力量，为自己所讨厌的人谋利益的力量，正是基督教人生的本质。但是，正如我们在我们自己失败的经验中所体会到的那样，爱他人，爱自己所讨厌的人，显然不是只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达到的。我们必须首先对我们自己诚实，承认我们心中并没有这种爱。这样，就需要我们以某种方式——甚至在我们所讨厌的人身上——去认识上帝的目的，就需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之外去寻找上帝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觉悟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利益，才能摆脱妨碍我们爱的偏见的诱惑力。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当我们还在遭到各种私欲奴役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被引导在我们与他人身上去寻找上帝的目的呢？一个人不能通过改变他的心灵来改变他的目的。在国家事务中，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把对一个领导者的忠诚转移到另一位领导者身上。只有当我们发现某些人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更值得我们效忠时，我们才能转移我们的忠诚。在莎士比亚的一出

戏中，有一位贵族说出了他追随某位亲王的理由，“我的心灵很乐意受到你的控制，因为你的身上存在着控制我的心灵的东西。”在上帝的统治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句话是冷酷无情的，它暗示了某种外在的控制。没有人愿意只是服从某种外在的统治。如果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意志而去服从他人的意志，就像军队中的士兵所做的那样，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服从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即我们看到了服从的德行将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或者因为我们得以完成。外在的统治完全不具有吸引我们的任何力量，除非对那些具有奴隶心理的人和只想解决自己生命烦恼的人才是这样。当我们听到操练的钟声打响时我们很高兴，因为在这钟声中我们将再一次成为我们能够成为的人。

上帝的统治这一词语，是耶稣在他生活时代的宗教词汇中所发现的众多词语之一，然而，耶稣对这一词语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使用旧的框架，但重新绘制了新的图画。他认为，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统治臣民的君王，而是家庭中同孩子们一道生活的父亲。强加在人们身上要求人们服从的命令与父亲之爱的统治——这种父亲

之爱是建立在我们自发的由衷喜悦的同意之上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种服从的方式实际上正是使我们获得真正自由的方式。当耶稣说到上帝之国或上帝的统治在他身上来临时，他指的是在他对人们的灵魂的爱中上帝的统治展现出来。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进入了人们的心灵深处，使人们摆脱了自我的束缚，获得了自由。这就回答了怎样使上帝的目的成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这一问题。这是因为耶稣并不只是要求我们服从，而是用他那充满人性的爱来爱我们，赢得了我们的心。

当伊丽莎白·弗赖(Elizabeth Fry)了解到英格兰监狱的生活正处于可怕的状况时，她要求允许她去采访犯人。她被告知她的努力是白搭的。这些监狱中的女犯人败坏到了极点，非常残忍，非常狠毒，已经无可救药。甚至去采访她们也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伊丽莎白·弗赖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最后，当局同意了她的要求。由于她心中对这些不幸的人充满着爱，她能够同这些女犯人进行接触。一点一点地，她的爱贯注到她们身上，唤醒了她们，在她们身上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她们心中久已破灭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现在又重新开始复活，就像羞涩的春花开放在冬雪覆盖着的

大地上一样。她的爱在她们身上焕发出了她们爱的可能性和爱的力量，她们开始表示她们愿意服从善的权威，这是监狱当局经过无数艰苦的努力却无法做到的事。这不正是向我们描绘了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事情吗？霍金(Hoching)① 教授曾谈起过人身上所固有的他称之为道德本能的那种东西，并说过，自我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自我总是向外在的激发开放。在这里，霍金教授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另外的存在者，我们心灵的开放才能使我们获救。……如果事实上我心中没有爱，我怎样去爱上帝或爱他人呢？可能的回答是：如果存在着一个作为动荡着的世界精神的积极的爱者，就能够打破我们的自我，赢得我们的反响，使我们能够去爱上帝或爱他人。这似乎是我们获得拯救所必需的条件，尽管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② 。这就是上帝要求耶稣去做的事情。耶稣就是这积极的爱者，在他身上爱的精神具体表现出来，能够打破我们专横的自我。上帝通过耶稣进到这个世界上来，使人们成为他

---

① 美国哲学家(一八七三——一九六六)。

② 《人性及其重建》第398页，耶鲁大学出版。

自己。耶稣站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门口，为上帝敲开人们的心扉。

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他认为有必要打破人们的傲慢时，他就会无情地谴责人们。他的态度通过他自身体现出来。“上帝不是派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谴责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通过他得到拯救。”这似乎与他谴责法利赛人的严厉词语相矛盾。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没有听到耶稣的语气，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神情与语气同以往很不相同。他是在宣布一个不可避免的厄运，他认定，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将会出现。但是，我们能够想得到，耶路撒冷没有接受耶稣的教导而遭到毁灭时，耶稣向着耶路撒冷流泪的情形，我们能够设想，这时耶稣会以比他破碎的心更沉痛的心情说出这些诅咒的话，我们能够设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极度痛苦时他仍然要为这个愚昧的民族祈祷的情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时耶稣除了因他的爱被拒绝而产生的痛苦外，对这个愚昧的民族他还会有另外的态度吗？“人子到来是寻找失掉的东西”。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友谊去亲近人们，而不是使人们的心关闭。只要他一遇到机

会，他就准备这样去做。有一次，他看到税吏撒该(Zaccheus)被人们所唾弃，不敢同人们一道围上来听他讲道，而是爬到树上去偷听。这时，耶稣在这个税吏脸上看到了他渴望着爱，看到了他在默默地对他进行邀请。他立刻回答说，“今天我一定要住在你家”。他召唤人们跟顺着他，绝不意味着只是一种要求，而是像这样把友爱的礼物给予人们，他总是准备在遇到每一个人时把这种爱的礼物给予他们，总是准备“使他自己适应我们的需要”。

> 通过这种艺术，他能够实现他那古老的计划，他能穿过人类心灵的狭小门阀。

这就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即基督凭什么能够说上帝的统治在他身上已经来临，上帝的统治凭什么能够成为对我们的心灵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基督本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从上帝的统治中产生的生活，基督是这种生活的典范。在他的所有言行中，上帝的统治具体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可以说，在他的人格中，在他同其他人的关系中，在他对痛苦的治愈中，在他对死亡的征服中，上帝之国就具体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是，不仅仅如此。在

基督的人格中，上帝的爱被充分地表现出来，能够进入我们狭隘的封闭的自我，并能够战胜这种自我，能够使我们“自愿服从对我们的要求”，能够焕发我们对上帝和他人的爱，这种爱使我们能够幸福地表达我们真正的本性。我们只有在基督身上才能看到上帝，我们的心灵很自然地乐意把基督唤作我们的主。耶稣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善，而且也使我们热爱善。他在善的最高形式中，在赢得我们心灵的善的最深厚的力量中，把善展现出来。

这样的拯救不是属于我们的事，而是上帝的计划。需要我们做的事只是乐意地服从上帝的计划，并努力注意到上帝的存在。基督身上表现出来的虔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去追求上帝的统治，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服从上帝的统治。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使我们的意志能够自愿去接受上帝的统治。就像被基督治愈了癫痫病的小孩的父亲一样，一开始我们并不具有使我们同上帝相结合的信仰，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相信上帝，如果说我们具有信仰的话，我们唯一能够具有的信仰是上帝给予我们的那种更深刻的信仰。我们的意志足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即自愿地去接受上帝的统治。不

过，我们的意志将不断增强。在我们初发心① 时，我们意识到积极的爱者正站在通往上帝之国的门口，我们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而不屈不挠地坚持走下去。

① 初发心是佛家语，指刚刚产生信仰时。在此借用。

四、心灵的阴影

把我们同上帝的关系解释为“友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怀特海(Whitehead)①教授指出，宗教中的进步表现为“从上帝不存在发展到把上帝当作敌人，再从把上帝当作敌人发展到把上帝当作朋友”。当我们意识到上帝为我们展现出来的目的时，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吸引我们去做某事，而是意味着经常猛烈地打破我们自私的计划和幼稚的理想。上帝伪装成我们的敌人从空无中走出来，带给我们重负，强加给我们限制，命令我们沿着我们不愿意走的路往前走。这种人同上帝冲突的情况必须得到调和，使人同上帝重新和好。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耶稣为了我们的利益，使我们重新同上帝和好，使我们的目的重新同上帝的目的取得一致，使我们能够粉碎我们

① 英国数学家及哲学家(一八六一——一九四七)。

自我意志的反抗。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有时一开始就会遇着强烈的反抗，甚至这种反抗会发展到拒绝上帝的目的。一个富有财富和地位的年轻人会把上帝为他安排好的目的看作是堵塞了他事业的成功之路，他会带着内心强烈的冲突痛苦地离开上帝。在这位年轻人身上还会出现另外的情况，即后来他同上帝和好，作为敌人的上帝变成了作为朋友的上帝。

甚至我们在要求我们服从的目的中看到了上帝的爱时，我们的心中仍然不能摆脱罪的阴影。这就产生了一个人们意识到上帝时经常面临着的内在的问题，即“一个有罪的人怎样才能依靠上帝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个问题同宗教本身一样古老。只有在我们的心情平静时，我们才能看清我们内部甚至外部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看见我们盲目的自我自私自利，在抗拒、背叛上帝的爱。罪的意识，像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只有在意识到上帝时才会出现。约伯渴望能够清楚地看见上帝。“哦，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我能够找到他，我能够到达他的座位旁边，我能够在他的面前祈求我的事业”。上帝就是这样在约伯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在。在这里，约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

的存在。他相信上帝会正确估价他存在的价值。但是，人们的意识产生时，人们意识到的东西会有不同。“我用我的耳朵听到了你，可是现在，我却用我心中的眼睛看到了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我后悔我生活在恶浊的尘世中”。有些人并不认为有罪感是一种健康的情感，即使这种情感出现在罪犯身上。但是，我们却要欢呼有罪感，欢呼一个人渴望改正错误时随之而来的羞愧感。上帝会同我们一道欢呼这种有罪感与羞愧感。有罪感是同超越的形上的道德感分不开的，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在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到处都会看到这种有罪感。约翰·班扬(John Bunyan)①书中的朝圣者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各方面都很完善的人，但是，当他在阅读一本书时发现积极的爱者的形象进入了他的心灵。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尔后，他开始意识到他背负着一个重担，他以前居住的他觉得很美好的城镇现在成了毁灭之城。这个城镇看上去不再是旧时的模样，它同我们生活的世界一道变成了一个

---

① 英国传教士及作家(一六二八——一六八八)，著有《天路历程》一书。

冷酷的地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中的心灵尚未麻木的人都承认我们需要拯救。班扬描绘的这一情景只是现代社会可悲状况刚刚产生时的情景。更有甚者，现代社会中不是一个城镇而是所有城镇都在受到变为毁灭之城的威胁。我们对这种状况不关心的冷漠感，我们对这种状况不可推脱的责任感，当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上帝时就像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心灵。也许阴影一词也不足以形容这种我们感受到的心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因为这一错误，我们的有罪感开始加深。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到需要忏悔，我们就可以怀疑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见到过上帝的爱。人们的有罪感总是通过基督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灵中被唤醒。彼得第一次遇到基督后不久，就产生了强烈的有罪感，他激动地说："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当基督治愈病人时，他常常在他们脸上看到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告诉他，他们多么需要上帝的宽恕与仁慈。有一次，他在治愈一位病人的病之前就向病人保证了他能够获得宽恕与仁慈，他身体上的病能够被治好。治好他身体上的病后，他却强烈地感到人们不只需要这种肉体上的宽恕与仁慈，还需要

更深的精神上的宽恕与仁慈。非常清楚，人们的精神状况及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人们身体的疾病根源于人们心灵的疾病。罪感不是一种不健康的情感，而是真正意识到上帝后产生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基督身上意识到上帝的爱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尼布尔(Niebuhr)博士① 说道："对上帝的信仰能够引导我们去忏悔我们的罪，不仅仅是在忏悔中承认我们良心傲慢犯下的罪和精神自大犯下的罪，而且也承认在我们人类的事务中我们克服不了我们的傲慢犯下的罪。"

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使我们同基督友好地生活在一起的心灵的宁静感，怎样才能使我们既向着基督的光明坦露我们的心怀，又不因为在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内心时使我们自惭形秽、委靡不堪。人类的道德意识开始萌芽的时候，人们的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到今天，人

---

① 美国师牧、哲学家(一八九二——)。

们仍然还在继续努力。有些人用自我原谅或道德诡辩来为自己辩护——“总之，我不是如此这般的坏”。有些人则用他所做的善事来为自己辩护，使自己在这种辩护中逃避自己内心的谴责。有些宗教还发明了苦修的方法，用以拯救人们的心灵。总之，人们都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灵魂修筑起一座避难所，企图在其中寻求自己心灵的安慰或精神的解脱。但是，如果我们真诚不自欺，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没有一个真正地起作用。因为人造的避难所挡不住无限之爱(Infinite Love)的光芒。无限之爱的光芒是如此强烈，具有很大的穿透力。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自信上帝能够宽恕我们。我们只要真诚地看待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是行动产生了后果。这种生活中的因果律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之外，支配着我们。这种情况表明，走错了道路、做了伤害他人的事，就像狂风扫落叶一样不能挽回。人们正是在他们同上帝的关系中，在阻碍他们幸福与自由的事情中发现了这个最严重的问题。

然而，宽恕究竟意味着什么？阴影怎样才能从我们的心灵中消散？再一次，我们又发现基督使用了旧时宗教词汇中的一个词，并把它赋予新的意义。“宽恕”一词最初是在法院范围内使用，或者

是在帐房(Counting—house)范围内使用。当一个债务人欠债的帐单被注销时，他就获得了宽恕；当一个狱中囚犯的判决被取消时，他就获得了宽恕。但是，上帝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法官，上帝是天父。上帝的宽恕意味着背叛他的儿子们重新同他和好，意味着疏远他的人们重新恢复同他的亲密情谊。这就是基督在同心情沉重不安的人们接触时明白表达出来的思想。他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去寻问人们心灵的创伤，他只是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同人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此，上帝同人们之间也没有任何隔阂。有一次，人们把一位犯有通奸罪的妇女抓到他面前，企图因为他对犯错误的人仁慈、会袒护这位妇女，从而找出他的过错。但是，他却很快就解决了这一事件，因为他使这些人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灵魂，或者使他们感到他看到了他们的灵魂。过后，当这位妇女留下来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他清楚地向她表明，他的态度不是谴责的态度，而是同情的、友好的态度。他只是简单地吩咐了一句："去吧，你不再有罪"。他认为他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样也存在于她的心中，或者说，他已经为她创造出了一种更美好的生活。问题的实质在于，他对这位妇女过去所犯的罪没有说一句

话。他对待这位妇女就好像她身上没有罪一样。在他关于浪子回头的描绘中，父亲的脸上没有谴责的面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父亲害怕儿子的道德品质不如从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父亲心中想到的是儿子抛家出走，嘲弄了他的爱。当父亲拥抱儿子、整个家都沸腾起来迎接他的再次归来时，儿子脱口而出的第一个字就是“父亲”，并忏悔道：“我有罪”。父亲甚至也不听儿子要求当一个仆人的建议，而是叫他回到他原来的地位上像儿子那样工作。爱不是一件赠给我们的礼物，也不是一件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爱只能在我们谦卑与感恩的态度中被我们接受，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上帝的宽恕意味着上帝实现了他对我们的友爱，意味着他相信他同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做什么违背他意志的事情，或者我们做了违背他意志的事情也不能阻止他源源不断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不过，只有当我们完全接受了他的宽恕后，这些才会对我们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准备生活在上帝的宽恕中，并把上帝的目的变为我们自己的目的。当我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任何事情去伤害上帝，我们也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伤害上帝。

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问题。罪会在我们心中带来罪的意识和我们对我们所作的恶的责任感。同时，也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罪所伤害或影响的那些人的生活中，带来实际的恶果。例如，生活中不是有人伤害别人的精神、不尊重妇女的心灵、不务正业、在某种程度上不忠实他周围的人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境况应负的责任。我们不能按比例非常精确地分配给每个人对这个世界应负的责任，但是，由于我们的冷酷、傲慢、甚至漠不关心，这个世界一直到今天有许多部分仍未改变，还同从前一样。在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①的诗中，一位皈依基督的醉汉寻求宽恕，因为“我使自己成为醉汉就意味着一种对人的伤害”。杰克斯(Jacks)博士②《烟幕下的英雄》一书中的一位英雄意识到他对一个无情的冷酷的社会制度负有连带责任，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谁能给我指出怎样过一种无罪的生活？”

我们最先意识到的就是罪在我们自己身上带

---

① 英国诗人、戏剧家与小说家(一八七八——一九六七)。

② 英国教育家和编辑(一八六〇——一九四九)。

来的最坏的结果。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无能和罪的盲目力量，这使我们的精神变得粗俗卑下，使我们的道德眼光变得朦胧不清。正如伯恩斯① 所说：

这使我们的内心冷酷，

使我们的情感麻木。

但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并服从这种爱时，这种由罪带来的内心的结果就会被克服，因为我们内在的状况已经被改变。要使我们获得上帝宽恕带来的快乐和解放，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上帝的爱，才能把我们从冷酷中拯救出来，才能使我们下决心去追求上帝的目的。

前面我们讲了罪在我们心灵上带来的后果，那么，罪带来的实际后果又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正视这一问题。我们也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撒该(Zaccheus)在基督进入他孤独无告的心灵这一美好时刻时，对基督说："我将把我的一半财产分给穷人，如果我曾经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某人那里获得了财产，我将以四倍于此的财产还给他。"这是一笔盗贼必须归还的财产，这个

---

① 英格兰诗人(一七五九——一七九六)。

人沉浸在同基督建立的新的友谊的欢乐中，准备用道德的真理来取代他的财产，并真心去实现道德真理的要求。在基督关于浪子的故事中，浪子并没有被要求去偿还他浪费了的东西。不过，我们相信，这位浪子将会努力工作去偿还他浪费掉的每一文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新建立的使他工作更有效的爱的促使，而不是由于某种外在的强制。如果为了实现来到我们心中的这个新的道德世界，有些事我们应该去做，那么，我们就决不能推卸，必须坚定地去做。不过，上帝将与我们同在，将使我们在爱与感恩的精神中走向艰难的历程。

至于那些超逾于我们控制之外的结果，我们必须把它们留给上帝去承担。许多人发现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事情。他们深深地伤害了一些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弥补他们的过错，不需要别人承担他们的罪责。但是，有一些曾经亲近过他们的人——一些儿童，也许在他们的照顾之下，他们伤害了这些儿童纯洁敏感的心灵。一想到在这些儿童心灵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创伤，他们就感到无比的痛苦，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解除自己的这种痛苦。但是，上帝有办法来解除这种痛苦。在我们同上帝建立了友谊之后，我们的灵魂中就涌出

了生命的新源泉。这种生命的新源泉具有无穷的妙用，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为了拯救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上帝指导着一个巨大的运动。这一任务不是我们所能参预的事，必须把它留给上帝。把所有的情况都交给上帝去把握，并相信上帝在其中工作着，就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奇妙结果。因为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宽恕胜过我们自己去改变这个世界的罪恶。当我们同上帝一道面向世界，同上帝一道在世界中生活时，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意味着上帝在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进行拯救，在为我们行为造成的所有后果承担责任。当我们在世界中寻找上帝的目的时，上帝从毁坏了的世界中创造出了某种新的东西。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遇到基督后，就获得了新生命，成了一位同以前完全不同的妇女，不再是从前那位堕落到邪恶道路上的女人。由于基督的宽恕，一种新的生命的活力涌进了她的灵魂，使她的生活得到了拯救。有多少妇女把她们的拯救归功于她，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通过她获得拯救的妇女一定是非常多的。彼得（Peter）在他的堕落被宽恕后，成了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在大祭师的大院内背叛基督时，他那反

复无常的本性，同他的骄傲一道，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他以后的故事时，想到他的无畏，想到他那把其他人带入上帝之国的力量，我们就必须承认宽恕能够变成一种创造力。这是一个神秘。上帝是一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他能用破碎了的生命碎石建成一座宏伟的大厦，这座大厦已经被证明能够经得起大风暴的袭击。通过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这是一个拯救之爱的奇迹，是上帝所获得的胜利的一部分。在这种胜利中，所有的事情都会在善的目的下聚集起来，为爱上帝的人们服务。

什么是上面所说的罪感呢？什么是像巨大的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感到内责时产生的内心的羞愧呢？我们的这种罪感、灵魂的阴影、内心的羞愧能够被消除吗？我们应该要求去消除它们吗？有些人被笼罩在这种罪感、灵魂的阴影和内心的羞愧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把我们从过去的羞愧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我们内心的自我谴责中拯救出来，当我们在祈求宽恕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求这种拯救。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会宽恕我们。这是不正确的。正

确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不能宽恕我们自己。当我们要求把我们从我们内心的谴责中解脱出来时，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要求一种宽恕。这种宽恕将我们的自我尊严归还给我们，或者说，能够使我们保持我们做人的信心。我们不能容忍我们自己去接受这样一个使我们感到羞辱的事实，即我们永远是那种做了使我们感到羞辱之事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想通过上帝的宽恕消除我们的这种羞愧感，我们绝对办不到，羞愧感将依然存在。不过，这时的羞愧感不再像从前那样用沮丧来毒害我们的心灵，因为这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我们已经被引导去追求上帝的目的，并且我们已经获得了上帝的友谊。伤疤可以留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伤疤放入上帝的手中，我们就会发现，上帝能够有效地运用它们，使它们产生出无限的妙用。正是因为伤痛才能使我们在面对邪恶的诱惑时、在面对拯救我们的爱时，保持住我们的谦卑、服从和道德上的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上帝之爱的金色光芒，就像夕阳的光辉染红了美丽的山峦。我们知道，圣保罗遭受到了毒打与监禁的迫害，但这些迫害反而使他的心对需要他

的人更加温柔，并使他经常感到这些迫害虽然给他带来了痛苦，但对他仍具有价值。这难道不是迫害圣保罗的人们自己回忆的吗？在圣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他谈到了爱。他非常清楚地知道爱正是产生于他对自己的冷酷的恐惧。

是的，我完全获得了你的宽恕，
但这不能使我感到我的罪已被消除。
呵，是你，基督，你使我的肉体的生命死去，
你洗净了我的罪恶，但决没有洗去我的痛苦。

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的道德良知更使我们担忧的了。基督关于法利赛人和收税人的寓言警告我们，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沐浴在我们自己善行的阳光下，自我尊严与骄傲自大只有一步之遥。唯一使我们获得安全与宁静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保持谦卑与哀求，甚至时常在我们的心灵中不断地重复一种祈祷："上帝怜悯我这个罪人吧"。这样，忏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就像伤残了的腿所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一样，是我们重新走向生活的标志。这种忏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表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们的心灵已经开始意

识到上帝之爱具有无坚不摧的神力，能够奇迹般地征服我们。

五、自我否定

如果没有做到耶稣要求我们达到的自我否定，我们就不可能用基督教的方式来对待生活。从更深刻的观点来看，确实是如此，因为基督教的人生是从我们内部成长起来的。我们知道，在上帝之爱中，上帝的目的溶进了我们的整个生命，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目的，使我们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打成一片，合而为一。这样，当我们自发地对上帝之爱作出反应时，我们身上就会产生出一种新精神，基督教的人生就从这种新精神上展开。因此，基督教的人生就从一个仅仅是服从统治或规则的领域上升到了一个爱的领域。在这种爱的领域中，人们直觉到了上帝的意志，用上帝的意志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在对上帝的爱中发现了支配自己行动的力量。

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会转眼间就获得成功。我们原来的旧的自我长期以来在很多情况下都居于统治地位，起着支配作

用。自我意志的习惯业已形成，傲慢、冷酷的野心、甚至残酷的情欲终日环绕在人们灵魂周围，缠住了人们灵魂的根须，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虽然我们是在追求把上帝的目的变为我们自己的目的，但在同我们自己的自我反抗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中，我们的目的必须是首先赢得对我们自己的自我拥有充分的控制权。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做到对我们的生活不加干预，任其自由发展，我们总是想管理好我们的生活，能够主动地支配我们的生活，但是，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我们自己低下的目的和追求自我的愿望强加在上帝身上，冒充成上帝的目的与愿望。当老约翰·欧文(John Owen)说到“他在陆地上很不自在”时，基督就走了进来。基督说，要控制自我就会有斗争，而强者就有责任去控制自己的自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决定要废除自己旧的自我，使建立在上帝友谊上的新的自我获得解放。

旧我与新我的冲突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会在人们本能地要求食欲与性欲的感官满足时表现出来，也会在追求权力、渴望占有并支配他人的生命时表现出来；会在为达到上述目的玩弄手段时表现出来，也会在追求舒适与名望的自

私的欲望遇到爱与为他人服务的理想召唤时表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置根于我们习惯的、并得到我们本能与幻想支持的旧的生活具有一种牵引力，会把我们牵引到一条我们不得不走的唯一的道路上去，即把我们牵引到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我们称之为基督的道路上去，使所有的这些冲突都凝缩为我们同基督的冲突。

面对着我们同基督的这种冲突，我们可以听到基督大声说出的一些非常严厉的令人生畏的话。“如果有人想跟随我，就让他先否定他自己，让他背起他的十字架再来跟随我”。这已经是够令人害怕的了，更有甚者，“如果你的右手触犯了你，你就把它砍断，把它从你的身上扔掉。一个人虽然在生活中只有一只手，但总比手脚齐全被抛进地狱之火中去受罚要好得多”。这种严厉的自我惩罚的要求充满着一种尖刻而激烈的语气，一直贯穿在耶稣的教训中。这就意味着在各方面都要求我们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个人丰富的物质享受，要求我们猛烈地进行各方面的自我否定。斯温伯恩(Swinburne)①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

---

① 英国诗人及评论家(一八三七——一九〇九)。

下写出了以下人们熟悉的诗句：

你胜利了，呵，羸弱的加利利人，
在你的呼吸中，世界变得暗淡万分。

但是，耶稣自我否定的教导遭到了现代心理学的攻击。现代心理学坚持个人有自我表现的权利，人们为了实现这一权利，需要本能欲望的满足。然而，这种学说却忘记了，如果没有搞清楚我们所要表现的自我是什么就要求我们承认我们具有自我表现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懦夫、盗贼和浪子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畏惧的本能与追求财货的本能都同样具有自我表现的权利。耶稣说他只是因为我们自我表现的权利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我来了，你们就有了生活，你们就能够使生活充实。"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首先成为他自己，在他服从上帝的目的时，他感到他被压抑了的能量释放出来。基督要求我们自我否定时，就是为了使我们获得这种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自由。基督观点与其它观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基督所理解的自我具有实现其自由的性质。

自我否定的要求在许多场合都遭到人们的厌恶，这是因为人们对此有误解。自我否定被解释

为要求人们实行禁欲主义——崇拜身体的苦行，以压抑肉体的所有欲望为目的。穿粗布衣服，自我折磨使自己身体感到痛苦，都是极端的例子。圣徒们的生活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有一些善良的人把禁欲主义作为他们生活的理想，并要求耶稣认可他们的这一理想。但是，耶稣并不主张禁欲，这在耶稣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一个人不能花掉大量的时间去医治他残废的身体；即使这个人奉行禁欲主义的人生观，也不能蔑视他的身体。耶稣赞美小鸟，因为小鸟的体形优美，羽毛华丽。可以肯定，耶稣看到，健康的体格正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才智的体现。在疾病或人们的残酷行为对身体造成的所有伤害中，耶稣看到的是魔鬼在肆意作恶。耶稣对苦行者自我折磨带来的痛苦只能表示同情。耶稣也享用美好的食物，不过他不会成为美食的奴隶，而是把美食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这是我们从耶稣温和地责备马大(Martha)因过分款待客人造成烦恼时看到的。耶稣的敌人因为耶稣不拒绝享用美好的食物就攻击他是“贪吃的人”，是“酒鬼”。这完全是诽谤。不过，这也证明耶稣的朋友邀请他去吃饭时，他并不感到分享他们的食物与酒有什么不好。禁欲主义的实质在于，把肉体

及其满足看成是邪恶，进而把自我否定提升成一种美德。禁欲主义者这样做实际上得不到多少自我折磨带来的快乐。总之，问题的关键是，禁欲主义者经常表现出一种傲慢，即毁灭了所有的欲望，我就具备了美德。

基督要求我们自我否定，这后面隐藏着的意义是什么呢？自我否定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一种基督要求我们奉行的美德，而是一种使我们获得解放的手段，一种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去追求上帝目的的手段。自我否定是为了自我奉献，是为了真正地完善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被召唤去拒绝或压制某种暴烈的本能如性本能时，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耶稣没有结婚，但这并不意味着耶稣对性就采取禁欲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圣保罗的教导中所看到的那样。耶稣热爱儿童，亲切地关怀家庭、尊敬妇女与母亲、用父亲的爱来比喻上帝的爱，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爱的评价，即他认为，根源于性本能的爱也具有一种健康的价值。他之所以在他的生活安排中不去建立家庭，是因为他对所有人的爱要求他竭尽全力去为他们服务。这样，他只好不考虑结婚问题。他说："为了实现上帝之国，有些人需要独身。"他清楚地表达

了正当满足各种本能的原则，那就是每一种本能的满足都必须同生活的目的紧密相联，这种生活的目的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为我们利益作想的上帝的目的。不管什么样的满足，只要不同生活的总的目的相联，就具有罪的性质。这就意味着自我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控制与奴役，得不到解放与自由。不同总的生活目的相联的自我满足，不仅是一种对人生的束缚，而且也毫无益处。诗人伯恩斯(Burns)在他的诗中解答了这一问题。他发现快乐本身决不是目的，在我们获得快乐的瞬间，快乐也就消失了。

快乐就像蔓延的罂粟花，
当你去摘取它的时候它就凋谢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快乐和幸福，都只能是真正的生活目的所指导的行动带来的伴随物，而不是生活的目的本身。除非我们把快乐和幸福作为某种更高行动的副产品，否则，这些快乐和幸福就会腐蚀我们，使我们的人生追求归于失败。

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上帝的目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满足，不可避免地我们要否定我们的某些本能，因为这些本能需要被控制甚至被压制。但

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毁灭生活而是为了完善生活，因为压制本能会使我们找到另外的释放本能的渠道。这时，大家所熟知的升华原理就开始发生作用，被否定的本能及其眼前的满足在不断增强的心灵与精神的生命力中暂时放弃了它们的力量，不再起支配作用。玫瑰花在春天被剪枝，这一过程是非常猛烈的，毫不留情。在旁观者看来，这对玫瑰花的生命似乎是一种致命的摧残。但是，玫瑰花根茎中的生命力正是通过表面枝叶的剪除找到了一条使玫瑰花开得更茂盛的渠道。这正是在为他人利益服务中进行自我否定时所发生的过程。许多人自己处在饥饿中却不管自己而去照顾受饿的儿童，或者以某种方式为他人服务。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成功地表现了自己，获得了大量的满足。如果我们想像基督为他人服务那样去追随基督，想通过这种方法去找到一条解放我们被奴役的自我的道路，我们就必须对我们自己进行自我否定。这样，我们就将会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来为他人服务，就会把我们用来关怀我们自己成长的精神努力全部用来关怀别人，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既帮助别人又为自己打算。“不管是谁，如果他丧失了生命，他就会得着生命。”如

果真正地按照上帝的目的生活，就意味着把他人的利益看作我们自己的利益，自我就必须被抛到一边。这样做常常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会使我们发现真正通向自由的道路。但是，这样做也常常会使我们感到痛苦，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爱总是佩带着十字架的标记。有时，我们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要求我们作出牺牲，放弃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有一位少女立志做一个艺术家，在她开始这一事业后不久，她对自己的才能进行了估价。她认为只要她在艺术事业上坚持下去，她就可以成为像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① 那样的著名画家。可是，当她清楚地意识到上帝的目的时，她感到她的使命似乎应该是去教区传教。这时，她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明显地意味着要毁灭同样是上帝给予她的另一件真正的礼物，即她的艺术才能。这确实像砍掉手臂或挖掉眼睛一样使她痛苦万分。但是，最后她终于认清了上帝要求她做的事情，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是“用祭坛的号角来引导我的人生，让上帝用他的意

---

① 英国著名画家(一八二七——一九一〇)。

志来支配我的生活”。在这种服从的精神中，她平静地寻找到了她的人生之路，完成了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上帝把她引导到了非洲。在非洲，她发现她的艺术才能对传教工作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同样能够为人们服务。

基督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我否定的真实含义，自我否定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分散的生命力集中起来。这就像修建水库的工程师所做的工作一样，把广阔平原上无数条分散的河水集中起来，再灌入到狭窄的水渠中。这不是真正在限制河水的自由，而是在保存河水的力量。如果我们要想按照我们身上所固有的上帝的精神来生活，并以此来实现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把我们分散的人生目的集中起来。一个人，只有当他的生活凝聚为一个统一体时，他才能获得一种完满的人生，或者说，他才能做到大公无私。我们必须听取圣保罗的教训：“我做的只是一件事情”。这也意味着“我本身就是这件事情”。这种人生目的的集中只有以自我否定为代价才能达到。

基督使我们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情是自我否定中隐含着自由，这种隐含着的自由才是自我否定的真正目的。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在他写的一本

书中描绘了他的精神感受。他告诉我们，他怎样在帮助他的病人恢复正常的精神健康时，被他用来治病的基督的话唤醒，从而意识到了基督教的价值。以后，他决定重新恢复他信仰的习惯。由于他发现他很不愿意去教堂，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教堂。他意识到他不愿意去教堂就是限制了他自己的行动自由。因此，如果要使自己重获自由的话，就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行动去打破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这好像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很奇怪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后面却隐藏着真理。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放任所形成的每一种习惯都是对自由的限制。如果是对某种行为方式反感，而不是对我们所认识到的错误反感，那么，这种反感就是一道围栏，会限制我们的自由。不过，这也向我们展示了某种需要我们发展的能力。通过深入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存在着的大量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去亲近某件事情，正好表明这件事情更需要我们发挥我们更大的友爱精神去亲近它。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愿意去祷告，或者不愿意去信仰，这就表明更需要我们去发展我们祷告和信仰的能力，因为精神衰退的标志就是我们不愿再去祷告和信仰，即不再感到

精神的饥渴。刚开始恢复我们精神的饥渴时是很痛苦的，需要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就像我们开始活动我们伤残了的肢体时一样。这样，我们就必须去做一件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即我们必须去打破限制我们自由的樊篱。但是，要打破限制我们自由的樊篱，就必须在现实中去做我们不愿做的事情，有意地对我们的自我进行否定。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① 教授说，他在生活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都要有意地进行自我否定，使他的意志经常都能得到训练。这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进行精神的磨炼就像运动员进行身体的磨炼一样，具有积极的价值。这种磨炼能够使我们自由地去服从精神的召唤，能够使我们不受阻碍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去追求上帝的目的，而不管上帝的目的在哪里。自由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礼物，而是我们必须自己去追求的东西。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获得我们真正的当下即是的自由，因为，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是意味着我们聚集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力量，能够去做我

① 美国心理学家及哲学家(一八四二——一九一〇)。

们应该做的事情。正如圣保罗指出的那样，只有当我们心中的爱变成了指导我们生活的动机，并成为引导我们生活的原则时，我们才能够发现，或者说，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这种最充分的自由。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充分地成为我们自己。

正是因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基督才要求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而不是因为自我否定是一种美德，或者本身就具足一切价值。基督很乐意承受自我否定的痛苦，把这种痛苦加到自己身上。但是，基督决没有赞美自我否定，决没有肯定自我否定中含有真正的美。从十字架上照射下来的不可思议的美，从基督备受摧残的身躯上闪耀出来的比阿波罗更辉煌灿烂的美，来自基督纯粹的爱，而不是来自自我否定。这种爱把基督身上令人战栗的伤痕变成了胜利的象征，因为这些伤痕在否定自我，在为了世界走向上帝的爱的目的中，找到了它们应得的位置，起到了它们应起的作用。

在基督关于自我否定的话中，有一句话使许多人非常吃惊，困惑不解。这就是他说的“背起十字架”这句话。这句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在走向刑场的道路上，有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因

为每一位将被处刑的人都被强迫这样做。这是一幅多么残酷的图画，它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的人生目的放在其中去理解。有些人只从表面意义上来理解这幅画，为上帝之国走向了火刑柱。但是，这并不是上帝有意为我们安排的目的，也不是非要我们的自我否定非常艰难地符合这幅画才称得上"背十字架"。基督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在他关于实现我们自由的思想中找到。一个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的人对这个世界来说已经是死去了，他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旧的生活离开了他，自我喧闹的要求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他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基督使我们寻找到的自由——超越自我的要求，超越建立在自我之上的专横的本能冲动。他要求我们去追求并获得理解上帝目的的自由，和生活在上帝统治下的自由。上帝的统治能够完全支配我们的意志，是我们获得自由的秘密。但是，我们获得这种自由，只是由于我们有意地进行了自我否定。

如果我们爱他人，在他人身上寻求上帝的目的；如果我们对他人的爱能够充分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深处体现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自我否定，获得自由。爱确实能

够使我们摆脱我们的自我，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占据我们的心灵，把自我从我们的心灵中赶出去。积极的爱者在这里发挥了他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不管我们自己怎样努力，也不能够达到这种对他人的爱。不过，基督在我们心中唤醒的这种爱还没有充分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前，我们也必须经常对自我进行否定，削弱它对我们的控制。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有时，必须先把旧的主人从宝座上拉下来，尽管此时此地上帝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就像在我们的身体中一样，有时我们必须先通过外科手术切开我们粘连的组织，新的生命才会自由地涌入我们的血脉。冲突可能会集中在某种快乐或习惯上——这种快乐和习惯正是我们的自我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这种快乐和习惯能够被我们克服掉。班扬在他走向天国的梦中看到了一座宫殿，在这座宫殿的门前，聚集着他的许多同伴，正在犹豫，不敢走进去，因为门口被一些武士守卫着。这时，他看见一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对另一个自称是进入者的人说："先生，请记下我的名字"。然后，他就拔出了剑，准备同守门的武士格斗。我们只有挥动我们出鞘的剑，才能进入上帝之国，因为守门的武士就是我

们形形色色的自我，我们必须战胜它们。在同自我的格斗中，我们也许会身负重伤，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进入我们真正的生活。

六、控制恐惧

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恐惧是一种本能，不能够被根除，我们不应该去进行根除本能的尝试。大多数神经上的紧张不安都是来自于竭力去压抑恐惧的本能，并且自己欺骗自己说，我心中已经不存在恐惧。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心中确实存在着恐惧，我们不能够把它根除。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很乐意面对我们心中存在着恐惧这一事实，而不是自欺欺人说我们不恐惧。如果说耶稣从未感到过恐惧，那是不真实的。说耶稣不害怕错误的事情发生，也是不真实的。不过，耶稣从来没有让恐惧支配他的思想、影响他的判断，也决不允许恐惧违背他的目的，阻碍他的人生要求和生活乐趣。每个人都害怕在横穿公路时撞上过往的汽车，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人之常情。但是，我们

不能人为地把这种害怕无限制地扩大，超过了它在我们心中应起的作用，因为这种害怕在我们心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在我们横穿公路时提醒我们注意过往的车辆，不致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不能让这种害怕无休止地困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城市中办事时不敢出门；也不能让这种害怕占据我们的心灵，妨碍我们对幸福的追求。如果我们被恐惧所征服，我们就是恐惧的奴隶，而不是恐惧的主人。也许只有耶稣在面对世界时才能在他心里把一个恐惧的世界描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存在许多使我们恐惧的事情，这些恐惧的事情有一种力量，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宁静，影响我们的决定。耶稣通过他的亲身体会知道，这些恐惧的事情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感受痛苦与灾难上，耶稣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敏感。他能够意识到地震与瘟疫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是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律法文献中称之为“上帝的行动”的那种东西。人们丧心病狂，蔑视人类自己的生活，处于战争的狂热中，对自己的同类残酷无情，耶稣就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耶稣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最疯狂无情的事情莫过于

父母们在为子女考虑人生时很容易被恐惧烦扰困惑。他知道，死亡并不总是很轻松地来到我们面前，像困倦的眼睛催我们入睡一样。在他生活的时代，无罪的人经常被钉到十字架上，一直到他们强壮的身体在极度的痛苦中一点一滴地耗尽了生命，他们才能死去。针对这一事实，他接受了当时魔鬼附身的流行观点。在使他伤心的事情中，他看到有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在发生作用。有一次，彼得表示要模仿基督对付试探，基督对他说，在那个时刻撒旦要利用他。以后，基督又告诉彼得撒旦渴望占有他。对基督来说，魔鬼的试探是所有事情中最使他恐惧的事情。他认为，事实上只有这一种对撒旦的恐惧才会对我们的心灵造成影响，才会破坏我们心灵的平静。基督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恐惧谁，应该恐惧那位能够把你们的灵魂与身躯抛进地狱去的撒旦。"

至于其它的事情，基督在四处传道时告诉人们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其它的事情会破坏他们心灵的平静，毁灭他们身心的快乐，或者压迫他们，使他们感到恐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畏惧"。当他与他的门徒们在船上时，尽管天响震雷，他却一直睡得很安详，而他的门徒们则惊慌失措，

把他叫醒，以为船马上就要下沉。当歹徒在他家乡等候他，想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害死他时——这位歹徒是非常残忍的——他异常平静，没有任何恐惧的迹象。最后，当他实现他将受难的可怕预言，走向十字架时，他决没有畏缩后退。耶稣向我们表明他无所畏惧，根本不关心自己的生死存亡。耶稣克服恐惧的秘密是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力量像基督那样去对付我们的恐惧呢？

基督的门徒在雷声中把基督叫醒后，基督使他们惊恐的心灵平静下来。接着，基督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像这样恐惧？"也许这只是表明基督反对他们把他叫醒，而不是劝告他们，要他们努力去消除他们的恐惧。因为要他们去消除恐惧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反而会增添他们的烦恼，这就像去劝一位看着自己的事业崩溃的人不要着急一样。他经常使人们来到他面前，使他们相信他爱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他们总是告诉他，他们的收入减少、丈夫生病、任性的儿子常常给家里丢脸、瘟疫悄悄地蔓延过村庄，以及潜伏着的战争像山头遥远的雷鸣隆隆作响，预示着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基督并不向人们许愿，说他们害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

这不是真实的，他们害怕的事情会发生。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将要承受苦难。"他并不向他的门徒们隐瞒他们将被人们投入监狱这一事实。人们这样做是基于一种错误思想，即他们认为杀害基督的门徒是一种神圣职责。他也经常要求他的门徒们祷告，或者他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得到保护，不被生活中的恶习所污染。"我为你们祈祷，不是想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想让你们离开邪恶。"这就是他的观点。当他告诉我们不要恐惧时，他不是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头埋在沙堆里，不敢正视恐惧，而是要求我们认识到恐惧并不可怕，没有什么了不起。对那些不想使自己生活在梦幻世界的人来说，基督的这些思想看来确实令人惊异。我们把基督的观点装进我们的心中，变成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基督对恐惧的看法。

在恐惧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相信上帝。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当W.H.麦尔兹(W.H.Myers)① 同他的朋友们一道访问

---

① 英国诗人及散文家(一八四三——一九〇一)。

埃及时，一位朋友问他，如果允许他问一个问题，保证他能够得到回答，他将向斯芬克斯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将提出的问题是："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一些相当聪明的人至今仍然相信幼稚的迷信，例如，相信十三这个数不吉利，会给人带来灾难。这就表明命运无常的观念盘踞在人们心中是多么的深！有一些事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用理性方式指导自己行动的人会因为偶然弄洒了一点盐而感到心中不安，唯恐会给他们带来不祥的灾难。生活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人们感到恐惧并不奇怪。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面临着下面这样的选择——或者，这个世界是一条船，它掌握在热爱人们的舵手手中，人们完全信赖他的爱和智慧；或者，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幸的废弃物，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在此二者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不能把我们从恐惧中解救出来。耶稣从不怀疑上帝的爱和上帝的统治，如果灾难来自某些自然的原因，如地震与风暴，上帝最终仍然控制着整个局面。雨水增加了溪流的水量，会造成山洪泛滥，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其它情况下，会给人们带

来利益。对付这些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做我们的科学家们在加拿大干旱地区和非洲舌蝇泛滥地区所做的事情。他们耐心地企图发现这些灾难产生的原因，企图搞清楚怎样才能防止这些灾难带来的危险。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智慧与善行。耶稣正是在这种智慧与善行中看到了人们的爱和上帝的力量。当灾难作为人们罪恶行为的惩罚结果出现时，上帝仍然在控制着整个的局面。战争及其带来的所有破坏，都不能使上帝终止他至高无上的爱，上帝仍然在爱着人类。毫无疑问，正是痛苦和恐惧，标志着上帝的统治。因为世界上还有痛苦与恐惧存在，就意味着这个世界还没有停止运行，我们仍然在按照爱和兄弟般的友谊生活着。痛苦和恐惧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就像飞驰的列车脱离了轨道，灾难马上降临一样不可避免。冷酷的生活就是地狱，因为上帝是爱，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应该生活在充满着爱的世界中。不过，上帝最关心的是那些遭受着苦难的人。“如果没有你们的父，连一只小鸟也不会落到地面上。”父的心怀能“容纳所有的事情”。托马斯·哈

代(Thomas Hardy)① 在《苔丝》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位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哈代写到："永恒的统治者结束了他同苔丝的游戏。"但是，耶稣并不持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他会满怀深情地看着苔丝说道：悲惨的命运使她的头发都要落光了。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悲惨命运，最能保证她获得上帝的最大关怀。基督的世界不受时空的限制，在苔丝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那永恒的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件发生的事不被上帝控制，能够处于上帝的洞察力之外。基督经常看到邪恶来到他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因此丧失内心的平静。他知道在某些环境中邪恶必然会发生，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违背了上帝的统治。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预知，它们隐藏在未来的朦胧中。但是，爱与智慧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则非常清楚。因此，基督看不见未来有什么东西值得恐惧，因为未来的所有事情都在上帝的控制中。这就是他给予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信赖上帝。

我不知道茫茫大海中何处是上帝的岛

---

① 英国诗人及小说家(一八四〇——一九二八)。

屿，

岛上是否长满了参天的棕榈；

我只知道任随我生命的小舟，

在上帝之爱与关怀的微波中优游容與。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能够砍断我们所有恐惧的根，或者，至少能减轻我们的恐惧。克勒夫(Clough)① 说过："如果希望是易受欺骗的人，那么，恐惧就是骗子。"按照耶稣的观点，在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时，或者考虑我们将来的打算时，恐惧总是一个骗人的向导，常常把我们引入歧途。

但是，是基督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信仰而不是上帝的控制为基督和接受基督观点的人砍断了恐惧的根。什么是上帝企图实现的东西呢？什么是上帝为了我们每个人和这个世界展现出来的目的呢？耶稣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怀疑。上帝的目的就是人的人格的创造与发展，耶稣本人就是上帝希望实现的人格典型。这就是上帝的目的。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经验对我们有害还是无害，这就要看这些经验是否有助于提升我们的人格，就要看我们是否能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处

---

① 英国诗人及教育家(一八一九——一八六一)。

理这些经验。这就意味着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需要重新评价。我们不是看这些事件是否能够带给我们痛苦或欢乐来评价它们，而是要看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能够激励我们向上、培养我们的品行、使我们的性情变得更温柔、使我们的直觉变得更敏锐，以及是否能用上帝的目的来充实我们的思想。所有这些才是我们评价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标准。遭受苦难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祸因：很多人会被痛苦激怒，铤而走险；很多人生活在痛苦中无法摆脱会变得玩世不恭，尽管他们在人生顺利的时候要好一些，可以减少一点这种危险。我们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基督存在的意义，我们就绝对不能把我们从恐惧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上帝希望认识到的问题的实质。想用其它任何观点来解决人生问题都是没有希望的，从而想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找到心灵的平静也是不可能的。

控制恐惧的唯一秘密就是为了我们的人生获得依托去寻求上帝的目的，实际上，是在耶稣身上寻求上帝的目的，把上帝的目的变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基督告诉我们的秘密。当我们从他身上了解到上帝的目的时，上帝的目的就变成了我

们的目的。他帮助我们从道德上去评价事物的性质，而不是从物质上去享受事物；他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统治下关心我们的人生，而不是去关心赚钱或追求名望。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不存在任何真正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事物。因为基督将与我们同在，他使我们从各种具体境况中获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以最大的勇气和机智来对待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赞赏艰辛、困难和不幸。这些都是很凄惨的。被人厌弃、贫困、丧失视力或听力，以及身患绝症等带来的痛苦——特别是当它们突然降临时——决不被人们所欢迎。如实而论，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悲惨的实事正在向我们走近，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不心情下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在恐惧面前退却，更不意味着我们想像力幻想出来的充满恐怖的世界就要降临。有一些人会强烈地以上述方式感受到痛苦的存在，他们处处都觉得危险威胁着他们，使他们的所有活动都陷入了瘫痪。康拉德(Conrad)① 在他的一部作品中戏剧性地叙述了一个小故事：有

---

① 出身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一八五七——一九二四)。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教他不要相信生活，教他轻蔑地对待一切事情。最后，生活把他抛到一个他不能适应的悲惨境地，他的生命在悲剧中结束。在他离开人世前，他对他的一位青年朋友说到："多么不幸啊！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心灵没有学会希望和爱，没有学会相信生活。"

如果我们在追求上帝的目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恐惧，因为这时产生出来的恐惧没有一项与有价值的东西相联系。上帝能够在我们身上，为了我们运用每一件事情，发挥每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应发挥的作用。这似乎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我们追求的使我们心灵获得平静的某种秘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这样一种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决不能只呆在家里，心安理得地面对着外面的威胁。不过，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我们都成了永恒世界的公民。在这个永恒世界中，我们的财宝不会遭到蛀虫损坏，也不会被盗贼撬门偷走。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

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一领域。这就是基督告诉我们的秘密。不过，只有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怀，让基督的爱占领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指导我们的人生时，基督才会把这个秘密告我们。

通过信奉上帝，在我们面对生活时，我们就能够达到这种绝对的心灵平静。这时，我们的人生就同基督一道存在于上帝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最高关怀，相信上帝能够“完善对我们的关怀”，相信我们能够摆脱潜在的给人带来痛苦的恐惧。这是我们追求上帝目的的信仰的第一步，但正是这一步使我们跨过了烦恼与灾难所能威胁我们的范围。这不是因为我们逃避了烦恼与灾难，而是因为所有的烦恼与灾难都掌握在永恒之 臂(Everlasting Arms)的手中，这永恒之臂能够把我们从烦恼与灾难的现实世界中接引出来，送进绝对宁静的世界。这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分自由地接受生活，能够使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存在于上帝的控制中。威廉·詹姆士在他的《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描绘了圣者们内心宁静的状态。“圣者们在其生活中对身体的疾

病往往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可能后人完全不知道。……有一种信仰宗教的人能够了解而其他的人不能够了解的心灵状态。在这种心灵状态中，自我表现的意志或者说支配自我的意志被自愿缄口不言所代替。自我表现同上帝创世的伟大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就像一滴水声同山洪咆哮相比一样。在这种心灵状态中，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安居之地；我们心灵中的时间的紧迫感已被我们超越，不再有压迫我们的紧迫的时间存在。这时，我们就会体会到松弛了的轻松愉快的时间和不焦虑未来的永恒的现在。这样，恐惧不是暂时被终止，而是完全被消灭，完全从我们心灵中去掉”。圣保罗在给罗马人写信以前还未发现这个秘密，在他给罗马人写信时才体会到这个秘密是什么。因为到这个时候，他已冷静地观察了威胁人们生活的各种力量，而没有沮丧害怕。“我相信：不是生，不是死；不是天神，不是天使；不是现在的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也不是权力使我认识到我自己，而是从上帝的爱中，即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认识了我自己。”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依托与保障。在这个永恒宁静的世界中，除了上帝

给予我们的依托与保障外，没有任何使我们烦恼与恐惧的东西存在。

七、治愈焦虑

耶稣在他的教导中对焦虑——更广泛地说——对忧虑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表明在他生活的时代焦虑是何等的普遍。当他回首凝视人们的面孔时，他看到人们忧愁的眼睛、皱着的额头表达了人们心灵的焦虑。在今天，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不久前，罗特·荷德尔(Lord Horder)在英国医学协会发表的一次讲演中说到："在街上行走时，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能够在人们的脸上察觉到忧虑的早期症状。随后，忧虑就会在诊所中出现。过不多久，忧虑就变成了医院中的神经焦虑症。这种病症会在人们的消化中、血液循环中和其它身体功能中表现出来。"

焦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它考虑的是将来，是明天才会发生的事情或下星期要处理的事情。有些人焦虑他们的健康，把一点小毛病夸大成不

治之症的先兆。有些人焦虑他们的名望，担心他们不能维持他们的名望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人则焦虑他们的儿女，忧虑在他们的儿女面前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有时甚至会把他们儿女们身上偶尔出现的一点轻微的不良行为夸大为严重的本质性错误。忧虑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人看到他的企业越来越不景气、资金越来越少时，或者当一个人快要被解雇又不能保证重新找到工作时，他能不忧虑吗？如果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后我将怎么办？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很自然地萦绕在我们心中。当幻想凭空造出许多可能的灾难时，恐惧就会趁虚闯入我们的心灵。焦虑不仅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宁静，还会使我们心志恍惚，使我们失去享受生活的自由，失去对付眼前情况的力量。像现在的医生告诉我们的那样，焦虑还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耗尽我们身体的能量，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处处危害我们。基督教导我们怎样对付焦虑呢？他的药方看起来非常简单，他告诉我们不要焦虑明天。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生活一天，就要尽到这一天应尽的责任，要集中精力处理好这一天应处理的问题。我们的精神应该专注于直接的现在，而不是

遥远的未来。

在耶稣的这一忠告中，存在着深刻的智慧。因为焦虑正是产生于把将来拉入现在，把明天要承担的重担当作今天应承担的重担装入我们的心中。这样，就需要我们全面地去了解怎样开展明天的工作，需要我们把眼光投向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见下两个星期内要做的大量事情——要去赴约，要写信，要去做别的专门工作；或者，要去应付考试，要去忍受一次外科手术，等等等等。这些将来要做的事情以其全部重量一齐挤进了我们的心中，塞满了我们的心灵，最后，使我们的心灵在这些重压下摇晃起来。我们怎样才能结束这种状态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将来要做的事情从我们的心中卸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我们没有通过我们的考试我们又将怎么办呢？有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简单办法，那就是：活一天，同时就尽到这一天应尽的责任，剩下的事就等到办它们的时间来到时再去办。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把时间分成白天和黑夜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谋划将来的事情，不去为我们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作准备。有些人读了基督的话后，似乎觉得就应该去禁止人寿保险，

去禁止所有为长远任务而制作的周密计划。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对基督教导的曲解，完全不符合基督的本意。基督的话不会导致这样不负责任的滥用。有一次，基督吩咐他将来的门徒要学会计算费用，不要乱花钱财，就像一个聪明人考虑修建高楼、一个国王考虑出征一样，必须眼光向前，经常为将来考虑。不过，历时几年才能修好的高楼必须在今天就打下基础。这种为将来奠定基础的考虑正是今天应尽责任的一部分。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爱与责任的要求，去对付疾病的威胁和偶然发生的紧急情况，这与我们不断地焦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回事。了解了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必须集中精力去完成这一责任。让将来自己去关心自己，现在管不着将来。这就是耶稣能够不慌不忙、坦然平静地把许多责任集中起来完成的原因。耶稣曾经在路上治愈了一位有病的女孩，这位女孩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物，其社会影响对耶稣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耶稣也曾在路上停下来，关切地注视着一位微贱的妇女，这位妇女非常胆怯，挤在人群中不敢向他靠拢。有一次，正当耶稣的敌人对他的仇恨变得疯狂时，他的两个朋友请他去伯特利

(Bethary)医治他们哥哥的重病，他作好了去的准备，但他的门徒们反对他去，因为他会遇到生命危险。然而，耶稣对他们说："一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这就是说他必须去做摆在他面前的事情，让将来的事情自己去管自己。耶稣在他被捕之前，还有时间有心情同他的门徒们共进晚餐，平静地对他们说了许多话。这些话主要是在教导他们不能让他们的心灵被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而是要让他们的心灵在即将到来的事情面前保持平静。在这样一个如此纷扰的世界上，他知道什么是保持心灵平静的秘密。他的方法就是生活在今天，不焦虑将来。即使是在为明天作准备，也把它当作今天应尽责任的一部分。在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博士从南极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他有充分的理由焦虑，因为周期性的肺病阻碍了他的医疗事业，威胁着他的将来。他仍继续完成了两次到南极的远征。在远征期间，他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与紧张中，完全可能使人产生焦虑，但是，他却始终保持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他写道："无忧无虑地对待生活，唯一能够使我们惋惜或者忧虑的事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物。当生活来到你面前时，你要

尽快地生活。你要尽力去做直接呈现在你面前的工作。这才是在人们意志中表现出来的真正的无忧无虑，才是人们整个生命存在于上帝之中体现出来的绝对希望和绝对信仰。这将教会人们去相信：不管怎么样，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在你人生不顺利、遭到打击时，你不要去奢望有一把能够使你获得幸福的钥匙。”① 无忧无虑地生活！这就是基督的态度——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全副心思用来实现我们的责任，尽情享受我们当下的生活。

还有更进一层的理由来证明“明天将有明天自己的事情需要考虑”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我们知道，紧张会使我们产生力量，我们都曾亲身体验过这一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焦虑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即使我们焦虑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发现我们也能够在紧张中被这些事情激发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我们去对付这些发生了的事情。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焦虑的某些事情正在向我们走近，但是，当这些事情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发现它们同时也带来了解决它们的

---

① 乔治·默雷：《南极的爱德华·威尔逊》，第 56 页。——原注

方法。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经常焦虑小事情的人有时候竟会高瞻远瞩，冷静地面对突然到来的大事变。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随着需要产生的，明天将考虑明天自己的事情。

当耶稣考虑明天时，他当然是在思考上帝。上帝既存在于将来，又存在于现在。上帝知道一切，也关心一切。在耶稣看来，焦虑就是一种实践中的无神论，它产生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试图取代上帝的地位。耶稣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有他自己的工作要做，而我们却不能为上帝做些什么。上帝能够看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一直是生活舞台上的主角。我们的过错就在于我们一直生活着，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上帝有他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每一种具体环境中为追随他的人们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所需的力量。当我们去寻求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力量时，我们就能够获得上帝的引导和力量。上帝有办法帮助我们去对付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当一种新的情况出现时，上帝马上就会开始发挥他的引导作用。我们由于心中充满焦虑，破坏了上帝的计划。有时候，父母过分地为他们的儿女们焦虑，使他们心中丧失了平静，而上帝正是通过这种心灵的平静发挥他的作用。这种心

灵的平静来自上帝对他们和他们儿女的爱。我们焦虑某些计划，我们轻率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会，就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或者说，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这就在于相信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创造、上帝对我们真正利益和需要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砍断我们焦虑的根。如果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自己或他人不要焦虑，那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焦虑。我们必须真诚地对待我们的各种焦虑，面对面地正视它们，了解我们恐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上帝也将同我们一道存在于其中，并且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同我们在一起为我们的利益而工作。上帝会给予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征服焦虑的力量。如果我们要想摆脱焦虑，就必须把将来的重担交给上帝。不久前，有位作者在一封信中说到，他发现了他长期以来心中焦虑的根源，尽管他一直都在坚持他的信仰。他把他身上的重担交给上帝后又把它要回来背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失误。我们必须相信上帝完全能够为我们承担将来的重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

去做上帝要求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能够自由地去享受来自上帝的幸福与友谊。剑桥大学已故的奥曼(Oman)博士曾经说过："责任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我们不能为结果承担责任，这即是说，我们不能为将来的事件与其它的事情承担责任，我们只能对上帝要求我们做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承担责任。对明天的需要负责是上帝的事。即使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和愚蠢可能会造成某种后果，这也是上帝为我们负责。焦虑如果摆脱了自我谴责，是再坏不过的事了。但是，当我们害怕的事情一部分是由我们自己造成时，就会增加我们的焦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我们的责任交给上帝，上帝也会为我们承担。这就是上帝宽恕的实质。

在上帝的这种宽恕之爱中，我们必然会发现上帝的爱是我们将来的保障，会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将来的安全感。当我们感到将来有保障，内心中充满着安全感时，焦虑就会从我们心中消散。有人把心灵的平静定义为"良心对充实源泉的占有"。这一定义出自维克多·雨果的一首小诗。在这首小诗中，他描绘了一只站在树枝上歇息的小鸟，树枝在风暴中摇晃，威胁着小鸟的安全，一阵狂风就可能把这个小生命抛到地上摔死。然而，在这种

情况下，所有的小鸟都会照常歌唱，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有一双漂亮的翅膀。我们可能会轻视信仰带来的安全感，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样，去追求另一种更可靠的对将来的保障。不过，耶稣不持这样的看法，他知道，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存在着一种无论多少财富都不能使我们解决的问题。一般说来，丰富的食物会使人感到有保障，并使人们宣称灵魂获得了安宁，因为谷仓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他们一生的需要。但是，这些人忘记了应该认真对待疾病与死亡。耶稣告诉我们，物质的保障不能消除我们精神的焦虑。这些尘世上的物质财富会遭到虫蛀和腐蚀，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强盗横行的世界，我们的物质财富随时都有被偷盗的危险。许多富人都知道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他们的焦虑也在增加。他们富有时比他们穷困时更加焦虑。他们越富有，他们的需要就越发膨胀，他们的不利因素就越发增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耶稣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太多的物质保障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败坏我们，毁灭我们的创造性与进取精神。过多的物质保障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坏的结果，即使我们的心灵迟钝麻木，阻碍我们去追寻上帝，发现上帝。在耶稣看来，我们最终

的安全与保障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各个国家之所以在扩军备战中找不到安全感，越备越恐慌，就是因为各个国家都是从物质的立场来寻求安全与保障，而不是从精神的立场来寻求安全与保障。可见，唯一可能的安全与保障存在于精神的统治中，就像善良、意志、友谊和同情存在于精神的统治中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能够给予我们心灵平静的物质保障，我们只知道上帝值得我们信赖，他的智慧足以使我们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物质保障只有当我们依靠它时它才能够对我们起保障作用，而信赖上帝的精神保障则随时随地都在保障着我们。耶稣决不怀疑上帝的诚意与力量。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赖足以使我们坚信上帝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上帝的行动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就能够获得精神的保障。

我们发现，我们之所以很难相信上帝，是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看待上帝。这是由于我们焦虑的习惯所致。许多人的心灵被焦虑所困扰，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心交给上帝，或者说，没有让他们的心去理解上帝。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看到上帝在工作，就必须使我们的心保持着某种空无，处于某种空闲状态，然后再去寻找上帝，才会发现

上帝的存在，发现上帝在工作着。耶稣在他关于土壤的寓言中，提到了野草压抑良种的焦虑。上帝经常被塞满我们心中的焦虑遮住，使我们看不到明显地体现上帝在工作的事情。耶稣的心灵没有被焦虑遮住，他看得见所有体现上帝在工作的事情。他看到沙漠中的百合花美丽异常，它们的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看到小鸟们的羽毛是多么的可爱，飞起来是多么的优雅。他能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美好的事情。他会看到衣着简朴的优秀民族，看到他们的仁慈与善良，看到他们中的一些普通的人是多么富于牺牲精神。他看到阳光和雨水落到恶人的田地上，也落到善人的田地上。一些人因此就嘲笑说，这表明上帝对德行的关怀是多么的少，耶稣却说，这表明上帝对人们的关怀是何等的多。焦虑使我们总是盯着黑暗面，盯着出现在他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在我们身上的困难与不幸。焦虑封上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我们应该感恩的所有东西——宁静悠闲的日子、身体健康的年月、上帝过去给予我们的仁慈与恩典。正如勃朗宁(Browning)① 所说的那样，世界好比一个棋盘，有人把

① 英国诗人(一八一二——一八八九)。

它叫做附带着白方形的黑方形，有人则把它叫做附带着黑方形的白方形。有人把世界看作一个邪恶的场所，只是附带着一点善来作点缀。这些人越是盯着世界的黑暗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越是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桩令人沮丧的充满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生活中，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遭到不幸。另一些人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爱的场所，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光明面，黑暗只是分布在这个光明世界周围的不显眼的黑点。他们越是看着充满希望的事情，他们就越是能看到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希望。这种观点使他们生活的基础总是沐浴在爱与善的光辉之中。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那些我们应该感恩的事情上——这些事情会激起我们心中赞美的歌——世界上的人们就会充分意识到上帝在为我们工作着，上帝的爱与关怀照耀着我们。我们应该知道，即使生活把我们引向了它的黑暗面，从这黑暗后面射出来的光芒也将穿透黑暗，照耀我们。当R.L.史蒂文森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次他不小心把自己关进了一间小屋，他到处都找不到钥匙。这时，天色已晚，他心中非常恐惧。他父亲派人去叫锁匠，在锁匠还未到来时，他父亲一直站在门外边

透过钥匙孔同他说话，轻声安慰他。当他听到他父亲的声音时，他心中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这种对看不见的存在与关怀的信赖，使他心中恢复了平静，感到了安全。使徒彼得从来自他生活经验的话中概括了耶稣的思想。他试图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考验基督，这个世界随时都可能给人带来贫穷，使人遭到厌弃。他写到："你要把你对事物的所有关心都交给上帝，因为上帝关心你。"不过，这两个"关心"是不同的。第一个"关心"指的是对将来事务的关心，这种关心会使人心情烦乱。实际上这种关心指的就是焦虑。第二个"关心"指的是摆脱了心情烦乱的关心，即上帝对我们的关心。因为上帝不会因为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把整个世界的重担压在自己身上而心情烦乱，上帝的心永远像潭水一样平静清澈。因此，彼得的这句话就应该读为"把你的烦恼焦虑全部抛给上帝，因为上帝能够使你的心灵平静"。

八、战胜挫折

由于加深了对我们心灵作用的了解，我们就知道应该进一步去寻找某种大家所熟知的不幸事件的根源或者错误行为的根源。失望感(The sense of frustration) 就是引起烦恼的众多原因中的一种。坏脾气、急躁易怒、耗尽心力与体力的精神消沉，全都可以从失望感中产生。

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失望感，最常见的一种引起失望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实现我们的能力或天赋，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给我们的能力或天赋提供一条正确的出路。成千上万每天在工厂中工作的人们被限制去重复一两种单调的动作，或者去制造组成整个产品的小零件。这样的工作只能是机械性的工作，不可能给人提供一个发展技艺和精神能力的机会。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去做他们感到自己不适应的工作，相反，他们感到有兴趣的适应他们的工作则把他们

排斥在外。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的职业，他们就像插入方眼子里的圆木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帮助呢？圣路加很有趣地描绘了基督怎样向他的门徒们保证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他们。基督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使他们更加满意的工作，从而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避免挫折的道路。这就是基督对他们的帮助。有一次，他的门徒们捕了一晚上鱼一无所获，清晨时回到了岸上。这时，基督朝他们走过来，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失望的表情。基督向他们讲了关于生命的道理，他们听后，开始感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对自己生命的现时状况不甚满意。基督告诉他们要把渔船驶进深海，这是在暗示他们，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并没有驶进深海去捕鱼，或者是在测验他们，看他们对自己引导人的信赖程度有多深。最后，他们服从了他，产生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捕获到了大量的鱼。但是，在这个故事结束时，基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你们今后将捕获人"。或者像其它的福音书中所说的那样："我将使你们成为捕获人的渔人"。在这里，耶稣绝不是在暗示我们捕获人比捕获鱼更重要或更好，尽管捕获人是我们的工作。他知道人必须吃饭，知

道人要吃饭就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他知道加彭勒(Capernaum)的家等待着食物，饥饿的孩子们已经断粮。他需要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为他做些特别的工作。另外，他也知道其他门徒们继续留在海上捕鱼同样也是在为上帝的目的服务。他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尽管在表面上是无意义的、机械的，但是这些事情都联系着上帝的目的。这在根本上把我们从自暴自弃的失望感中解救出来。许多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做的零星的特殊工作是无意义的，或者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是多余的，或者他们正在为一个挥霍无度的乏味的经济体系服务。他们都不相信，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他们真正是在为社会共同的生活服务。对这些感觉到自己对社会是无用的人来说，基督并没有专门对他们说些什么。但是，基督的福音如果仅仅适应于生活在理想环境中的人，那他的福音就遭到了失败。基督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和任务都是从上帝那里取得的，我们用我们的双手直接接受了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和任务。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我们用我们愚蠢的、盲目的经济制度把这些工作与任务分配给我们。我们总是同上帝一道进行工作，我

们从上帝手中领取我们的任务，并且为上帝完成这一任务。耶稣把上帝比作一个国王，他把他的国家委托给他的仆人管理，让他的仆人们按照他的要求治理国家。上帝像一位葡萄园主，把葡萄园租给雇工经营，他希望的是获得租金。上帝所关心的是我们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使我们的工作联系着他的目的。这种方式就是忠实、正直和真诚，它们具有精神的属性，我们把它们放进我们的工作中，它们就是我们的工作联系上帝目的的决定性的因素。基督注意到了为他人服务时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如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打扫房间时拾取某种遗失的东西、为国王去干守门的低贱工作。人生之所以会遭受到挫折，感到失望，是因为缺乏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没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观。生活中存在着机械的、无意义的事情，但这又是我们的环境给予我们的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能够为上帝做这样的事情，能够把我们的精神灌注到这些事情中来为上帝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获益不浅。

仆人遵循着这样的规定，

会使他们单调的工作变得神圣；

他们希望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打扫房

间，

使他们的行动更加美胜。

基督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关怀着那间房屋，关怀着把它打扫干净，但是，基督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更加关怀那种具有更高意义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贯穿着上帝目的所点燃的精神。

我们的人生之所以会遭受挫折，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即我们身上潜藏着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潜存着一种为人类服务的本能。史怀哲(Schweitzer)① 博士看到了现代生活缺乏人生的目的和方向，从而发现了现代文明衰落的原因。他在“尊重生命”这一原则中找到了另一种独特的陈述个人人格价值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充分体现我们人性”的形式。他说到：“尊重生命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不管按什么方式生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有些人在他们的平凡工作中没有机会为人类服务，有些人没有拿出什么

---

① 生于德法交界处的亚尔萨斯(Alsace，一八七五——一九六五)，牧师、医生、哲学家、神学家、音乐理论家，毕生在非洲从事医疗工作，曾获一九五二年诺贝尔和平奖。

东西来给予人类，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就应该牺牲他们的某些时间和闲暇，即使他们的时间和闲暇非常之少，他们也应该全部贡献出来。为了把自己奉献给他人，你应该睁开你的眼睛去寻找需要你帮助的人，去寻找为他们服务的工作。这并不需要多少时间，也不需要多少友谊与同情。也许，需要你帮助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痛苦的人，是一个残废的人，是一个低能的人。对这些人来说，你的存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多余的，你对他们来说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你帮助的人就像是一种无价之宝，潜藏在每一个隐蔽的角落，刺激你去寻找。因此，你应该到充分体现你人性的地方去寻找人。”① 这就是基督徒避免挫折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为我们人类的某些天赋能力提供了一条它们寻求的出路，使人类的天赋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

还有另外一种人生的挫折。一些人受到疾病或身体缺陷的打击，对人生悲观失望，因为疾病和身体缺陷阻碍他们充分地享受生活，或者妨碍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去参加娱乐活动，

---

① 《文明与伦理》，第 268 页。——原注

不能去欣赏美，不能去分享健康人所得到的好处。另一些人则在他们的爱中遭受到挫折。他们的爱没有取得结果，或者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们渴望建立家庭，渴望生儿育女，但是，他们的这些希望都成了泡影。他们的爱被悲痛与失败挫伤，也被使他们失望的朋友的放荡行为挫伤。还有一些人则是野心和希望受到了挫折。他们拚命工作赢得了地位，获得了成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遭受挫折，不会永远成功。如果他们交上恶运，就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不幸。这可能是某种他们身上潜在的缺陷阻碍了他们去获取他们所追求的地位。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各种挫折意味着什么。叶芝(Yeats)① 说过，生活使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存在着某种给人带来希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造成人生最大挫折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已经给了我们所有我们应得的东西而我们仍不知足，还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样，我们在生活中就永远不能得到满足。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② 在他的小说《白猿》

① 爱尔兰诗人及剧作家(一八六五——一九三九)。

② 英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一八六七——一九三七)。曾获一九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

中描绘了这种情形。在书内一幅题名为“白猿”的插画中，画了一只白猿，拿着一个被咬破了的柑桔坐着，他周围的地板上撒满了零乱的柑桔皮。白猿的模样看上去很失望。一位旁观者评论道：“他不要想得到幸福，除非他把手中的柑桔吃掉。但唯一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手中的柑桔是什么。”

基督怎样使我们去对付这些挫折呢？他找到了一个对付这些挫折的方法，那就是不去埋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而是把我们身上受挫折的地方看作是实现上帝目的的场所。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以前我们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现在会被我们搬掉。耶稣在他生活的时代使很多病人重新恢复了健康，他使跛子能正常行走，瞎子能重见光明。要治好有些人身体上的先天缺陷是很困难的，耶稣有时也无能为力，但是，这些人通过耶稣的治疗能够获得一种新的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凭借着这种勇气和力量他们能够成功地去对付生活。我们必须时常提醒我们不要受我们身上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局限性。有些人久病身残，无所作为，基督认为这是从生活中退却。他对一位残废了三十七年的人说到：“你尽

到你的全部力量去对付生活了吗”?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冷酷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对健康的真正妨碍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以疾病为借口，心安理得地逃避生活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人们错误地用同样的理由来逃避生活，即人们会说从事某种工作、提供某种服务的机会已向他们关闭，因为他们面前存在着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实际的情况则是他们以障碍为借口，为他们的懒惰与畏惧辩护。基督说到：“如果你有信仰，你就会对这座高山说：你将被搬掉”。使人生遭受挫折的环境不能成为放弃信仰和畏缩不前的托词。

但是，当我们处在受挫折的环境中仍然全心全意地寻求上帝的道路时，仍然完全相信上帝在为我们作想时，就会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形，另一条渠道就会为我们受到阻碍的潜力打开，我们就会在某一个方面为我们的天赋能力找到一条迄今尚未发现的出路。菲力浦·布鲁克斯(Phillipps Brooks) ① 是上世纪末美国一位伟大的传教士，由于他早年的人生挫折，激励他完成了他毕生的

---

① 美国新教主教派主教与传教士（一八三五——一八九三）。

事业。他早年想做一位小学教师，但是他伤心地发现，他没有能力管好班上的孩子们，他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在一个善意的忠告下，他放弃了做一个小学教师的希望。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他应该进入政府部门，在这里他可以发挥他的影响，他找到了实现他天赋能力的地方。

另一些人发现，通过某种挫折，可以使他们的人格获得解放。挫折会刺激他们格外努力地工作，通过这种努力，他们会发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存在着一种他们从前所不知道的能力。在一些生活遭受到挫折的人的故事中，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格的解放和能力的发现。这是因为这些生活受挫的人敢于“进入受挫的生活”。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他们重新相信上帝在关怀他们的时候，尽管他们不会用这样的话说出他们的想法。亨利·福塞特(Henry Fawcett)①的生平事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亨利·福塞特是一八八二年英国内阁成员，在他离开剑桥大学后不久，他的眼睛就被子弹打瞎了，他充满希望的政治事业似乎遭到了毁灭性

---

①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八二三——一八八四)。

的打击。对此，他虽然表面上很冷静，但内心深处却非常痛苦。他的朋友们劝他辞去公职，这意味着他二十五年的生命到此就结束了。后来，他从前的导师给他写了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情之后写到："亲爱的，老是陷在这件事情中不能自拔是我们的错误，因为这样做不会减轻我们的痛苦。不要再运用你心灵的想象力从最坏的方面去想象这一灾难。如果我们坚定地正视这一事实，而不是去夸大它，我们的恐惧就会消失一半。你的眼睛虽然失明了，但你完全可以培养你的心智。"随后，他的导师建议他应该进行有系统的学习，并为他拟订了系统的学习计划。从此，福塞特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几年以后，他就成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最后，当上了英国的邮政总长。福塞特的例子只是伤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出巨大力量的众多例子之一。这些伤残人的生活往往会由于他们缺陷的刺激创造出奇迹来。如果我们同上帝一道面对人生的障碍，人生的障碍就会变成一种实现我们内在潜力的机会，人生的挫折就会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人生的自由。

生活中战胜人生挫折的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

为他人服务。在一个方向上遭受到阻塞的爱会在关怀他人的过程中找到出路，畅通无阻地流出来，即使这时我们还不知道其他人需要的是什么。在生活中，有许多途径可以把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中唤醒，挫折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关心别人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样充分地重建我们被不幸毁灭了的生活。这条途径既能使我们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也行之有效，完全能够实现。正是基督把这条走向胜利的途径展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面前，他本人就是成功地走这条路的最高典范。他期望他的使命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直接的精神发展。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间一天天过去，不久便证明了他的工作遇到了挫折。反抗不断地增加，一直到在他面前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道路，即最终走向髑髅地的道路。在这儿，他追求的只是上帝的目的。他的爱的失败——这种爱似乎又战胜了失败——变成了爱的释放，取得了永恒胜利的力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出现的一个最具体的战胜挫折的胜利，受难者变成了胜利者。他的胜利还意味着通过他的精神他能够使我们都有可能获得胜利。我们通过他所获得的胜利也是他的胜利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知道，战胜人生挫折的关键在于，上帝给予了我们某种比人生满足更宝贵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生挫折本身。这个世俗的物质世界决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我们产生失望感的真正原因。耶稣曾经说过："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真正生活一定要建立在同上帝的友好关系上，圣奥古斯丁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对此作了概括。奥古斯丁之所以会作出这一概括是由于他自己遭受到了精神上的挫折，他的挫折表现在他深深感到在生活中不管是教养带来的喜悦，还是情欲带来的快感都不能使他获得满足。他说到："你使我们走向你自己，我们的心灵只有在你身边找到安顿处，才能克服其不安。"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一种所有挫折中起阻碍作用最大的最难克服的挫折，这种挫折属于我们的道德本性方面。圣保罗写下了他内心的道德冲突。"肉体反对精神，精神反对肉体，使得你不能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渴望追求上帝的目的，但是，恐惧、傲慢、我们心中强大的自私的本能压抑并破坏了我们这种对上帝目的的渴求。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们从这种道德

失败的挫折中拯救出来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对其它问题的回答是一样的，答案来自承认这种挫折的事实、承认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允许我们的失败使我们对自我不再抱任何希望，即必须对自我绝望，然后，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去接受上帝的目的，把按照上帝的目的生活作为我们真正的生活方式；并且做到完全服从他的统治，因为他的恩典能够充分满足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对自我绝望，承认我们在解决道德冲突时软弱无力就意味着砸烂了束缚我们的锁链。这一思想是圣奥古斯丁发现的。奥古斯丁在他生命的追求中觉悟到，基督教的人生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一种人生之谜的解决而已。但是，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去解决这一人生之谜，因为他有一种想法，认为一旦他要想去解决这一问题，凭借着他强大的权力意志去努力奋斗，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然而，当他想去解决人生之谜的这一天来到时，他才充分意识到他自己处于束缚之中，不得自由。像基督那样生活多么称心如意，但无论如何就是做不到。他的眼睛睁开了，看到了自己的需要，也看到了自己没有能力去满足这

种需要。他很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这种内心冲突。“这样，我心情败坏，内心遭到折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厉地谴责自己。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滚挣扎，一直想把这条锁链整个挣破，因为我现在还被牢牢地捆在这条锁链中……我在我心中一直默默地念着：‘呵，现在就挣破这条锁链，现在就挣破这条锁链。’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处在解决问题的边缘。这正是我要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我却不能行动。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采取行动挣破这条锁链，但我却一次又一次地败了下来，因为我一直安于死亡，不去追求希望，一直安于枯萎的生活，不去追求活的生命……我扑倒在无花果树下，让我的泪水喷洒出来，我不断地向你呼救：‘呵，我的主，还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挣破这条锁链？’因为我感到我被我的邪恶牢牢捆住，我继续悲诉：‘还要多长时间？还要多长时间？为什么不是现在？’就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听到有声音来自隔壁的房间，好像是一些孩子们反复在吟唱着一句歌词：‘拿来读，拿来读。’我站起来，拿过了《圣经》，静静地读着我的目光最先碰到的那段话：‘不要狂饮，不要醉酒，不要淫欲，不要放纵，把你的生命放到主耶稣基督上，不要为实现你

肉体的贪欲作准备。’当我读完这一段话时，仿佛有一束宁静的光照亮了我的心，怀疑的阴影便从此永远消失”。奥古斯丁的人生挫折给他带来了绝望，在绝望中，他非常消极被动，使他不能果敢地为上帝的目的采取行动。

同样的危机在彼得的人生中也出现过。在这种危机还未发生前，彼得的生活中就充满着精神的挫折，但是，这时彼得的精神挫折还没有达到使他绝望的程度。一直到基督受难前的那天晚上，他的精神挫折才使他达到了绝望的顶点。在基督被捕的这天，他仍然非常自信，宣称即使所有的人都抛弃基督时，他也会坚定地同基督站在一起。几个小时过去后，考验他的关键时刻来到了。在基督被关押的大院里，彼得在一位女仆的嘲笑面前退缩了，他否认他曾经是基督的朋友。这是他的精神遭到彻底挫败的时刻，他所有的爱和勇气都被恐惧征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可怜的绝望。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他意识到自己软弱正是他得救的开始，因为这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完全服从使他永远摆脱恐惧的基督的爱。基督之爱在我们身上的彻底胜利经历了我们意识到的我们道德软弱的某种羞辱，也就是说，我们只有

意识到了因我们道德软弱带来的某种羞辱，基督之爱才能在我们身上取得彻底的胜利，即我们才能下决心完全服从基督、信奉基督。正如班扬所说，这羞辱之谷永远是通向天国的一段必由之路，是基督徒① 同亚玻伦(Apollyon)② 作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基督徒被打折了腿，使他感到一切都完了，因而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但是，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突然想到了上帝的恩典，他求助于上帝的力量，呼喊道："不要为我的失败而高兴，呵，我的敌人，因为我倒下去的时候，正是我站起来的时候。"这句话最深刻地洞察到了基督教关于拯救的秘密。如果我们同基督一道来对付人生挫折的话，人生受挫的地方正是自由的门口。

---

① 基督徒是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

② 亚玻伦是《圣经·启示录》第九章中描绘的无底坑的使者。又指恶魔。

九、面向痛苦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不免要遭受到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来自我们身体的疼痛或疾病，也可能来自我们同情我们所爱的人时产生的极度悲伤或心灵痛楚——这种痛苦使我们更难忍受。如果我们健康，我们就能避免许多身体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其它种类的痛苦，这只能表明我们完全不懂得爱，因为爱总是带来痛苦。痛苦关涉到的是爱的本质。

在通常情况下，痛苦所引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心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会遭受痛苦？为什么世界上会存在着这样的痛苦？为什么痛苦会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堵塞了克服痛苦的道路，杜绝了任何从理论上解决神秘的痛苦问题的可能性。基督只是从实践的角度来关心痛苦问题，

即基督只关心怎样去解除痛苦，怎样从痛苦中获得隐藏于其中的善。他的一个愿望就是去了解上帝要他怎样去对待痛苦。这很清楚地表现在他的门徒们问他痛苦的原因时他所作出的回答中。他同他的门徒们一道来到一位恳求他治病的瞎子跟前，他的门徒们问他："是谁的罪？是这个人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使他生来就是瞎子"？基督很简略地回答到："二者都不是，而是上帝的工作能够在他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换句话说，他告诉他们，就他们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个瞎子就在这个地方被碰到，并且被治愈。这是一个对问题的实际解决。对我们的痛苦，他也能说出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话。正是在存在着痛苦的地方，我们能够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痛苦，这种正确的方式就是在痛苦中追求上帝的目的，因而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痛苦，使痛苦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使痛苦为我们的人生服务。

这可能是对待痛苦的一种令人扫兴的方式，然而，这却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去解释痛苦，而是怎样去对待痛苦，因为只有当我们按照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痛苦时，我们才可能找到一种对痛苦的满意解

释。在我们对待痛苦的地方，就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阳光自然会照耀我们。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去思考、去解释，对待痛苦也是如此，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痛苦，我们就不能去思考痛苦、解释痛苦。

在所有的人中，基督最有权利来谈论痛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乐意听从他的教导，服从他的指导。他知道痛苦将把我们引向何方，他知道痛苦就我们所能了解的形式而言，在我们的人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最恰当。在他还没有走向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经历了许多痛苦。他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绝望、什么是被人厌弃、什么是不被人理解、什么是对朋友的不忠实、什么是使他同他的追随者们打成一片的充满人情味的同情带来的痛苦。所有这些痛苦在髑髅地达到了顶点。我们甚至想象不到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身体是何等的痛苦，想象不到在残酷的磔刑面前心灵是怎样的颤抖。但是，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对基督的嘲笑、蔑视和不理解。当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有朋友围着我们、同情我们，用他们对我们的忠诚来安慰我们。此时此地，我们想一想基督在髑髅地受难的情景吧：基督是

绝对的孤独。在这不寻常的死寂般的宁静中，一连串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诅咒、冷笑、嘲笑、狂笑。对基督富于情感的敏感的心灵来说，一句冷酷的话对他就是一次无情的打击，更何况这么多的冷嘲热讽。正是这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他自己的人民又给他增添了这样的痛苦，而这些人民则是他竭尽全力去帮助和拯救的人民。他为帮助和拯救这些人民全部奉献出了自己。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基督已经进入了我们人类所有痛苦经验的最深处。

基督对待痛苦的态度是什么呢？什么是他解决痛苦问题的观点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我们理解基督获得胜利的关键。基督对痛苦的忍受是自觉自愿的接受，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被动的忍耐，这就是基督对待痛苦的与众不同的忍受精神。“没有人能从我的身上夺走我的生命，而是我自己把我的生命献出来。”他的心灵中没有怨恨的痕迹，也没有我们称为屈从的那种东西，因为屈从一般说来也是一种怨恨，只不过这种怨恨带有一点虔敬的性质而已。屈从是一种接受痛苦时出现的心境，因为接受痛苦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必须服从，但是，屈从并不是经常真心地接受痛苦。上帝

的意志，当我们用屈从的心境去接受它时，就会经常把它看成一种呆板的理性和盲目的命运，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慈爱天父的感情。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铲除这种带有屈从特征的怨恨，因为这种怨恨就像痛苦的根须一样，常常在我们心中伸展蔓延，毒害我们心灵中快乐的源泉。在基督的心中则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有些人认为生活欠他这样、欠他那样，当他们得不到这些东西时，就感到非常痛苦。然而，基督从来就没有认为生活欠他什么东西，更不会因为得不到某种东西而感到痛苦。在基督看来，认为生活欠我们什么东西的观点是不应当的。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不是生活欠我什么东西，而是我欠生活什么东西。

基督之所以会自愿接受痛苦，是因为他心灵深处存在着某种坚定的信仰，即他坚信上帝的爱，坚信上帝支配一切的智慧可以拯救人类。就在他走向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花园中他曾有过一次思想斗争，他从最后的痛苦中退了回来。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任何自私的理由。这时，他唯一需要搞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上帝的意志，就是他走向十字架符不符合上帝的意志。在他清楚地知道了上

帝的意志以后，他就坚定地继续向前走去。他说到："不是按照我的意志做，而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做。"这句话经常被曲解为好像表达的只是一种可悲的屈从。很显然，这是对上帝意志这一概念的误解。对基督来说，这一概念包含着所有善的东西，包含着所有为人生与进步服务的东西，包含着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东西。基督对上帝意志的服从不是在顺从命运，不是在顺从要求他盲目服从的上帝。用一位伟大作家的话来说，服从上帝的意志就是"自我奉献给充满活力的上帝。在自我奉献中，存在着为世界服务的积极目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充满活力地在爱与智慧中为了达到只用善与仁慈来为他与世界服务的目的，召唤基督去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基督从上帝手中领取了他的痛苦。在这个悲惨的时刻，基督说了一句话，打开了他的心门，使我们能够窥见他心中的秘密。他说："我的父把这杯水给了我，我不应该把它喝下去吗？"当这杯水从无限之爱的手中递给他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这杯水是上帝递给他的，虽然其中渗进了人们的残酷。但是，在这残酷的后面、在这残酷之中他看到的是上帝。这就是他遭受痛苦时心灵宁静的秘密。

我们很多人都试图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圆满地解释为什么在上帝之爱中还存在着人间的痛苦。通常的说法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受苦，事实上，他也没有使我们受苦。痛苦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己犯下了一个悲剧性的大错误，成了有罪的人，破坏了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这种说法有某些真理。但是，难道我们可以说上帝完全不在我们人类的痛苦之中吗？耶稣并没有这样说。他坚信，上帝在统治着一切。他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天父，哪怕是一只小鸟也不会落到地面上。"不管痛苦从什么地方产生，它都必须来自上帝之爱所创造的宇宙，来自上帝管理着的宇宙。对这个宇宙，上帝从它的开端就预见了它的终结。因此，基督从上帝手中领取了他的痛苦，相信上帝知道这件事并理解这件事。上帝之爱允许十字架上的痛苦发生，明确地指定基督走上这悲惨的道路。因此，基督在完全宁静的心灵状态下接受了走向十字架的痛苦，甚至用安详的顺从来赞同走向十字架的痛苦。

关于痛苦问题，存在着许多肤浅的看法。有一种肤浅的看法认为，如果我们明智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至少有某些事情可以使我们不再产生痛苦

的情绪。比如，我们可以部分地通过下述对痛苦和疾病的解释来打消我们痛苦的情绪。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身体被非常精致的创造，使得同样的感觉会感受到不同的结果，即在我们的神经健全时，我们能够感觉到高雅的快乐；在我们的神经被损伤后，我们从前感受到快乐的感觉现在感受到的则是痛苦。因此，心灵的痛苦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只要我们能够保全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就可以避免痛苦。这种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避免痛苦，同时又能够获得快乐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难怪这些肤浅的看法考虑到了生活中充满着眼泪与失望，却又不承认有比这更痛苦更悲伤的事情存在，即不承认有基督的痛苦存在。在这个复杂的，机器充斥的世界上，人们飞上云层，潜入海底，坐在汽车上沿路奔驰，希望的只是某些人被撞伤或摔死。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去爱别人吗？有可能在爱别人中找到欢乐吗？当悲痛的事件突然闯进我们的心灵，把我们的心撕碎时，我们能不感到痛苦吗？丧失亲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并不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乃是我们的心灵对我们亲人的丧失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冷酷的心灵已经再也感觉不出什

么是不幸了。

基督要使我们相信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遭受的痛苦上帝都知道，都在上帝的最终控制下。从根本上来看，我们所理解的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说痛苦与上帝之爱相矛盾吗？我们的爱充其量也不过是肤浅的爱、目光短浅的爱、常常是溺于私情的爱。因此，这种爱我们不敢把它叫做爱。耶稣知道所有的爱，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爱。当他处在痛苦中想到上帝的爱时，他心里没有感到困惑。在他走向十字架的经验中，对上帝之爱的最充分的信仰与最深的痛苦汇合在一起，然而，他心中却没有感觉到任何冲突。最后，是一个完全的宁静，使他仰望苍空，以最后的气力说到："父呵，我把我的灵魂交付到你手中。"这样的想法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勇气，使他完全确信上帝会接受他的灵魂。他比我们看得更远，能够使我们得到慰藉。接受了基督的这种信仰、相信上帝之爱与上帝统治的人——上帝之爱与上帝的统治要求他们从上帝手中领取一杯苦水——在面对这种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痛苦时会获得心灵的平静与精神的力量，甚至崇高的快乐。下面是一段摘自一封信中的话。"几年前，我的妻子死了，我发现我必须大

量修改我的神学理论。从前，如果我处理这样的不幸事情，我会以一种很危险的方式，认为这种事情一定是发生在上帝之外，认为我们如果承认上帝，上帝就会自愿进入所有对我们有利的事情，同时又自愿离开所有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比如离开我们希望的毁灭与梦想的幻灭。我非常惊奇地发现我要求心灵平静时，他就会尽可能地进入我的心中。我宁愿接受亲人死亡这一实事，把它看作是出自慈爱天父的有意安排，而不把它看作是凌驾于上帝之上的不受上帝控制的盲目命运的显现”。

当耶稣接受了上帝存在于痛苦之中的信仰时，他也相信痛苦中具有目的。他在痛苦中看到一个过程在运行着——一个从死到生的过程在运行着。“一颗麦粒落到地面上死掉了，它还是原来的样子，仍是一颗麦粒；一颗麦粒如果种进土壤中死掉了，它将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所有的痛苦都是一种死亡。在痛苦中，我们死了我们的自我享乐与自我安慰，死掉了肉体及其欲望的内驱力与束缚。悲哀也是一种死亡。在悲哀中，死掉了对我们亲密朋友的依赖，死掉了携手并进的友谊与温柔语言的慰藉。从被伤害了的爱中产生出来的痛苦，从彻底失望中产生出来的痛苦，从我们对

他人的爱的失败的羞辱中产生出来的痛苦，所有这些痛苦都意味着死掉了我们的傲慢与自满，死掉了我们人生虚假的荣耀。死正是通向更充实的生的道路。

没有什么东西活着，就有某种东西死去，

没有什么东西死去，就有某种东西活着。

在耶稣的人生中，对这一事实的证明就是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这不仅被使徒们所经验到的事实证明，也被进入到他们身体内的新生命证明。这一新生命把他们超越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完满人格。

用基督的方式来对待痛苦与悲伤，能够使我们打破束缚，获得自由；能够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把我们的心灵向上帝的目的敞开；并且能够使我们的直觉苏醒，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反之，舒适与安逸则使我们在人生意义与价值面前如同瞎子，永远不能认识。用基督的方式来对待痛苦与悲伤，还能把我们带到信仰的边缘，使我们意识到上帝的存在。

布道者的讲道艺术白白地训练出了一双

眼睛，

这双眼睛只看见路边隆起一座座坟茔。

他们嘴里常常喊道“上帝是仁慈的”，却从来没有说过上帝值得我们赞美礼敬。

当痛苦破坏了某些人人生幸福的基础时，他们就会在此当下实现他们信仰的飞跃。他们会表明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刻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如此的真实，以致它能够证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是有价值的，并且能够给他们带来充分的补偿。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悲伤难过则能够使我们意识到爱的存在，能够使爱的本质突出起来。表面上的一点小小的不和会被忘记，爱的意识会以一种我们几乎不能承受的强度闯进我们的心灵。我们会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痛苦，我们就不会处于这种状态。因为这是由于从极度痛苦中产生出来的爱在以一种活生生的永恒的经验展现自身。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这种爱，决不能让这种爱丧失。在这种爱中，上帝出现在我们面前，并把他自己献给了我们。因为离开了这条道路，上帝就没有办法走到我们面前。

痛苦还用其自身的力量来充实我们，使我们更加强大，足以向其他人提供帮助。这也是耶稣的看法。他说：“如果我能够飞升上天，我将带着

所有的人同我一道前往。”毫无疑问，痛苦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去帮助别人，能够使我们搬掉设置在我们这一边的障碍，能够使我们感到我们同那些处在痛苦中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有着兄弟般的亲密关系。痛苦还能够打开我们生活的窗户，引导我们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并且，还包含着世界上最使人不可思议的博爱。我们至少不愿意无情地去践踏别人的感情，这也能够使我们打破我们同他人之间的隔阂。如果我们遭受了痛苦又摆脱了痛苦，我们就有资格向另外的人讲话，因为他们愿意听从我们。这时，我们的同情将是真实的，我们对别人的安慰与帮助将具有我们亲身感受的特征，我们将能够以一种权威性的语气同愿意了解完满人生秘密的人讲话，我们的同情将不再具有软弱缠绵的性质——这种软弱缠绵的性质使我们的同情变成了一种我们失望情绪的表达。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①写了一个小剧本，其主题思想就是阐明痛苦中产生的力量能充实我们，使我们更有力地去为他人服务。剧情被安排在伯特斯达的一个水池旁边，在这儿，有许多病患

---

① 美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一八九七——　）。

者和残废者在焦急地等待着天使来搅动池水。天使出现了，一位新来者也步入了人群。这位新来者是一位乞求治疗的内科医生，他向天使说到："我的生命力越来越衰弱，治愈我吧，我渴望长久的爱；治愈我吧，使我能够继续生存。新生将使我获得解放。让我洗净我身上的罪过，重新开始我的生命吧……在天使面前夸耀自己也能够用爱来为他人服务，我并不感到羞愧，因为如果我是自由的，已经摆脱了束缚我的疾病，我也能够像天使那样用爱来为他人服务"。然而，天使回答到："如果你没有感到痛苦，你渴求新生的力量从哪里来？正是你的悔恨自责使你的声音低下颤抖，能够进入人们的心灵。当人们被压倒在人生的车轮底下时，天使们并不去说服那些在人间犯了大错的可怜的孩子们。只有在爱的服务中，受伤的战士才能得到救护，被背回营地"。一会儿，池水被搅动了，一个人走进水中治好了病。他说到："瞧，我的手就像小孩的手一样新嫩。呵，荣耀归于上帝！我获得了新生。"他转向那位内科医生说："你能接着走下去吗？我的兄弟，我想请你陪我去我家一趟，只花你一小时时间。我的儿子执迷不悟，我不能使他明白人生的真理，只有你才能对他进行开导。只

花你一小时……我的女儿自从她孩子死后，一直都处在心灵的阴影之中，她听不进我的劝告。”

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一种能够用来为他人服务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从痛苦中产生，而不能从其它任何渠道产生。要获得这种把他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的力量，就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样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用基督的方式来对待痛苦时才会发生。这就是基督为解决痛苦问题作出的真正贡献。这不是从神学理论的角度去解释痛苦是怎样来到的，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痛苦问题的实际典范。基督把他自己的信仰给予了我们，使我们相信上帝通过痛苦为我们做了其它任何方式都不能做的事情，即上帝能够使我们获得新生。在这种信仰中，基督使我们去面对痛苦，而不是去先问：我怎样才能逃避痛苦。然而，我们从痛苦中能够避免什么东西呢？我们怎样对待痛苦，上帝才能运用痛苦来为他的目的服务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位女记者曾经写信给她的一位无罪而被关进监狱的朋友，信中写到：“她决心取出含藏在痛苦中的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点善来为自己和他人服务。”这就是基督对待痛苦的态度。我们能够从基督那里获取这种精

神。不过，只有当我们获得基督的信仰时，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对待痛苦的态度。基督的信仰通过他在髑髅地受苦受难照耀着我们，通过他十字架上的精神胜利照射出来。痛苦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残酷，我们不管走在哪条道路上都会碰到痛苦。痛苦是一种我们从上帝手中接过来的上帝指定我们必须去感受的经验。通过我们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事情都直接地同上帝相联系。这种感觉会使所有的事情变得神圣庄严。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上帝在痛苦中给我们讲了些什么，打算给予我们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痛苦的意义。这是一种真正的痛苦，就像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被迫的情感说了声“感谢上帝”就能够使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巨大的幸福，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我们就不能同样从上帝那里获得我们的痛苦呢？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我们就不能同样按照基督的方式去忍受痛苦呢？

这种奉献精神必须在为他人服务中才能找到出路，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一个对待痛苦的非常重要的秘密，离开这个秘密，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对待痛苦，然而，只有上帝才能运用这个秘密。爱默

生（Emerson）① 对那些忽略了进入永生的人说，我们战胜了痛苦与不幸，使这些痛苦与不幸为我们的善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却使我们忽略了人生所有东西中最美好的东西，即我们没有使我们从战胜痛苦与不幸中走向永生。当我们想到别人时，想到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时，一种新的价值就进入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所有的兴趣就围绕着这个新价值聚集起来。以这个新价值为一个新的中心，我们所有的力量都从这个生命的根基中释放出来。通过我们力量的这种重新释放，我们痛苦的心灵就像一颗被损伤的树一样，能够重新长出茂盛的花果。下面是一段作者在街上偶尔听到的谈话。两位妇女在谈论一位她们都相识的人。“她是一位多么不平凡的人，遭受了多少痛苦！然而，她总是那样的乐观勇敢。”“是的。”另一位说到，“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自己，从来没有谈到过她自己，从来没有说起过她的疾病。她总是想着别人”。也许，这两位妇女都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朋友战胜痛苦与为他人服务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来，这种联系是一个关键，是基督把自己的痛苦转化为精

① 美国哲学家、散文家、诗人（一八〇三——一八八二）。

神性秘密的一部分，这种精神性能够最终解答痛苦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转化的秘密，我们就能找到一种力量去对待痛苦，同时，也能找到一种光明把痛苦照亮，使我们把痛苦看清楚。在我们对上帝的自我奉献中，我们应该同基督保持着友谊。我们的痛苦，正如圣保罗所说，将成为“主耶稣之死”的一部分，并且将在神圣的自我牺牲中获得价值。通过我们痛苦中的自我牺牲，世界将得到拯救。

十、基督的财产观

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比压在我们身上的金钱问题和金钱所代表的财产问题更迫切地需要我们加以解决。因为金钱或财产，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代表着我们个人的所有物和人类生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用品；它们代表着食物、衣服、房屋、家具以及构成我们一般物质生活内容的矿产品和工厂产品。我们进入了一个物质充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以致我们丧失了正确处理它们的智慧和承担它们的道德能力。结果，这些物质产品威胁着要以它们的丰富来窒息我们，要变成大破坏的工具。现在的问题在于要去发现控制与指导这些物质财富的秘密，使它们不再成为使人类退化与死亡的工具。

耶稣说的有一些话，读起来好像是在反对所有的财产形式，把财产看作是一种邪恶。圣路加可

能对耶稣说的这些话中的一部分进行了渲染，因为他对社会的同情很明显地从他的所有著作中表现出来。要了解这些话，就象要了解耶稣所说的所有其它话一样，必须先了解他的观点形成的背景和他的思想习惯。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耶稣把物质财富看作是一种邪恶，并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摆脱它们。但是，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也不是一个苦行主义者。他知道如果要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充实幸福，就不能缺少食物、衣服和其他物质财富。某些财富对个人自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个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好些普通的财富却把千百万人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斗争中。这种争夺财富的斗争使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争夺财富者没有机会去生活，因为他们完全陷入保持生存的斗争中。极端的贫穷就像极端的富裕一样，能够使人变成一个物质主义者，这种物质主义者只是从物质的观点而不从精神的观点来看待人。耶稣说："你的父知道你的所有需要。"上帝会把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作为礼物赠送给人们，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些东西而不是轻视它们的话。

但是，耶稣也看到了在财富中隐藏着危险，他对他的门徒们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是多么的困难”。接着他又补充说，富人进入天国还是可能的。他在财富中看到了两种危险：一种是财富和能够被买卖的东西变成了以其自身为目的。金钱变成了工作的动机和追求的对象。人们开始认为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财富的丰富，开始用人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用人所是的东西来估量人生的成功。这种物质主义的观点经常诱惑着拥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这里为拥有财产的人从财产的诱惑中觉醒过来提供了一个机会。克鲁奇(Krutch) 博士说过只有没有财产的人才把物质产品看作是生活中最大的善，而拥有财产的人则发现他们被允诺的满足原来是虚假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发现他们被允诺的满足只能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以前没有把财产与满足的各种关系处理好。这种情况以前确实已经发生过。但是，财产带来的最大危险正是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以满足。因此，在获取与积累财产的过程中，人们灵魂中的真理之光就熄灭了。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从钱到钱”。这种情况在史密斯(S K.Smith)的《萨西克斯的荆豆》一书中进行

了最典型的描绘。在该书中史密斯描绘了一个农民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聚积金钱上，希望用这些聚积起来的钱购买一块比他的农场更好的荆豆地。在他拚命攒钱的过程中，他的家和家庭生活都被破坏了，他的身体也被搞垮了。最后，他仍不觉悟，他在一句敲响了他精神丧钟的话中宣称他获得了完全的满足。他轻松地对自己说到："我成功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段时间。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当我死的时候，我的生活就这样在人世间全部结束。我想我将不会害怕这最终时刻的来临"。这确实是一个"从钱到钱"的典型。

基督在财富中看到的另一个危险是，财富会给予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会阻碍我们去寻求和发现我们在上帝那里获得的安全。基督用一句限制性的短语来解释他关于富人很难进天国的话——"这些富人是相信财富的富人"。一个富裕的笨汉的故事就说明了这种危险。有一个人赚了很多的钱，使得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感到畏惧。但是，他马上就发现，他的这种安全感是虚假的，因为他此刻就面临着死亡和死亡所带来的所有悲哀。在这里，他的财富不能使他克服死亡，获得安全，也不能给予他力

量战胜死亡。这种对财富的信仰使他无法信赖上帝。然而，正是通过上帝，基督的精神生命才在我们身上形成并成长，正是在上帝中，我们才找到了我们真正的心灵平静和自由。

我们之所以提到基督，是因为基督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更深的生活。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好与此相反，不是我们占有我们的财富，而是我们的财富占有我们。财富会形成我们的价值，支配我们的习惯、控制我们的人生方式、影响我们的友谊，事实上，财富在指挥着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财富，获得我们的自由，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它们去为上帝的目的服务。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必须通过我们自我否定的行动才能达到。下面一个例子说明了与自我绝裂需要严厉而彻底的态度。有一位富裕的年轻人来找基督，希望得到解决永恒生活的关键，基督对他的要求作了解答。他的财富，同他承担财富的生活方式一道阻碍了他成为一个彻底的基督徒。对这位青年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与自己的财富绝裂，才能使他自由地去追求上帝的目的。在这个例子中，基督号召这个青年完

全放弃他的财产。“去，去卖掉你的所有财产，再来跟随我”。如果这位青年要想获得精神的财富，他就必须放弃他所拥有的物质的财富。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自由。杰克·伦敦(Jack London)①在他的小说《燃烧的日光》中也描写了同样放弃财产的极端例子。小说中的主人公去阿拉斯加开采金矿，最后发了财。他回到了旧金山，放弃了从前那种追求金钱的生活。因为现在他已经拥有了大量金钱，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现在是他享受的时候了。一天，他偶然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脸，舒适平静的生活与满足感官享乐的生活使他的脸布满了皱纹，他开始衰老了。他意识到这正是他的金钱给他的灵魂带来的灾难，他心中充满了对金钱的厌恶。在这种突然间产生的厌恶的驱使下，他决定只留下适当的一小笔财产来维持他的最简单的生活，其余的财产全部放弃，并且决定回到乡村去耕种他的田地，管理他的园圃，过一种清新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生活。回到他老家后，他过上了一种自然纯朴的生活，重新恢复了他身体的健康与生命的活力。但是，有一天，当他走过他的

---

① 美国作家(一八七六——一九一六)。

土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山坡上掉下来一块土，暴露出地层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刹那间，他旧时的欲望萌动了。采金者的激情开始点燃了他的想象力。但是，这只是一瞬间，马上他就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急忙从平地上挖来了大量泥土，把闪光的矿石盖住，一直到他觉得他摆脱了这种利欲熏心的诱惑为止。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表明了追逐金钱必然会丧失某种 东 西。约翰·韦斯理(John Wesley)① 意识到了 财富的危险，意识到了需要通过精神的价值来保障他的生命自由。“当我有钱的时候，我要尽快地摆脱它，不使它找到一条路进入我的心灵”。为了实现善，我们可以自由地花掉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使我们自由地花钱，即当我们能够摆脱财产对我们的控制，能够放弃它们时，我们才有理由占有我们的财产，自由地花掉钱。

另一个使用钱的原则是，必须找到金钱在实现上帝目的时的位置。在几个寓言中，基督使用了托管人职责(trusteeship) 这一概念。有位贵

---

① 英国传教士，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一七〇三——一七九一）。

族要到遥远的国度去，把一大笔钱托付给他的仆人代他管理，托付给每一个仆人的数目不同。基督认为应该托付给每个人多少钱没有一个既定的规则。我们不能从基督的话中引出某种权威性的依据来为任何现行的具体经济制度服务，也不能在基督的话里发现任何平均分配财富的要求。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价值观，我们就能够去发展一种公正的制度，而不管这种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曾经有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请求基督去调停他同他兄弟因分配他父亲留下来的钱而产生的争执，基督拒绝了这个人。这儿存在着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更深一层的问题——这个人心中的贪婪使得他为了钱同他兄弟争吵。如果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如果在他心中存在着爱，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另一种方式的解决。即使他在分配这笔钱时没有同他的兄弟发生争吵，他也应该首先去革除他心中的贪婪。

托管人职责的原则要求我们长期履行，要求我们不要轻视金钱，而是重视金钱。因为管理金钱的职责来自上帝，为此，我们就应该小心谨慎、克尽职守地把钱管理好。史怀哲博士(Schweitzer)非常精彩地陈述了这一普遍原则，他是所有现代

人中最有权利谈论这一问题的人。他说："尊重生命就意味着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增强对人的责任感上。这样就把财产定义成了公共财富。对这一公共财富，个人就是具有最高职责的管家。一些人通过从事工作来为社会服务，因为这些工作，某些雇员领取了维持他们生计的财产。另一些人则为了帮助他们的同伴，通过放弃他们的财富来为社会服务。每一个人都将按照他们的责任感来决定他们应该怎样做。每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生活的具体境况来决定。"①

在个人使用金钱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予和花费都同样密切地涉及到一个困难，即需要严格地详细检查超出我们基本生活要求之外的那一部分余钱怎样花费掉。当我们的财富增加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也随之人为地增加，一直到从前是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必需品。许多人在生活中承受的大量紧张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归咎于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而是要归咎于他们要求维持一种完全人为的生活标准。如果我们采取草药采集者的摄生法，紧张就会立即消失，我

---

① 《文明与伦理》，第266页。——原注

们就会得到某种丧失了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的门口存在着惹人注目的贫困现象，基督徒的良心就不会认可包含着昂贵奢侈品的生活标准。毫无疑问，世界上存在着的贫困需要大量的帮助，我们个人即使慷慨解囊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从我们这个杂乱的财产分配制度中获得了利益，我们就有责任长期地分担他人的负担。只要我们这个制度还在强迫穷人去承担贫困的全部重担，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为这个允许富人逃避其责任的制度辩护。主动帮助别人，自觉承担别人需要的负担，涉及到了基督关于金钱托管人职责的原则。

给予他人帮助的问题有其自身的困难，即使每个人都会认为实际生活中任意的施舍或者零乱的给予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任何一种偶然的需要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刺痛我们的良知。不管我们给予他人什么东西，我们都必须在爱中完成这一行为。给予必须适当地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而不至于使人们丧失自助能力。站在保护人的立场上给予是非常容易的，或者说，运用我们的金钱去满足我们的权力感是非常容易的。基督使我们记住我们是兄弟，属于一个上帝为父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存在着一种正义的精神，

即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十分乐意为其他家庭成员分担重担。照圣保罗的话来说，这就是“基督的律法”。给予不像赠送礼物那样对接受者不加关注，给予必须对接受者深心关怀，体贴同情。给予不能通过支票簿来履行。在基督的一则寓言中，基督描绘了一位受到解雇威胁的不正直的管家。他曾经擅自拿他主人的钱去帮助那些在他需要帮助时帮助过他的朋友。这一行动看上去也许不算是完全不正当，因为他唯一能做的事可能就是豁免他的朋友们欠下的他的主人的那部分债务。处理这部分债务的权利他经常为自己保留着，就像是委托给他的权利一样。但是，基督从这一寓言中吸取出来的教训与处理主人钱财上的明显不公正完全无关。基督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钱去帮助我们的朋友。这样，钱就变成了友爱精神的传播物，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去扩大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人们意识到自己不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必须依靠别人帮助自己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在人们心中就会出现一种每个人都会具有的天然倾向，即都会出现内疚，出现一种隐藏着的自我责怪。因此，人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他们无法偿清他人债务的负债

感。在这种负债感的指导下，人们就能够把大量的爱与谦卑给予他人。我们只有意识到我们也是负债者我们才能这样做。在我们对他人的给予中，我们偿还了我们欠他人和欠上帝的债务。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财产都是来自他人的艰苦劳动和无偿的牺牲，负债感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心灵，触动我们心中渴望慷慨助人的源泉。

基督不仅使我们学会使用金钱，学会按照他的方式为别人承担责任，而且还使我们学会比较容易地分享金钱，或者说，给予金钱。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些财产更加具有个人的性质，因而更不容易与人分享，这就是我们的家。由于这种财产的个人性质，人们就易于把朋友交往当作商品交易，奉行等价原则，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友谊就变成了一种价目表。例如我们认为，首先是我们的家存在，然后才是我们的自我赖以生存的那些特殊财产存在。我们只愿意与我们同一阶级内的人或同一家族内的人一道分享这些财产，而不愿意同他们一道分享我们的家。当我们邀请其他人去我们家作客时，基督教导我们应该注意邀请那些不能回报我们的人。休·里德伍德（Hugh

Redwood) 博士在他的文章《贫民窟中的上帝》中描绘了这种无条件的好客行为。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救世军组织的女干事去帮助营救因泰晤士河涨水淹没了家园而无家可归的人。受灾者被营救起来后被分送到不同的营救中心。在受灾者中，有一对老年夫妇，非常肮脏龌龊，也非常可怜。他们乞求不要把他们分开。怎么办呢？这两位女干事沉思了片刻，然后决定把这老俩口送到她们自己的家中，并嘱咐送的人要把这二位老人安放到她们自己的床上！当我们描述到这里时，这个故事就像一道不可思议的美的闪光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有时候，在基督徒使用财产的方式中，克服我们虚弱的情感比只是触动我们的钱包还要困难。

生活中金钱与物质用品的问题引起了许多经济问题。对此，基督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就像他对很多事情没有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一样。基督希望的只是揭示出事物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然后按照这些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就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情况变化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在所有经济问题中存在着道德的成分。我们人类的主观性必须开始发生作用。不存

在迫使人们在他的工作中必须谋取大量利润的铸铁般的经济法则，也不存在总是打算少获利润的无私精神。这对立的两方面都可以找到例子来证明。基督规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在个人人格上具有最高的价值。如果我们在他人身上寻求体现着爱的上帝的目的，他人就比财产重要，人就比金钱重要。这必须成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处理日常工作事务的观点。从长远来看，产业真正的成功不能以赚钱多少为标准，而应该以给从事生产的人或分享产品的人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为标准。当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以后，她心中非常忧虑，因为这种物质像其它很多物质一样，会被用来实现毁灭人类生活的目的。在发展物质财富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管理好，引导它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人们的福利和人格的充分自由服务，而不是把它们变成一种毁灭人类的工具。只有摆脱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奴役力量的人，才能像这样使用这个他们真正占有的世界。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他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并且像基督那样尊重他们。在基督关于浪子的故事中，基督照亮了这一领域，使我们看到了

这一领域中存在着的真理。浪子的流浪生活是以这样的要求开始的——“给我一分归我所有的财产”；是以这样的结局告终的——在荒野上饥寒交迫，孤苦伶仃。当他说出“让我做一个仆人”，改变了他的要求时，回家的道路就出现在他面前。这样，就把他带回了家中。在家中，他找到了丰富的食物和衣服，还找到了音乐与舞蹈。我们的主在祷告中为我们祈求物质用品，但是，这意味着只有我们在寻求它们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的。因为基督在祷告中吩咐我们：“给予我们今天属于我们的面包”。所有的事物都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只要我们准备去共同承担它们。

十一、人类相处的基本原则

人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要涉及到他人。工作与职责、家与友爱，所有这些都把我们卷入了一种同他人一道生活的行动，并且产生了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不管基督在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些人陪伴着他。有时，基督主动地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有时，则热情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有一次他一个人单独呆了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他的门徒们放弃了祷告。我们不能使我们自己处在只同我们相联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必须联系到他人。

基督对待他人的所有态度和行动都受到爱的原则的支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爱这个字经常出现在基督的话中。但是，在语言中几乎没有一个字像爱这个字一样具有各种各样的歧义。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博士说到，这个

字“油污太多，因为每一代人都用脏手接过这个字。因此，应该用某种方式把这个字洗净消毒。爱、纯洁、善、精神——这一大堆布满污垢的亚麻布正等待着洗衣妇。”确实可以这样说，完全需要洗净附着在这个词上的污垢，因为这个字已经充斥于古代小说家所写的爱情故事中，被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滥用误用！

在基督的心中，爱意味着关心他人，意味着把他人当作人来尊重，而不是把他人当作物来看待，意味着尊重他人人格上的神性。赫胥黎把爱定义为“持久地充满感情地关怀他人”是非常正确的。里奇耳（Ritschl）① 则从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爱，使爱更符合基督教对待人生的一般态度。他把爱定义为“在他人身上，把我们同上帝的目的结合起来”的一种习惯。按照耶稣的观点，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上帝目的的贮藏所，每个人的心中都贮藏着上帝的目的。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为了每一颗心灵工作着，发挥着作用，然而，每一颗心灵也会因为生活的残酷、环境的影响、或者它自己的愚昧与罪恶遭受痛苦。不管什么人，不管他们做些

① 德国神学家（一八二二——一八八九）。

什么，也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应该尊重存在于人们心灵上的这种上帝的目的。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尊重人们的人格，就会克服掉任何伤害他人的行动或态度，不再去阻碍为人们作想的上帝的目的。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他人，把他人作为实现我们自我意志的工具，我们就是在亵渎神圣。我们如果尊重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上帝的目的，我们就不可能去乱砍贵族的画像，不可能去践踏可爱的花朵。仇恨与亵渎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有损于我们自己的尊严。但是，仇恨与亵渎更大的错误在于它们伤害了别人的心灵。它们造成了一种阻碍他人精神成长的气氛。“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当中有谁伤害了一个儿童的心灵，还不如把磨石挂在这个儿童脖子上，将他沉入海底”。这句话表明基督对没有爱心是多么的愤慨，表明他感到没有爱心带来的危害是多么的巨大。玩世不恭的思想与冷酷无情的心灵会造成某种不好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某些成长着的精神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在基督看来，我们只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能只满足于

不做错事情。

我从不伤害我的邻人，
也不窥觑他的金银，
我从不破坏他的房屋和田地，
但是，上帝却要怜悯我这颗可怜的灵魂。
因为每日每夜我的心都被鬼祟缠绕，
使我不能做需要我做的事情。
啊，绝对的爱，
啊，高贵的勇气，
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心灵！

爱是一种关怀他人，明确地为他人服务的积极态度，基督最坚定地向我们强调了这一点。这种积极的行动是区别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标准之一。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基督教经常被理解为一种狭隘地只产生谨慎道德的某种东西。它的某些特征部分地变成了今天文明社会所接受的标准。这对基督教道德是一种经常性的误解，这种误解把这种狭隘的谨慎道德看作是基督教的全部道德。我们生活的世界要求绝大多数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无私精神。这就意味着承认自私的人是不明智的人、愚蠢的人，即使按照他们关于幸福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一个人把他的钱存起来，一分不

花，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公民。慷慨，退一步来说，也不完全意味着对我们就是损害，它至少会使人们感到这是一种正派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被看作是神经性疾病的一种形式。为了我们精神的健康，我们必须从这种神经性的疾病中摆脱出来。

要获得受人尊重的人生，自我控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如果一个人想去行善，想去实现他的抱负，或者想去承担重大的责任，他都必须学会自我控制的艺术。他必须控制他的感情，必须严格地训练自己。一个想赢得赛跑的运动员正如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有所节制。他必须“使他的身体处于良好状态”。一个被人们认为是酒鬼或生活放荡的人，必然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重。一个“过着善良生活的人”，正如这句引语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克服了恶习的人。

从表面上来看，诚实或责任能够在相互尊重的社会规范中找到，并且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则不存在诚实与责任，即使是表面上的诚实与责任也不存在。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不能达到个人道德的水平。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两种道德是过一种高尚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基督教的道德。它们或多或少是消极的，产生于我们不容易觉察到的我们自己自私的动机。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它们误认为是基督教道德，一旦他们的行为达到了这一水平，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这并不否认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达到这一道德水平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影响带来的结果。许多人通过上帝的力量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恶习与不诚实，而这种上帝的力量他们正是通过道德获得的。他们从毁坏自己道德与身体的恶习中把自己拯救出来。《旧约》中的赞美诗大量地赞美了这种拯救。它们歌颂“从可怕的地狱中与龌龊的污泥中”取得的经验。圣保罗列举了人类主要的恶习后写道：“这些都是你们身上所具有的东西，但是，你们应该把它们去掉。”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罪恶的锁链断了一扣，我们就不会惊奇为什么这个人会把摆脱败坏人们精神的肉体的邪恶当作基督的胜利来欢呼。许多人也都知道，如果没有基督的帮助，他们就不能在生活的巨大诱惑中站稳脚跟。马克·拉塞福（Mark Rutherford）写道：

"许多次，我都要沉沦下去了，但是，基督稳重、英勇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又使我战胜了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说实在的，在面对诱惑时，道德力量所达到的这种水平仍然不是区别基督教道德与异教道德的标准。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标志是爱——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积极的行动。这种爱不只是关怀爱我们的人，也关怀不爱我们的人。绝不能把基督教的爱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只在爱我们的朋友和为我们祝福的人，因为这样做就会把爱降为一种我们得到恩惠后作出的物质性的回报。爱必须是一种爱所有人的行动，不管这些人做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如何。爱必须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对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也要爱。"如果你只爱爱你的那些人，你给予了他们什么恩典呢？这不是同异教徒的爱一样吗？"仅仅是回报他人仁慈的这种爱是没有价值的。基督教对人格的这种评价是绝对不能被否认的事实。要把握住这种爱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情况下，精神的光会完全熄灭，使得我们的心灵会向我们自己邪恶的欲望投降。但是，基督并不这样认为。他看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着上帝的创造精

神，然而，人们邪恶的生活却败坏、玷污了这种精神。他看到，在生活中每一个民族或阶级中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而不管他们的肤色或传统如何。如果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正确的指导与适当条件，人们就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重新再做上帝的儿子。对这一点基督从来都没有失望过。但是，高贵的法利赛人并不像这样来看待人，基督门徒中的一些人就是他们感到失望后被他们抛弃的人。正是对这样一些人，基督给予了特别的关怀与重视。这就是为什么信守教规的法利赛人怀疑他、嘲笑他的原因。他们指出，他喜欢同地位卑贱的人在一起，同他们做朋友。但是，在基督的心中，这些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有罪的人，因此更需要他特别的关怀。这些人有病痛，因此，更需要医生。对那些高贵的法利赛人，基督没有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感到他们有病，他们不需要医生。这些卑贱的人们就像失群的羊羔、离家的浪子一样，处在悲惨的境地。他们需要拯救，需要在上帝的爱中恢复他们的地位，需要把握住他们过去浪费了的力量，把这种力量集中起来去为上帝的目的服务。

按照基督的方式去爱他人甚至不是出于使他

人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的动机，而是由于他们需要；因为，他们陷入自私与邪恶的生活越深，他们就越需要爱去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离上帝的友谊越远，他们就越需要爱去把他们拉回来。在这里，我们会评论道：他堕落得多么远！然而，基督会说：他病得多深，他多需要医治！

基督心中流溢出来的并且要求我们做到的这种爱决不是多愁善感的爱。这种爱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表现出温柔宽厚，比如，不在于它会产生一种仁慈的情感，而在于它尊重我们人格的价值，唤醒我们重新去重视我们人格发展的可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的家族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位置。W·E霍金(W.E.Hocking)教授说过："爱给予了我们一种使我们获得永生的礼物。"爱使我们走出这个狭隘的物质世界，进入整个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人不是这个地球上可怜的生物，人属于永恒的神的世界。爱不仅在基督所说的话中、在基督为他人服务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还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在十字架上，基督通过他的爱把人们放到一个绝对的价值之上。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绝对的价值，所以，他服从每

一件事情，甚至服从生活本身。这就意味着十字架在对我们说：属于人的东西，对上帝也是有价值的。

爱要求我们在他人身上寻求上帝的目的，要求我们帮助他人获得上帝的目的，怎样在实际生活中实现这种要求，要随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候要做到爱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严格地考查实际情况才能知道。我认识一位最慈爱的父亲，他曾要求他的儿子每天来回走五公里的路去城里读书，不管天晴下雨，整个冬天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他的儿子愚蠢地花掉了交给他的所有车费钱。一位慈爱的父亲如此严厉地要求他的儿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这样做才是这位父亲所能做的真正的最仁慈的事情，把管理金钱的责任交给他的儿子才是真正地尊重他儿子的人格。毫无疑问，基督对法利赛人的爱就像对他的门徒们的爱一样，是非常深的。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仍然在为法利赛人祈祷。但是，基督同时也在无所畏惧地揭发他们的过错，撕掉他们的假面具。基督知道外科手术可能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爱有时候必须被当作手术刀来使用。他对一位年轻的富翁相当无情，冷酷地吩咐他卖掉他的所有财产，尽管他完

全知道这样做是在要求他作出痛苦的牺牲。但是，我们在《新约》中读到了下面的句子：耶稣"看着他并爱着他"。这确实是基督严厉地要求他卖掉全部财产的原因。他看到多么美好的一个年轻的心灵被骄傲所缠绕，就像一条前进中的船被水草所缠绕一样。他渴望帮助他找到他的自由。

不过，基督教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动。在基督教的爱中，没有暗藏任何支配他人的欲望，没有表现出丝毫对权力的追求。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往往会伪装成对爱的追求，欺骗他人也欺骗我们自己。有时我们明明是在追求权力，但我们却自认为我们是在追求爱。基督教的爱总是企图唤醒人们的存在，发展人们的人格，而不管这种爱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基督教的爱不会因为缺乏当下的回报而遭受阻碍，尽管这种爱还是希望它作出的努力有所回报。基督教的爱不会轻易地丧失勇气，即使这种爱看来已经遭到了失败。基督教的爱知道有时存在着一种朦胧的、意识不到的强制力量在阻碍着对这种爱的回报，但是，一旦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光明，这种强制力量就会被打破。爱总是以一种无限的同情把自己放

到他人身上，虽然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辛劳和痛苦。因为十字架与基督的方法向我们昭示："从爱的奉献中产生了爱的力量"。

我们将进一步针对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考虑爱的原则。圣保罗在无意识地想到基督后说出了一段很精辟的话："爱长久地遭受着痛苦，但仍然表现出仁慈。爱不妒忌、不自夸、不傲慢、不会不恰当地表现自己，不会寻求自己的目的，不会轻易激动、不会出现邪念，不会为非正义高兴而永远为真理高兴。爱担负起所有的事情，信赖所有的事情，希望所有的事情，忍受所有的事情。总之，爱决不会失败。"

十二、家庭与朋友相处的基本原则

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同家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基督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上帝给予我们人类的礼物。这两种关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物，神意与人性构成了它们的共同基础。基督爱他自己的家并为他自己的家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他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看到了实现爱的可能性，并把家庭作为学习爱这一上帝赠物的场所。人类最理想的父亲身份象征着上帝的父亲身份，兄弟般的友爱精神最能说明对他人的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段时期，基督自己的家人不理解他，因为他必须拒绝让他的家人来引导他的生活。但是，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最后想到的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照顾好他的母亲和兄弟。我们要知道，他的兄弟曾经反对过他，不过后来都成了他的门徒。他也爱小孩，特别是女孩，因为社

会往往不够关怀他们，至少异教社会是这样。他认为婚姻关系是非常神圣的，这是他根深蒂固的观点。禁止离婚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他对当时的婚姻关系所作出的调整。在制定这一规定的过程中，他的做法同他通常的做法不一样，显得非常严峻而不通情理。这就使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一规定的绝对可靠性，至少圣路加已经把这一规定看作是一种刻板的形式。对离婚进行这样严格的禁止可能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松散的婚约酿成了许多家庭的悲剧，造成了许多人的痛苦。但是，这并不影响基督关于婚约神圣的观点。在基督徒中，对离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离婚都是不允许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在通奸和长期遗弃的情况下婚姻关系实际上已经被破坏，受害者一方申请离婚只是从法律角度来认可这一事实而已。

基督也有他自己圈子内的亲密朋友，他经常提到他的三个门徒，因为他同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对有些人我们很自然地容易产生感情。我们特别同情他们，他们也愿意同我们在一起。不论是在知识兴趣上、社会同情上、宗教观点上，我们同他们相一致的地方比别

人都多。还有一些我们常常意识不到的因素会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基督同马大(Martha)与马利亚(Mary)的关系很密切。这两姊妹都生活在伯利恒(Belhany)，在她们的家中，基督能够放松他疲劳了一天的身体，并为他的心灵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这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中才能得到。基督总是努力去加强人们之间的友谊。

已经成了基督门徒的这些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互相联系、互相接近。他们分享着同一个目的，不论是其它所有的目的、不论是艺术、商业或社会服务，都比不上这个目的。通过对基督的爱和对基督的忠诚，他们之间的隔阂被打消。私利、傲慢、不和等这些阻碍友谊的东西不复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自然单纯。他们把其他人接纳为他们大家庭的成员，把这些人看作是上帝之国的兄弟姐妹，而不管这些人的地位、种族和财产如何。这就是基督力图在陌生人甚至敌人之间建立的友谊，这也是教会的真正含义。这是一个朋友的社会，或者说，这个社会内部的隔阂已经消失。在《约翰福音》中，我们发现基督把他的门徒们称为“我的朋友”，并对这个词特别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亲属关系与朋友关系一

样亲密，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少些。人们之间大量的不信任与不理解都是因为相互间缺乏了解的缘故。克伦威尔（Cromwell）曾经对福克斯(Fox)说过："只要我们肯多花些时间在一起，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会更少"。亲密带来的理解会驱散蒙在心中的阴影。但是，我们也要估计到，家人与朋友之间过度的亲密又容易造成不和与紧张。切斯特顿(Chesterton)曾经正确地指出：家并不是一个和平宁静的地方，而是一个任性妄为的场所！在家中，人们说话与行动都非常随便，不会隐瞒相互间的感情，因而往往会不加克制，直接产生冲突。在家外，人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就不很密切，所以不容易激化彼此间的矛盾。在家中，人们往往只顾自己，很少去考虑别人的感情。因此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爱的坚实基础，彼此间相互尊重，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达到正义和善。然而，人们之间缺乏的正是这个基础。

只靠亲属间的血缘关系建立不起这个基础。史蒂文森(Stevenson)描绘了住在同一个单人房间中的两姊妹，她们彼此间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也不去理会另一个人的存在。她们用粉笔在地板上划了一条分界线彼此分隔开来！这好像是一个虚

构。但是，人们知道，在某些家庭中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亲属说起话来就像吵架一样，充满着敌意。不过，也有一些人不住在一起，却充满着友谊。人们都有各自的人格，需要在各自的家中表现自身，甚至需要在一间房子中表现自身。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家庭中敌对情绪的根基一般说来都是由自私造成的。自私会使家庭成员拒绝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或者拒绝接纳与自己性格气质不同的人到家中作客。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即都想让他人来适应我们的脾性。结果，我们就用忠告去纠缠别人，如果关系密切的话，我们就用批评去烦扰别人，而不是在别人身上寻找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东西，不是去鼓励别人实现他们自己身上的好东西。存在着这样一种批评，有时甚至是一种责备，实际上就意味着存在着对他人自由的否定，存在着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如果我们乐意接受爱的精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克服亲属与朋友之间的纷争与不和。这种爱的精神就是指别人就是别人自己，我们应该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着想。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基督干涉他的门徒们的自由，即使是在他看到他的门徒们陷入灾难的时候。似乎很奇怪，基督知道犹大的心里

想什么，但他并没有采取某种严厉的措施惩治他，也没有当众揭露他。他让犹大去做他心里想做的所有事情，这好像是在暗示：如果犹大在面对他的爱时还要背叛他，他拿犹大也没有办法。在基督同彼得的谈话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当彼得还未退却时，基督就警告过他，指出他在信仰上不坚定。但是，基督仍然让他处于信仰不坚定的状态，没有去纠正他的错误。以后的事实证明彼得三不认主，背叛了基督，这才是基督所做的对彼得最有益的事情。因为让彼得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基督对他的行为的最有力的干涉，这样才能使彼得获得一种内心痛苦的体验，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完全改变他的心灵，把他从怀疑退却中拯救出来。

在家庭生活中，还有一种危险比这种家庭的不和更可怕。这就是对家庭的忠诚阻碍了我们去追求最高的忠诚，即阻碍了我们去追求对上帝及其目的的忠诚。在基督生活的时代，要做一位基督的门徒，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家庭。因此，做基督的门徒就意味着要放弃家庭生活。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新约》中记载的下述一段对话的含义。有一个人向基督表示愿意做基督的门徒，但是，他想先

回家去安埋他死去的父亲。基督有些粗暴地对他说："让死者去埋葬他们的死"。这似乎非常冷酷无情，使人不可理解。对这一现象的可能的解释是：这个人的父亲在没有死之前不准他的儿子做基督的门徒，在他死后，通向基督的门打开了。基督的这一回答是向这个人指出，在他爱他的父亲之前必须先爱上帝，必须先向上帝表示更高的忠诚。在另一个场合基督说得更加明白："来跟随我的人必须恨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当然，这里所说的"恨"字，只是因为要表达同世俗的家庭关系作彻底绝裂而采用的一种强调方式，如果人们只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而不爱上帝的话。基督徒就像应征入伍的战士一样，随时准备离开故乡与家庭，违背家人与朋友的愿望。要求这种最高的服从就会丧失太量与家庭的联系。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成了基督的信徒后，仍然过一种家庭生活，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存在。在印度，在一些犹太教派中，在那些自封的使徒们中对这种既当基督徒又过家庭生活的人仍然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一般都乐意做一个被他们的家庭遗弃的人，或者被他们的家庭逐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关于准备抛弃家庭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现

实，这表现出了基督对问题的洞察力。但是，甚至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基督徒身份也不容易被家人接受，更不用说抛家出走。因为家人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对我们采取自己的立场很不满意。他们会感到我们做了基督徒是对他们低下的人生标准的一种谴责。有时候，人们会感到真正的宗教会引导一个人去做他家庭之外的事情，去做与流行的观点完全冲突的事情。一个伟大的圣徒曾经说过“当我们完全信仰上帝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害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革命者，而任何革命的热情历来都是很少见的。有的家庭成员立志去做一个传教士，而他的父母则有别的志向，有的家庭成员接受了低报酬的或卑下的基督教服务性工作，有的家庭成员采纳了某种有损于家庭的政治观点或社会观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家庭内部的冲突都会达到顶点，趋于激化。基督的教导可能会同一般人所接受的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观相冲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基督必须成为解决家庭冲突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我们是在寻找我们自己人生的正确道路，但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我们的家庭着想在我们选择我们人生的正

确道路时必须起到积极的主导作用。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爱的真正性质。基督吩咐他的门徒们爱他人要“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必须仔细考虑这句话的含义，不要轻易放过，因为意识不到爱的性质就会经常破坏朋友之间的情谊或者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引起朋友与家人之间不和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把爱变成一种占有。我们会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通过要求我们的朋友与子女关怀我们、爱护我们而企图达到占有他们的目的。我们希望他们歌颂我们，我们要求他们把对我们的爱放在第一位。我们开始忌妒他人之间的友谊，甚至忌妒他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尊重我们自己。有些父母甚至会因为他们的儿女爱其中的一位而深感不满，会感到自己非常可怜，自尊心遭到了伤害，精神备受折磨。有时候，父母们都希望儿女们专一地对他们的爱进行回报，甚至利用机会向儿女们指出他们欠自己的恩是多么大。但是，要想获得儿女们的感恩，这种方式是最无效的。同时，这也不是一种完全诚实的态度。因为只要每一个父母反省一下他们自己，就会发现不管他们为他们的孩子做了些什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的

愿望也获得了满足。送自己的儿子去上大学的父亲不仅仅是在培养他儿子应付生活的能力，他发现，他儿子将来要走完的一生正是他自己生命的延长。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强迫儿子承认他欠父母的恩情，是他父母想唤醒儿子对他们的爱走到了穷途末路时采用的最后方法。这样做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会在儿子的心中埋下一种隐藏着的怨恨感。没有人愿意去回想自己需要依靠的时候。基督教导我们“给予，不要再希望任何东西”。他还教导我们要爱，除了在爱中获得幸福外，不要再希望任何东西。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反论：无私的爱将赢得它不要求得到的爱。

爱在企图支配他人的时候就要遭到失败。我们很想在支配他人时获得我们权力感的满足。我们力图去规范他人的思想，去影响他人的观点，去命令他人的行动，去要求他人按照我们自己树立的榜样生活，而一般说来，这种榜样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达到。有一出现代剧，其中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这种支配精神展开的。有一位青年妇女甘愿接受微薄的报酬，去到一个边远矿区教育那里的儿童们。在这些儿童中间，她发现有一位儿童能力超群，她用尽一切力量想使这位儿童去上大

学。但是，她不能使这位儿童觉悟到他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她关心的只是怎样使这位儿童将来成为一位学者，这位儿童的成长仅仅是实现她自己抱负的一个工具。我们每个人的品性都不同，所以，关怀他人就必须尊重每个人人格上的这种先天的特性。如果我们企图强迫一个儿童去适应某种与他的品性相冲突的模式，这位儿童的人格就会遭到破坏，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如果我们力图使我们的朋友接受我们的观点，或者追随我们的榜样，尽管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朋友做有益的事，我们最后必然会毁坏我们的友谊。基督要求他的门徒们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按照自由的原则来培养他们。基督没有制定规则，也没有要求奴隶般的服从，他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提问来教诲他的门徒们，引导出他们自己的思想，教他们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人曾经说过，教师的真正作用是使他的学生独立于他自己。学生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的教学就获得了成功。

建立在权力意志上的支配精神必然会带来两种后果。那些受害者们不管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朋友，都会产生一种隐藏着的对我们的反感，

因为我们阻碍了他们真正的自由。这是父母与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之间造成不和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这样，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敌对情绪与冲突状态，不管这种敌对情绪与冲突状态是公开的还是隐藏的，都很不容易克服。如果孩子已长成青年，父母还不自觉地对他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强制，就会导致这位青年采取与他父母的思想甚至与他父母的宗教完全相反的态度。当然，这位青年并不是真正在反对他父母的思想与宗教，而只是在表达他对父母强制行为的反感。另外一个随之而来的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孩子不能真正地自己成长，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路。他不是不愿接受父母的思想，但父母们总是要用他们的思想来取代孩子们的思想。孩子在父母对他的各种各样的焦虑中会感染上对生活的恐惧症，并在这种对生活的恐惧症中慢慢长大，这样，就会使孩子面对一个缺乏首创精神的世界，这对孩子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会使孩子们不能自己作出决定，更说不上实现孩子们本来就具有的内在的人格自由权利。“我不把你们看作奴隶，而把你们看作朋友”。基督在他生活的最后时刻这样说道。这句话向我们展示了基督之爱的性质。

他要求他的门徒们服从，但这种服从来自他在他的门徒们心中唤醒的对他的爱。“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会遵守我的戒律”。这种爱才是使他相信他的门徒们会服从他的唯力力量。他的门徒们决不是“强迫入伍者”，而是爱的应征战士。他们的服从从他们的自由中产生，而不是从任何外在的强制中产生。

爱也会变成一种放纵与任性的情感，追求溺爱与快乐。我们会尽力去保护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使他们不再遭受伤害。我们的这种爱会达到一种绝对的程度，使得我们会拒绝为我们所爱的人提供解决困难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正是发展他们人格的必要条件。许多善良的人通过他们自己早年的奋斗富裕起来以后，都会意识到竞争中充满着危险，因而都害怕把他们的财产交给他们的孩子们。这种害怕是正常的。不幸的是，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过分宽厚仁慈的爱会毁掉一个年轻人。正是通过自己作决定、自己解决困难，人格才能发展起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生活本身给人提供的训练。保护他人，使他人免于生活中的困难不是真正的爱，因为这样做缺乏对他人人格的基本尊重。另外，这种过分宽厚仁慈的爱

会减弱儿女们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一种能够消除恐惧的力量来保护，需要一种能够唤醒道德直觉的智慧来引导。基督说："我不是请求你们把他们引出这个世界，而是请求你们使他们避免邪恶。"不过，基督知道只有一条道路才能使人们避免邪恶，那就是在人们的心中唤醒对指导他们生活的善的尊重。

虽然基督尊重人们之间亲密的友爱关系，但是，他知道，这种关系本身决不能成为目的。家与朋友间的小圈子也决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单位，决不能修起围墙不准他人进入。所谓充满爱的家庭有时可能正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封闭体。这个家庭越是自私封闭，就越是使其成员看不见这种自私封闭，意识不到他们的爱是多么的自私沉溺。我们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并实施的这种爱必须有一个出口把这种爱引导向家庭之外。如果家庭之爱不扩展成一种广大的他人之爱，这种爱就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狭隘渺小的爱。为了使我们能够兄弟般地去对待所有的人，我们必须先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怎样做兄弟。有一次基督正忙于为病人治病，他被告知他的母亲和兄弟正在外面找他，然而他却没有去理会他们。当上帝的工作需要他到外

面去的时候，他拒绝按照家庭的要求做一个长期的家庭成员。他送了一个口信回去，他家人听后非常困惑。“不管是谁，只要他按照上帝的思想行事，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姊妹、我的兄弟”。基督在他家庭的训练中学会的爱最后在人类之爱中开花结果。这就是家庭之爱或者朋友之爱在服从上帝的目的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会同与我们的心灵相通的人一道发现一种最深的最理想的爱的关系。这些属于上帝之国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都能结成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紧密的友谊。属于一个“信仰的家族”比属于一个出生的家族更富有，更具有意义。因为属于“信仰的家族”没有空间、时间、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属于“信仰的家族”就意味着在天堂我们属于伟大朋友之一员，在地上，我们的朋友数不清，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中合而为一”。在“信仰的家族”中，我们都成了上帝的儿子，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兄弟般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家庭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才找到了它们的真正意义。

十三、基督教的使命

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不难确定的，按照神学的观点，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仍然是罪的问题，仍然是人类用自己的自我意志以及这种意志所产生的一切行动去反抗上帝目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归结为缺乏爱，那么，一般人就了解得更清楚。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残酷厮杀的场所，破坏性的杀人武器使我们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加野蛮。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使所有相互敌对的个人和国家回到家庭状态，使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这就需要改变人。只改变环境而不改变人决不能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着的问题。

基督表达得很清楚，要把人类从缺乏爱的残酷无情中拯救出来，只有依靠上帝的力量才能完成。如果没有上帝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干预，我们就没有力量去爱。基督教的福音描绘了上帝通过

基督所进行的救赎行动。在所有基督徒的经验中，有一种使他们感到幸福的经验，这种经验来自上帝的伟大救赎，并且经常在《新约》中表现出来，就像插入了音乐一样悦耳动听。“依靠着爱我们的基督，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罪中拯救出来。多么神奇啊，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甚至在一个生活的善的基础遭到威胁，要被毁灭的世界上，上帝通过基督进行的这种拯救仍然充溢于早期基督徒的心中，使他们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幸福和希望。

不过，上帝的救赎行动必须找到一个渠道，上帝的爱决不是一种随便给予的礼物。我们总是通过他人的人格感受到上帝的爱，总是在心灵被上帝之爱点燃并热烈地为上帝的目的服务的那些人身上感受到上帝的爱。因此，基督教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做上帝拯救之爱的中介，就是使基督教成为把上帝之爱导入这个世界的中介。我们通过《新约》记载的故事知道，上帝通过基督展示了他最后的孤注一掷的爱，这种爱在某种程度上使上述任务得以完成。基督告诉第一批使徒，他们将通过在他身上亲眼所见、亲身感受来证明他的生、死与复活。使徒们相互交流他们自己的感受，福音书

记载了他们所讲的故事。正如《使徒行传》所描述的那样，通过他们四处讲述关于基督的故事，上帝之爱进入了异教世界。按照传教士这个词的含义，我们不会所有的人都成为传教士，但是，当我们感受到上帝之爱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上帝之爱的证人，都能够证明上帝为了我们展现出来的真理。在《新约》写成一百年后，历史上没有记载出现过杰出的传教士。然而，基督教还是通过普通百姓得到了传播。他们向他们生活范围内的朋友和熟人讲述着基督之爱的故事。一批一批信仰基督的人组成了一种基层组织，很像现代所说的社团组织，这些基层组织传播着新的消息。当代教会的软弱与世界的残酷无情都是由于在基督徒的身上缺乏这种传播他们信仰的激情。

另外，福音也必须通过它所产生出来的生活的性质得到传播，这种生活的性质就是爱的性质。正如圣保罗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没有爱，所有的话都是无用的。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传达并释放出上帝的爱，上帝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种生动的存在。对这个世界因缺乏爱而带来的残酷无情，基督教进行了攻击，它的方式就是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友谊。这就是基督的方式，

是他具有唤醒人们信仰、消除人们仇恨的力量的秘密。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把人们分离开来的障碍，缺乏爱或者说残酷无情在这种障碍后面发挥着作用，是这种障碍的基础。敌视、偏见、恐惧、国家主义、民族传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各种各样的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与个人间的细小纠纷与不和不同，它们会酿成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带来严重的灾难。怎样才能克服掉这些残酷无情，消除这种缺乏爱的状态呢？

人们提供了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基督提供的方法同其它方法比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例如，在教会的同道关系中，某人伤害了你，正确的方法就是走到他——你的兄弟——面前，真诚坦率地把你藏在心中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不听，他就给你们的同道关系造成了障碍。不过，真诚的光往往会照亮他人狭隘的心胸，解除毒害人们心灵的毒药。当我们把我们受到伤害的惨痛的心敞开出来给伤害我们的人看时，他们的愤怒常常会像燃烧的火一样渐渐熄灭下去。基督还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一直到我们意识

到这句话要求的是什么时，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它。如果这位伤害了他人的兄弟不愿听取公正的批评，“你就把他看作一个不信教的人或者税吏”，这指的是把他看作一个异教徒或者被人们唾弃的人。那么，基督是怎样教导我们去对待异教徒的呢？

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去寻求一种在残酷无情的世界上最具有基督教特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克服残酷无情的爱的力量会发现它的秘密。这种方法就是宽恕。因为把人们分离开来的大量的敌对行动——残酷无情深深植根于这种敌对行动中——都是由于人们过去所犯、现在一直在犯的错误。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不知不觉地在怨恨的感情中与偏见中相互疏远，这种情况人们除了用气质不同或阶级感情不同来解释外，再也找不到其它理由来说明人们相互疏远的原因。我们知道，人们敌对的行为经常植根于某种妒忌或仇恨。这种情况不仅在个人身上会有，在民族与国家身上也会有。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积极的友谊就必须采取宽恕的形式。这样，爱的力量就达到了它的最高限度，作出了它的最大努力。通常关于宽恕的观念需要作大量的说明，

宽恕不是指原谅已经承认了的错误，更不是指不去惩罚我们所怨恨的人，宽恕是指积极行善的精神。“我对你们说，要爱你们的敌人，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为恶毒地支配你们的人祈祷”。换句话说，基督要求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仍然要保持积极友爱的精神，即我们应通过唤醒我们为善的精神，努力去恢复我们与他人的友谊，努力去消除我们与他人的不和，努力去克服我们与他人的对立。

这显然比仅仅是宽恕错误要深刻得多。基督对仅仅是宽恕错误不感兴趣，基督感兴趣的是怎样去改变犯了错误的人。基督有时也关心人们所犯的错误，但这只是因为在犯了错误的人身上表现出了一种错误精神，心中出现了一种障碍，从而使人们相互疏远，彼此怨恨。

“宽恕”一词并非基督的发明，而是基督取自他生活时代的宗教词汇，但是，基督对这一个词进行了改造，使它具有了新的意义、取得了新的效用。我们考虑的是宽恕错误，基督考虑的是怎样去改变犯了错误的人的心灵，使他们的心灵更加美善，以及怎样去重新恢复同他们的友谊。这种重新和好与恢复友爱的努力就是宽恕的真正含

义。这种努力必须坚持不懈，决不允许半途而废。只要犯罪还继续存在，犯罪者的心就没有得到改变。要实现这种努力的目标非常困难，看来好像不近情理，实在高不可攀。彼得就不能理解这种宽恕的意义。当基督向他讲到宽恕时，他提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着的问题："我的兄弟经常侵犯我，我每次都宽恕他，一直要宽恕到第七次才不再宽恕了吗？"基督回答说："一直要宽恕到第七十七次才不再宽恕。"这实际上是在说宽恕没有止期。宽恕与其说是一种行动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对待伤害了我们的人的所有行动中表现出来。这种精神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与友好，追求的是把人们的心灵改造得更美善。这种宽恕之爱是一种对待他人的精神，其中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决不能改变任何人。报复行为可以使一个人不再作恶，不再以某种方式侵犯别人，因为他害怕报复带来的结果。但是，害怕仅仅是由于强力形成，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精神与心灵。报复行为出自我们的一种不道德的动机，因为人们害怕给世界带来痛苦的各种灾难。批评与谴责是无效的，除非它们是在爱中进行。我们甚至可以怀疑，道德

义愤是由另外的原因引起，而不是由对邪恶的深恶痛绝引起。谴责会使一个还有点希望激发出道德勇气的人变得心灰意冷、麻木不仁。有时候，我们认为必须坚决维护道德秩序，但是，基督考虑的则是怎样去拯救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有一次，人们把一位妇女带到基督跟前，指控这位妇女犯了通奸罪，想借此试探一下基督对待道德的态度。基督深深地为这些指控者的冷酷无情感到羞愧，把他们撵走了。然后很简单地吩咐这位妇女说："去吧，你不再有罪。"这些指控者们关心的只是谴责这位妇女的过错，基督关心的则是拯救她的灵魂。他知道，只有爱才能改变她的心，而爱则意味着自愿去承担痛苦。因为爱永远是为他人所犯的罪过承担痛苦，是与他人一起把我们同上帝的目的联结在一起，所以，爱会为他人的过错感到羞愧。这就是基督之爱的性质。体验到爱的力量的人都知道，语言的谴责是没有意义的，不起作用的，人们对此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抵触情绪，但是，当他们沐浴在基督之爱的光辉下、看见基督充满爱的眼睛时，他们心里会承受不起这种对他们的无声的谴责，他们的心灵会被深深打动。即使是对那些抗拒改造的人，基督也极力主张这种宽恕精神。基督掌

管着这种宽恕精神，而不考虑这种精神在他人身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教导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敌人，要为伤害我们的人祈祷。“我们都是同一上天之父的孩子”。从结果上来看，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在他人身上引起的反响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只存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基督的方式行动。基督教导要宽恕我们的敌人，但基督的这一对待敌人的态度使他的敌人更加恨他。这就使我们心中的爱与我们心中的无情更加剧烈地冲突，二者的斗争日趋严重。如果我们脚跟不稳，稍稍一动摇，我们的爱就会失败。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别人的恨往往都经过了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冲突斗争，最后才得以形成，并表现出来。世界上的争斗与不和一般来说都产生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冲突与不幸。我们同别人争吵，只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平静。让我们深深地回味教友派信徒(Quaker)的忏悔吧：“内心的宁静会消除所有战争的根源。”

当我们像上帝的孩子那样生活，寻求着和解与友爱，用善来克服邪恶，上帝的爱就会通过我们变成一种行动，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行动就成了上帝的行动。通过宽恕精神，

上帝的爱在信仰与拯救的力量中找到了一条渠道来表现自己。特别是当宽恕使我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铲除了我们身上的自私与傲慢时更是如此。这就是十字架的力量。可以这样说，上帝的爱在基督遭受痛苦的爱中达到了顶点，表现出了能够征服所有残酷无情的上帝的荣耀。一位挪威作家约翰·布吉(Johan Bojer)在他的小说《大饥荒》中告诉了我们一个理解了这一真理的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位工程师，因为过度疲劳累垮了身体，现在去到乡村疗养，希望在自然风光中恢复健康。在他疗养的乡村，他的小孩被一位不友好的邻居养的恶狗咬死了，他心中非常悲痛。然而，他的整个机械世界却在反抗他的这种情感，仿佛要把他关闭在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内。在他精神的极度痛苦中，他企图找到一条宣泄痛苦的出路，最后，他在宽恕的行动中找到了这条出路。一次特大的饥荒降临了，田园荒废，庄稼毁坏，饥饿吞噬着他生活的乡村，他邻居的粮食吃完了，没有留下种子，下一年的收成将没有希望。一天夜里，这位工程师悄悄离开了家，走到他邻居的地里去播种，一边播种，一边重复着一句话，用这句话来解释他那奇怪的行动。“我来在我仇人的田地里播种，上帝就

在这块田地里”。当然，他不能使上帝的存在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他的宽恕行动，他开辟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上帝的爱能够进入他冷酷的心灵和机械的世界。

有时候，人们会反驳说，不可能去宽恕一种他人不承认是罪的罪，因为不承认有罪就不要求宽恕。确实，宽恕需要宽恕与接受宽恕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使双方的和好得以完成。在冲突双方的友谊还没有最后恢复以前，双方都应该对宽恕作出反应。按照基督所说的话的意思，达到宽恕的要求不只是意味着冲突双方完全的和好，还意味着在他人身上唤起一种寻求被宽恕的精神。

宽恕在积极的友谊中表现自身，这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宽恕精神所具有的力量。在圣保罗的生活中能够找出这样的例子。毫无疑问，几种因素对他皈依基督都起到了作用。当迫害者们用石头猛击史蒂芬(Stephen)① 时，史蒂芬没有反 抗，没有怨恨，保罗站在旁边看着，心中开始出现疑惑，这些疑惑最终把他带到了基督面前。这难道不是宽恕精神影响了保罗的心灵吗？越是具备更多的

---

① 基督教的第一位殉教圣徒。

宽恕精神，对人的影响就越大。用切斯特顿（Chesterton)的话来说，当“宽恕遇到了困难，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也不能证明宽恕就遭到了失败。从上述例子可以证明，当宽恕遇到困难时，同样可以获得胜利。

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积极友谊的方法是解决所有个人拯救与社会和谐问题的关键。上帝的爱不仅需要在讲坛上宣布，还需要在生活中表现。环境不同、情况不同，就要求不同的解决方法。爱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例如，这一原则怎样运用在罪犯身上呢？有时候，我们把正义与仁慈区别开来。但是，按照基督教的观点，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因为正义意味着给予一个人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在基督看来，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东西不管怎么说都必须是使他成为他真正的自我，都必须在他身上实现上帝的目的。我们必须削弱他身上侵犯他同类的力量，促使他尊重别人，防止他偷盗与斗殴。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不仅可以给社会带来安全，还可以驱除人们心中的恶意。社会再强大也不能够大得足以拯救它自己道德上的堕落。社会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自愿接受对它进行的医治手术，忍受由此带来的伤痛。不过，我

们考虑的总是特定的个人，以及这些个人在我们的帮助下怎样才能克服他们身上的软弱和缺点。

建立积极友谊的方法也是一种基督教治愈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方法。阶级间的隔阂是人类不和与痛苦的最深的潜在渊源。金钱、教育和传统都加深了这种阶级间的不和。基督教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共同分享特权而迫使我们去找到克服这些隔阂与不和的方法。但是，在阶级间的隔阂与不和后面，存在着大量的偏见、傲慢、势利和对人的怨恨。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并且阻碍了人们去达到兄弟般的友谊。社会各个阶层的基督徒们聚在一起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为找到基督教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去找到一种方式能使我们用基督教的心灵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会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这一工作应放到教会所有工作的首位。早期的基督教社团把在异教世界中寻找基督教解决问题的方式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职责。这是先驱者们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是今天的基督徒们应做的工作，因为在当代社会的大部分生活范围内，不管是在社会范围内还是在工业范围内，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没

有按照基督的观点来解决问题。

在我们与他人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障碍，这就是民族的障碍或者说种族的障碍。按照麦克多格尔(McDougall) 博士的说法，历史发展到 今天，民族与种族不再以血缘为基础，不再存在“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东西方绝不能触合”的任何无形的决定性因素。民族隔阂与种族偏见的真正根基在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在于人们生长的环境迫使人们人为地形成的观点。但是，即使如此，这些造成民族隔阂与种族偏见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因此必须把它们克服掉。在基督生活的时代，基督与撒马利亚人 (Samaritans)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民族隔阂，但是，基督并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他自己的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偏见的影响，他有意地在一个寓言中把一位撒马利亚人描绘为英雄，这就暗示了体现永恒生活本质的爱对撒马利亚人是可能的，就像对犹太人是可能的一样。他还称赞一位罗马官员的信仰，尽管这位官员属于罗马占领军，也可能是一个异教徒。他曾坐在井边，对一位打水的撒马利亚妇女深表同情。他心中没有种族的隔阂，也就有肤色的障碍。当我们去追求上帝的

目的时，我们心中无形的种族偏见就消失了。除此之外，人类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克服民族隔阂与种族偏见。是基督把每个人都放进上帝的光辉中，使每个人在上帝光辉的照耀下成为上帝的儿女，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民族隔阂与种族偏见。当代世界所需要的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与分裂，使每一个民族的特殊性都能够找到它们和谐相处的地方，同时又能在这种和谐中发挥它们各自的特殊作用。已故的基督教黑人领袖安格瑞(Aggrey)博士常说，黑人与白人必须在一起工作，社会才能达到和谐，就像钢琴上的黑键与白键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一样。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灵。这个心灵有一个解决棘手的世界共同体问题的独特秘密，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发现这一秘密，那就是不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一致性以及联合的必要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与联合的必要性我们现在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基督徒身上都能够感受得到。人类的整个将来都要依赖这种深刻广泛的一致性与联合。基督号召我们在面对着这个日趋毁灭的世界时，我们要主动承担起寻求人类一致性与联合的任务。这就是派传教团到国外工作

的最有力的依据。非常清楚，在当今世界上，如果我们要想从战争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在战争还未爆发前就打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并且努力去寻求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国家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就越要求聚集起道德力量去克服它们的对立。我们在痛苦的经验中体会到，我们的物质文明给我们带来了舒适富裕的生活，但是，这只能是一种使我们的道德责任与精神责任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条件。只有当上帝的目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时，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获有上帝给予我们的这些物质赠品。在法国东南部的亚威农（Avignon）城，有一座几世纪前残存下来的旧桥，这座桥穿过罗讷(Rhône)河，把河两边的街道联接起来。在桥的中间，有一座小教堂，现在还在那儿。为什么要修这样一座小教堂在桥上呢？修这样一座桥来联系分居在河两岸的人在感情上难道不是一种宗教行为吗？这一行为不正是体现了积极的友谊吗？修桥的人难道没有意识到如果缺乏友爱精神，这座桥不是完全变成了战争与冲突的工具吗？这暗示了我们现代生活所面临的世界性的问题。现在，飞机在天上飞行，汽船在水上不停地奔驰，这

意味着科学变成了民族之间交通的桥梁，把人类联系在一起。这些桥梁怎样才能把人类从日愈激化的冲突和已经爆发的战争中拯救出来呢？只有一种方式，只有通过合乎道德的裁军和带来积极友谊的爱才能拯救人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使命的一部分。

十四、彼岸世界

基督教人生观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了死亡之门以外的东西，即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当我们举目凝望遥远的地平线时，许多问题就从我们的心中涌出。存在着彼岸世界的生活吗?在当代社会，许多人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死后，生活还会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持续千百万年。但是，如果某一天这个星球内出现了某种障碍，使其运转失灵，同其它星球相撞，这个星球就会突然间在猛烈的爆炸中毁灭，人类的生活也会随之结束。非常遗憾，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思考过这一问题。大多数人在遥远的将来看到的是地球的温度逐渐变冷，生命的冲动开始放慢，最后，物质的生命被冻结起来，地球上不再有生物存在。这时候，地球像一座断了发条的钟，变得一片死寂。然而，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说，能不

能存在于某种另外的世界中呢？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我们的生活呢？一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无精打彩，没有信心。他们坦率地说他们不是真正想过一种另外的生活。这种消极的态度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去解答这一问题。因为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希望精神实在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创造出精神实在，也不能因为我们对精神实在缺乏兴趣就可以取消精神实在。只有对那些真诚地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人，答案对他们才会具有重大意义。确实，一个人对彼岸世界的生活不关心，一般说来他就不会具有真正的爱的情感，不会去爱任何人。当我们用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方式去爱别人时，与另外一种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永生的问题迟早会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真正的爱以一种无限的激情渴望着将来的生活。

也有一些人在涉及到个人生存的范围内用一种消极的方法来解答这一问题。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① 说到："只要我们存在着，并不断地在人类生活中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吸引力，但

---

① 英国小说家(一八一九——一八八〇)。

是，仍不能满足我们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在同样的意义上，有一些基督徒则认为我们不关心任何个人当下的生存，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绝对会在我们每个人的人格上发挥善的作用，以实现他的伟大目的。这些都是基督教要解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看到上帝怎样把我们人格中的善提取出来，然后又把这种成就我们人格的东西当作废物丢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将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人格的核心是一种思想、意志和爱的自我，从我们的人格中取出善去毁灭我们的自我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真的没有我们个人作为自我的生存，我们也能够实现艾略特的人生理想，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白每一件东西最后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就我们所知，人类的种族正处于不断的消亡过程中，某一天，在依靠从前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这些民族中，他们的最后一代人会消失，在他们的后面不会再留下任何痕迹，人类通过他们的爱、努力和牺牲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也不会再保存下来。人类的历史将变为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也没有人再会回想起它。相反，我们个人的生活将按照我们个人的本性去生活，我们将有目的地给予我们个人的生活以意义，尽管这种生活

的意义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永生的理想被各个种族的人保持了许多世纪，一直都没有被怀疑过。古代埃及人的墓地就证明为死者准备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人们认为生活具有连续性，因而本能地追求将来的生活。死亡常常表现为一种压倒一切的东西，毁灭了生活的所有根本。但是，死亡并不总是这样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如果不相信永生的话，她决不敢站在死去的朋友面前。在十年前发表的一本书中，休·沃波尔(Hugh Walpole)① 女士讲述了她一九一五年在俄国获得的经验。“在战争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护理垂死的伤员。正是在这儿，我第一次意识到身体本身完全不重要。我总是在这时感到似乎我身上有某种东西能够使我摆脱死亡，这种东西包含有巨大的价值。这种经验经常出现在临死的人身上，因为临死的人在精神上往往不被人类既定的思想所限制，远远超过了人类思维的可能性”。在叙述了另外一些类似的经验后她继续写到：“我敢说我已经意识到了存在，意识到了另外的遥远的生活。这

① 英国小说家(一八四四——一九四一)。

种生活比肉体生活具有更大的价值、更美，尽管肉体生活也有价值、也美”。

关于将来的生活，基督说了些什么呢？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但是，他认为将来的生活肯定是存在的。“不要害怕他们剥夺你的肉体生命，在你的肉体生命被剥夺后，他们就再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很明显，“在你的肉体生命被剥夺后”仍然存在着某种东西，仍然存在着一种死亡不能毁灭的生活，存在着一个死亡无能为力的领域。在回答再婚的人将来的友爱关系这一问题时，基督说：“在天堂，不婚嫁，也不允许婚嫁”。并且，“上帝不是掌管死的上帝，而是掌管生的上帝”。对基督来说，天堂是一个肯定存在着的地方。拒绝要求上帝拯救的人，坚持自己自私立场的人，在天国降临时就要面对着末日的审判。在末日审判中，他们以前做过的事会被揭露出来，他们过去的生活会被重新估价。在基督看来，是否存在着将来的生活不是一个问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们都不能逃脱这种生活。预言将来的世界存在着最后的末日审判，是因为许多人的心中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想法，至少一部分人在意识上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这样，许多人预感到了最

后的审判又不能克服掉这种预感，于是就产生了彼岸世界存在着最后审判这一基督的预言。基督正是这些人的代言人。

只要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一定能够寻找到基督关于将来生活的观点。基督除了明确地提到将来的生活外，还认为将来的生活是他所有教导的基础，是他思想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从他的教导中把这一部分去掉。就像我们不能去掉一幅风景画的背景后，仍指望留下来的是真正美丽的景色。基督说："我父的房屋由许多大厦组成。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这样告诉你。"换句话说，他认为存在着另外的生活，他把这种另外的生活看作一种人们已经承认了的事实。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教导才表现出一贯性与连续性，能够满足他的所有影响在他的门徒们心中唤起的期望。他感到人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彼岸世界的永恒生活，所以，不需要他再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这种情况只要我们看一下他的教导在他的门徒们身上带来的结果就会知道。

举一个例来说，基督使我们感到我们人格的神圣，感到每一颗灵魂对上帝都是珍贵的，并且使我们感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某种具

有无限价值的东西，上帝不忍心我们把这种东西损失掉。“你们想想看，如果某人有一百只羊，失掉了其中的一只，这个人不是要把九十九只都留在荒野上去寻找那失掉的一只、一直到找到为止吗？”从基督生活的时代以来，这种理想一直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这种理想激励人们去打破奴隶制度，进行工厂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召唤无数的人到贫民窟中去挽救酗酒的男人与淫荡的妇女。这种理想把无数的传教团送到遥远的大陆，使这些传教士们感到如果他们能够从异教的统治下拯救出哪怕是一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行动就是有价值的。如果一座大厦失火，还有一个人留在里面没有出来，这时，让这个人在大厦里面被烧死就可以保存一部分大厦。然而，人们宁愿把这座大厦拉倒，只要这样做可以拯救那一个人的生命。基督不仅把这种人类的价值观教给我们，他的所有影响都创造了这种价值观。梅特林克(Maeterlinck)① 曾经说过：“当基督遇着撒马利亚人、遇着儿童和犯了通奸罪的妇女时，每一次他

---

① 比利时戏剧家、散文家、诗人(一八六二——一九四七)，曾获一九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仁慈都上升到了上帝的水平，能够做到绝对的博爱。

拯救每一个人是基督为病人治病、为众人讲道的动力。如果拯救他人的生活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怎样运用这种动力去拯救他人呢？基督把末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从以前使她感到羞辱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如果她的生活在坟墓中就完结了，基督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告结束，为什么基督要把撒该(Zaccheus)从不诚实中拯救出来呢？拯救他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存在着永生这一事实，就是存在着彼岸世界中的另一种生活。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基督才会始终如一地坚信，不管付出多大牺牲去拯救人都是值得的。

我们再看看他对个人的爱是多么的深。他加强并纯洁了对家庭的爱。在走向墓地的路上，他使一位寡妇唯一的儿子复活。他爱小孩，使他们沐浴在他温暖仁慈的阳光中，并给予了所有儿童一个他们感到兴趣的新世界。他的精神美化了人类感情与友谊的所有领域。他劝人们要宽恕他们的敌人。但是，如果死亡使所有的事情都结束，在人们心中激发并加深这种爱就似乎太残酷。如果

死亡只是意味着在无益的痛苦中一切东西都结束，加深爱这种会结束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存在彼岸世界或者永恒的东西，阻止这种爱才是最大的仁慈。应该相信，在这种爱中，存在着永生的种子与许诺。爱给予了我们一种超越于所有东西之外的永恒的感受。这就是夏洛特·布朗蒂 (Charlotte Brontë)① 临终时心中出现的那种信仰："上帝现在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我们再看看基督是怎样号召我们去为上帝的目的服务的吧。他号召他的门徒们离开他们的田地和渔船，让他们能够更广泛地为上帝之国服务。这就意味着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所有的人对此都没有顾虑吗？不是，彼得就提出了问题。基督对彼得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每一个抛弃了房屋、兄弟和土地的人，因为我的名的缘故，将得到百倍的报偿，并获得永恒的生活。"这并不是一种要求看到我们劳动成果的低下的本能愿望。耶稣向他的门徒们保证，他们的所有奉献和服务都会在上帝之国带来结果，他们将在上帝之国共同分

---

① 英国小说家(一八一六——一八五五)。

享他们的胜利与欢乐。期望上帝之国早日来临，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唤发出人们心灵深处潜藏着的奉献自己的能力。如果上帝之国中没有永恒的实在，人们为什么会去追求上帝之国呢？难道我们可以相信基督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不要让你的心被烦扰。即使你的心没有被烦扰，我也要这样告诉你。”

再看看他自己的爱和他通过人们的心灵把人们团结在他周围的情形吧。因为他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人们对他的爱，唤起了人们对他的信仰，因而使人们能够团结在他周围，信仰他。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受难后他的门徒们四散的原因。基督爱他的门徒，并教他的门徒们也如此爱他，这就使他的门徒们看到他们同基督的友谊是长久的。然而，基督的死粉碎了他们的这一梦想，使他们非常悲哀沮丧。他们的这种悲哀沮丧反映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是多么的深。这就保证了基督的复活得到他们进一步的证实。这时，他们知道基督的爱能够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开他们，因为基督的爱渊源于上帝的心灵。这种爱对于我们人类的精神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使我们相信基督关于上帝之爱的教导实际上是由他自己

的精神点燃，产生于他自己的心中。这就意味着永生，意味着是保证我们获得永生的最深厚的基础。在基督看来，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父爱是上帝之爱的一个朦胧的摹本，就可以确信上帝不希望我们离开他。没有一个父亲忍心失去他的一个儿子，或者硬起心肠不爱他。正如霍金(Hocking)所说："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一个具体的原则。"

上帝一个一个地把你们挑选出来，
让你们与上帝同在。

当一个人在基督身上看见上帝之爱时，他就会感到上帝之爱的光芒已经照耀在他身上。服从这种上帝之爱就会把我们带入一种同上帝密切联系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同上帝分开。这是保证我们能够获得永生的基础。爱德华·威尔逊博士在结束他的南极之行前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写到："没有不幸的事情存在。在上帝安排好的巨大体系中，我能够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作用。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在我们死后，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见面。死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对爱上帝的人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我们要在我们的所有生活中去爱

上帝……对我现在来说，生命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这种爱是我对上帝的爱的一部分。在我这次南极之行后我希望同你一起去做的事情就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应该相信，在将来的世界中有更伟大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做。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种将来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我们不知道超越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时空范畴之外的任何情况。我们所拥有的时空范畴只能用来认识我们生活的现时世界，不能用来认识将来的超越世界。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启示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真实的彼岸世界。想用现时世界的时空范畴去认识时空范畴之外的事情是我们的心灵在研究超越问题时所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这一错误过高的估计了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误认为心灵可以认识它没有进入过的境界。在许多著名的启示中，没有一个来自彼岸世界的启示暗示了一种与我们这个所熟知的世界不同的生活。在这些精神启示的记录中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只是一种将来世界的残缺不全的描绘。在一本畅销一时的书中，作者用他的物质主义的观点非常拙劣地描绘了彼岸世界的情景。可以肯定，这

种物质充斥的彼岸世界对人们不会具有多大吸引力。就事实而论，某些人不希望过将来生活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来的生活同现在吸引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已经厌倦了现在的生活，不希望把这种生活再延长。

基督描绘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永恒的生活。基督说到："我给了他们永生。"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管什么人，只要相信他就可以获得永生"。这里所说的永生并不是意味着永久地生存，而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属于上帝统治着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此地基督提供给我们的也是这种性质的生活。当我们把上帝的目的变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时，当我们了解了上帝对我们的友爱时，我们就会超越物质世界及其所有价值对我们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世界，并且开始过一种属于这个永恒世界的生活。

这种永恒生活的性质是什么呢？人们一般都把生活定义为"适应环境"，生活的性质也因之取决于我们观察到并作出反应的环境。有一种生活只是我们的动物本能对它们的感官刺激所作出的反应。这种生活存在于一阵神经紧张的刺激性中，不过，这种特别的肉体需要也许已经具有了高雅

的性质，被抹上了文明的色彩。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产生于我们在所有环境与事件中对上帝意志的认识和对我们反应的认识。这是一种爱的生活，一种服从伦理要求的生活，也是一种同天父上帝建立友谊的生活。这种同上帝建立了友谊的生活要在爱的生活与伦理的生活中才能得到实现。这也是一种具有永恒性质的生活。在“登山宝训”中，基督描绘了这种生活。基督并不是把这种生活描绘为一套要求人们遵循的规则，而是把这种生活描绘为一种生活在上帝之国中的人对生活的解释。这种生活的性质完全是伦理的，其核心是爱。这种生活存在于爱的精神与行动中，并在其中表现自身，就像植物的生活在花果中表现自身一样。当一个企图寻找基督错误的人问基督，要过一种永恒的生活他必须做什么时，基督当面要求他必须遵守戒律。“你必须以你整个的心、整个的灵魂、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精神去爱你的主上帝，去爱你的邻人如己。”提问者还想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又问道：“但是，谁是我的邻人呢？”这时，基督给他讲了一位撒马利亚人的故事。这位撒马利亚人把爱付诸实践，去帮助一位在路上遭到抢劫的他不认识的受害者。这一行为在行动上

就体现了永恒的生活，体现了属于另一个新世纪的生活的性质。这样，永恒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此时此地所获得的生活，是进入了上帝之国的人所达到的生活。这是一种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描绘了的生活，是一种在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中追求并服务于上帝目的的生活，也是一种在我们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了爱的生活。

这种永恒的生活是确定完满人生的真正标准，没有什么东西“在时间中比受到上帝统治和监督的永恒生活更有价值”。塞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① 曾经依据这种观点来批评他自己的生活。在反省他从前烦恼易怒的生活时他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向我允诺了的永恒生活吗？”有许多值得追求的东西标志着人生的性质，能够使人获得满足。永恒生活就是在人生追求中所获得的最深的满足。在面对人生困难时，无私无畏的行为就是指那种我们在进行自我反省时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最大满足的行为。正如霍金教授所说，我们感到“就在此时此地，我们手臂的摇动正好同体现上帝目的的弧形相符合”。这种符合上帝目的

---

① 英国作家、词典编纂者(一七〇九——一七八四)。

的生活不会使我们的精神疲惫厌倦，过多地忧虑我们的道德失败是毫无益处的。像基督那样生活决不意味着丧失我们人生的热情。获得了基督人生方式的人就获得了一种使生命永获新生的内在秘密。有许多活动会使我们感到疲惫厌倦，但充满友爱的生活与自我奉献的生活决不会使我们感到疲惫厌倦，反而会使我们感到内心充实，生气勃勃。正如基督在井边对一位打水的妇女所说："喝了我给的水的人不会再感到渴，不过，这水源就存在于他身上，从他身上喷涌出来，使他能够进入永恒的生活。"最后，这种生活会使人感到生命达到了永恒，生存获得了意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体会到，也可以在别人的生活中观察到。当永生的感觉在我们心中朦胧暗淡的时候，恢复我们永生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观赏美景，或者使我们的心灵去信仰生活中最接近基督的我们所熟知的人格。这种信仰当下就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形成，所以这种获得永生的生活不会死亡。"像死亡这样的小事情"不会终止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属于永恒的世界。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永生精神的真正性质和死亡的存在时，一般说来，我们就会获得这种永恒生活的经

验。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展现出了它自身的重要性，它使我们意识到存在着某种不会被毁灭的东西。永恒的生活表明它自身拥有一种摆脱死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表现出来的精神中达到了它的最大极限。有些人会说，当基督的门徒看到复活的基督时，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这种战胜死亡的力量。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基督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当上帝充分地占有了人类本性的时候，或者说当人性充分地体现了神性的时候，就像耶稣的存在那样，在我们身上就会展现出一种当下就超越我们自身的性质和力量。基督所获得的永恒生活是如此地充实完满，使得他的精神具有一种克服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肉体毁灭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他属于尘世的肉体的物质成分变为他的门徒们充满信仰激情的心灵看得见的永恒的精神实在。

这样，当我们面对将来时，真正的问题就是在此时此地我们是否获得了这种永恒的生活，并且在这种生活的支配下度过我们的人生。一些人至今仍然认为，基督来到世间给了我们一张通往彼岸世界的通行证，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进行了拯救。一位记者曾经就某个被杀害了的人写到："我希望

他死后，将来的生活在等待着他。”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将来的生活并不存在于我们死后，而是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基督并没有给我们通往彼岸世界的通行证，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彼岸世界。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准备好的正是这样一种我们此时此地就能获得的不存在死亡的永恒生活。如果不存在这种生活，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死亡的深渊。正如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没有这种生活，世界上存在的自然力量就变成了一种邪恶的魔鬼般的力量，人们就会受到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支配，人类发展自然资源的能力只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基督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自身的残酷无情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过上一种获得拯救或正在获得拯救的生活。他来到世间把永恒生活作为一种礼物给予了我们，使我们就在此时此地能够过上这种生活，从而“克服了人类的死亡”。对属于上帝之国的人和在上帝之国中生活的人来说，使他们非常惊异的事情是：一天一天地，天堂对他们“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天父的家。

让我们学会那个遥远故乡的语言，

尽管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俗人间。
这是为了实现那更高的交往，
以免我们贫乏的心中缺少语词交谈。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
五时译毕于重庆歌乐山下

同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抄正于
贵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知文库 71 基督人生观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224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shenzhen/20010914_1/a03320100/!00001.pdg

书名
版权
正文